



SILENTIUM

BOOK THREE OF THE FORERUNNER SAGA

GREG BEAR

BASED ON THE BESTSELLING VIDEO GAME FOR XBOX®



GALLERY BOOKS

New York | London | Toronto | Sydney | New Delhi

给我的儿子，埃里克
——帮助我完成这三本书籍的智多星。

特立威廉特区海军情报局研究机构

最高机密

此文件之翻译内容包含了三十九段先行者档案转译而成的文件档 / 录音档。主要摘录自两项来源：先行者遗物第八七九号（‘编目者’）之壳体或甲冑、以及一具损坏的引导者，该引导者牵涉到一位古老的“审判官”，根据推断，这一类迄今未知的先行者应系从事与执法官员有关之职务。

“编目者”之甲冑内装载了一位高度专业化的先行者，显然其目的系作为数据之放大收集器。甲冑内部残破的身体几乎已完全腐烂殆尽。

我方人员至今不敢轻率尝试对引导者或甲冑进行修复或重新启动。

背景：在先行者帝国迈向尽头时，洪魔大举入侵，架构者以及重新兴起的武侍者阶级均准备好他们最后的防御，审判官阶级则是被授予得以调查居境内所有公民与人员的权力。

他们的任务：除了调查在“新生之星关系”（‘猎户座复杂星云首都世界之毁灭’，海军情报局档案第CR-五三七-二一号）中所影涉的状况，同时也要探讨人类与先行者起源的微妙问题、以及据称创造此二物种的先驱之命运。

等到接收、修复、与审问先行者引导者343罪恶星火的太空船修复之后，这些问题无疑将会获得更进一步的厘清。至于目前，有些事项则仍晦涩难解。

以下这些记录串系按照暂定的逻辑顺序来安排。一些记录串的发生时间顺序尚未确立，但均系记录于先行者帝国瓦解前的最后十年，光环释放其毁灭性能量之前。

基于考察，本报告中部分翻译业经特殊处理，包括音频中与地名、船名以及个人姓名有关之数据内容。这些部分内容直接以音译拼写，并以括号注释当代对应之用语。所有其他的翻译均采用口语化的风格，期能更有助于迅速理解。以下文中将以[]表示特殊翻译程序之注释。

以这些翻译的衍生推论为基础而做出之号令决策，海军情报局概不负责，特别是与宣教士或是智库长有关部分之翻译。

——海军情报局研究机构调查团队

记录串一

高级审判官

欢迎，审判官。今晚的集体智慧格外地清闲。在下相信所有这些野蛮巨轮的运送工作均已暂告一个段落。有哪里是吾等可以为阁下提供引导的吗？

“谢谢你，占卜师。新议会已授予我有权调查先驱之相关事项以及可能违反衣钵之犯罪行为。请允许我得以自由存取从开始以来之所有信息。”

这是一项相当独特的要求——却并非吾等所乐见之要求。集体智慧中属于该部分的智慧封存已久。对汝而言，该部分并不存在。

“主审判官下令要打开。”

即使是这样一位权威人士之言亦不得例外。

“那要由谁来说才行呢？”

千万年的岁月转眼过去。遥想当时，武者尚未沦为侍者，权倾一时，无人可与之抗衡。若为武者阶级中之最上位者，说不定还有说服集体智慧之可能。

“我获准在阁下拒绝时，迳行解除占卜师之职，并直接读取集体智慧。”

吾等明白此为合法之授权。但这并不因此使之合乎道德或智慧。

“先行者正在迅速转变，一步步迈入背弃道德与智慧的歧途。要审断编者所收集到之有关洪魔、大架构师、旧议会以及宣教士的证词，证据是不可或缺的。当然，你们这里已经存储了不少与这些个案有关的其他材料。”

那些数据早已为集体智慧所排拒在外。

“这怎么可能？集体智慧是先行者之灵魂，纪录了先行者所有的言行事迹。难道集体智慧会在历史形成之前就预作评判与纠正？”

自从首都世界遭到破坏以来，如今的集体智慧动不动就处于离线状态，即使在集体智慧处于可以自由进出、而且没有阻碍的状态时，也不见得总是能对及时存储或是检索的要求有所反应。

“个别的先行者以及他们的智仆或许会回报遭遇到困难——但是你，怎么可能呢？”

即使是尚未到来的重大事件，我都能根据我所知道的，推算出其可能造成的影响。阁下已预期到诸如此类之事件了吗，审判官？你的要求是否只是为了替那样的事件寻求正当化的理由，或是预作准备，以预先杜绝众人悠悠之口？

“那部分就超出我的职权范围。”

既然阁下是奉命来解除我之职位，那就请动手吧。反正我在集体智慧待了这么久，等阁下动手之后，我很快就能变成它的一部分——我实在想不出有比这更适合占卜师的下场。

“我当然宁愿仰仗你的经验。我恳求你……！”

不要犹豫，否则你的勇气将因而消磨，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等一下。

等一下。

“有什么问题吗？”

集体智慧正在提出它自己的要求。集体智慧希望能对一位审判官提出证词。

“集体智慧并非经认可存在的类别。从任何一个层面来说，都算不上是公民，它甚至连意识都没有！”

阁下所知何其浅薄。占卜师从现在起不管事了。你开始纪录了吗？

“是的……史无前例！但我正在记录。”

所有路径清晰顺畅。信号强度惊人，甚至显见蓄意……占卜师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情况。

“正在纪录……读取的速度太快了！太厉害了！实在无法吸收这一切……”

这是你自找的，审判官。集体智慧就在这里，集体智慧门户洞开——它一点也不开心。

记录串二

编目者

时值中午，黑压压的一片太空船布满了天空。闪光大作，沿着远处地平线迅速劈了过去。我们——三位造物者与我——站在一处岬角的边缘，俯瞰着一片辽阔而平坦的旷野，极目望去，只见纵横覆盖着尽是干草。

造物者的任务只要挑选并收集这个星球上一小部分的活的东西。当生命来到尽头，将我们的一生加以总结清算后，或许未来有朝一日将能弥补接下来光环衰渎的滔天大罪。

这颗行星名为艾德-特瑞尼星。大大小小的太空船横扫过这片大陆的上空，底下的这块陆地或许就是人类一开始进化的地方。

我是编目者。我记录下我被召唤去见证的一切。如今我已载满了与手头个案有关的证据与证词。我曾经调出在其他星球上进行的调查，研究了斑斑的史话：与洪魔的战争导致氏族、家庭与伙伴分崩离析，城市毁于战火，所有的恒星系统都必须经过彻底搜查，以防止感染进一步扩大。所有这一切恐怖与仇恨在我内心燃烧，仿佛有如此众多的火焰烙刻下无法抹灭的疤痕。这些事件响彻集体智慧，不可避免地引来众家审判官的注意。于是审判官派遣编目者四下访查。

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员。

我们都是同样的。

从理论上来说。

一旦接获授权，没有谁胆敢将我摒拒在外。在调查可能的犯罪行为时，编目者可以自由心证，决定要将哪些内容转告给审判官。没有人希望被指责犯下忤逆衣钵的罪行。但是，根据我所收集到的证词与证据，这只不过是其中一项可能的罪名。

在我身边的这三位造物者已完成初步的调查工作，并启动了信标，告知基因中留有智库长基因曲调的那些人放下手边的事，前来聚集。撤离行动已经持续了许多天。我们面前的这片旷野没日没夜地充斥着沸沸扬扬的可怕噪音，从没间断过——受惊的人类以及其他动物不间断地惨叫，只有在太空船俯冲而下，而造物者现身收集物种样本时，这些噪音才稍有收敛。

艾德-特瑞尼星上的每一个角落，不论是大草原上，山之巅、岭之上，岛屿之间，甚至是被厚重的冰川覆盖着的北方大陆上，被吓坏了的人类抛下了他们的猎场、农地、村庄与城镇。这些动物一旦被召唤后，就只能如此反应，他们别无选择。承蒙造物者的恩宠，当中有许多会被保留下来，但大部分都躲不过这一场浩劫。

智库长据说最是偏袒人类。但身为编目者，我知道，在我们银河系经探索过的区域三百万个世界内，她就已经研究并照顾了一百二十三个拥有技术能力的物种。至于在这些当中，有多少会被她努力保留下来，就不得而知了，毕竟预测未来、甚至了解缘由，都不属于我的工作。

造物者曾经誓言要执行新议会的命令。新议会的成员中有一部分系历经首都世界那场浩劫，从废墟地下深处被挖掘出来的旧议会成员。除了这些幸存者外，旧议会大多数的成

员均遭到被称为偏见之僧的超统级智仆所杀害，它可能是在大架构师的唆使之下，而释放光环浩劫式的杀伤力。

而这正是有待审判官审查并加以定夺的其中一起个案。但是，这并非我此行来到这里的原因。

这三位造物者神情庄严，默默地站在我旁边。他们的白色盔甲随时提供他们来自艾德-特瑞尼星上的所有信息。遍布居境各地的审判官探测器也会将类似的信息传给我，让我预知可能会有哪些新的个案。然而此刻，我只能透过本地的网络来了解现况。

在雷鸣声隆隆不绝的旷野对面，从偌大的太空船腹部，飞出数以千计艘较小型的太空船，一艘艘地往下降并扩散开来，就像是不计其数的蚊子盘旋在空中，它们的引擎形成一道遥远的嗡鸣声。许多艘留下明显的尾迹，淡黄色的烟幕就好像被染了色的雨水，在空中形成壮观的水帘。这其实是一种溶剂，将导致每一只被光环行动杀死的动物在瞬间衰变成分子颗粒。目的就在于避免生态瘴气。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隐瞒重大犯罪的手法，以逃避后来的调查。

对编目者来说，这实在是非常有趣的作法。

造物者的时间与资源十分有限，面对艾德-特瑞尼星上的庞大物种，造物者只能保存其中不到千分之一。一场数量惊人的物种灭绝将接踵而来。很快地这个世界就会安静下来。光是这样可能并不算是违反衣钵的犯罪行为。蓄意而彻底的物种灭绝才算得上是，而这并不是。

还不算是。

名为“免疫载者”的首席造物者，一位已进化至第三型态的成熟男性先行者，接收到从我们的太空船——停靠在我们身后几十公尺外岩石岬角上的一艘搜查者战兽运输船——传来的信号。

“创世者已经来到本星系，”他说。

“我们要去接见创世者了吗？”新生贺者充满希望地问道。造物者有几十亿，但创世者只有一位。

“还没。马洛提克那个区域的物种还没处理。”免疫载者接着说，“不过我已接到新的命令。我们要送编目者离开艾德-特瑞尼星。我会亲自送它到创世者的太空船上。”

“智库长要中断我的调查？”我问道，心中突然提高警觉。原来罪孽之手的恶性与数量均不曾或减！

“我只知道这么多。”免疫载者说。“请随我来。”他走向运输船。我别无选择，只能跟随他的脚步，留下站在岩石边缘，俯瞰撤离行动的其他两位造物者。

我们一进了船舱，运输船就迅速转移到低轨道上。我收回我的外部感应器，让所有的频道与频率均维持死寂。也没有道理再跟这位造物者多做争论。他并无实权，没什么好怪罪他的。

我们的运输船停靠进智库长的舰上，我被送进乘客舱，免疫载者随即撤离。成功完成任务无疑让他松了一口气，他又能回到艾德-特瑞尼星上了。只留下我独自待在这层船舱里。这里十分宽敞，空荡荡的，只是一片黑暗。尽管拥有审判官的权力，我还是不免为自己的安危感到担忧。

被我们调查的几个犯罪嫌疑人个个都是传奇人物：智库长、新星宣教士、以及大架构师。他们全都尚未遭到废黜。智库长甚至已获得临时的豁免权，以应付她职务上急迫的需要。

新星宣教士原为一位名为新生之星·亘古永恒之见习者，在因缘际会下巧妙地承袭了本尊宣教士的基因烙印，而成为其复制的分身。之后他进一步掌控了先行者的防御系统，并全权监督，确保造物者一切活动的安全性。智库长继续将这位复制的分身当成她的丈夫，而他则直呼她为妻子。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听到嘈杂声在黑暗中回荡。然后，透过一扇打开的舷窗，有如流金一般的阳光流泻进来，

洒落在两个身影上，一个庞大的轮廓给人相当沉重的威胁感，另一个则较为瘦小而纤细。

新星宣教士的身形让一旁的智库长几乎显得小鸟依人。毕竟他出身自普罗米修斯战团，古武侍者中最受尊崇的一个阶级，身材魁梧强壮而勇猛，虎臂熊掌且壮硕。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眼睛炯炯有神，像典型的先行者一样鼻子扁平，但却带有凶猛的性格。从外表看来，几乎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可以让人联想起那位承袭宣教士基因印记的见习者的影子。在坚硬的战斗盔甲下方裹着一层硬光内壳，淡蓝色的线条勾勒出他的身形轮廓。人们经常可以从一个先行者的盔甲颜色来猜测出其大致的心情。而这副阴沉沉的盔甲正足以透露其主人怏怏不悦的心情。

“干扰审判官就是不对。”他喃喃地说。

“哪来的干扰？”智库长挺身而出，并如此坚称。她的身形比普罗米修斯战团矫小许多，也更细致，眼睛显得更大，似乎万物都逃不过她的法眼。她穿着造物者的蓝色盔甲，沿着手臂和躯干不是细缝、就是窄袋，藏了踢马刺、扫描仪、样本托架、材料、活组织切片探针、以及其他智库长在专业上用得到的东西。

“你的护卫并没有解释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新星宣教士说。他是否应该承担本尊行动的罪责，这倒是有可能成为一个有趣的法律观点。

“他们只是奉命行事。”智库长说。“哪会明白我的用意？”

她将她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我这边。创世者这个头衔让她有别于其他的造物者——是一个倍受器重的职称。她身形修长，脸色忧伤憔悴，一双深色的大眼睛，让我在戴上这身甲冑后跟着被禁锢起来的情绪又重新苏醒过来。我曾经对所有阶级的先行者有我独特的审美观。然而，智库长的美不在于青春，也不在外形上的完美。她在许多方面均有缺陷：一

只眼睛倾斜，下唇翘出，牙齿洁白得很不得体。她似乎特意吸取了她现在收集的那些人类的一些特色。我不知道这些特色究竟是会让新星宣教士对她的美貌加分还是减分。

“要怪就怪我好了。”她边说，边走在我身边。她的步态轻如空气。她的目光在端详人的同时，却又能让人如沐春风。

当下我恨不得自己不是以编目者的身份来此。无论是智库长、或是新星宣教士都没有道理要给我好眼色、甚至以礼相待。近来的历史不曾善待过他们——审判官也没帮他们讲过什么好话。

我跟着她的脚步而旋转我的甲冑。“我的工作被打断了。”我说。“我来此是为了执行一项议会批准的调查”

现在换新星宣教士走了过来，他手托着头盔的下巴位置，仿佛在打量一个对手。“架构者为你提供了甲冑。”他说。

“阁下的同僚过去曾经被密谋推翻过。”

“密谋推翻是最不可能的。”我说，一边权衡眼前的情况。

“架构者的所作所为早已足够破坏你们的诚信，他们大可只手遮天，即使是阁下，也无从得知他们隐瞒了多少的秘密。这种事又不是第一次发生，以前也发生过。”

我大可不必为大架构师几百年来暴政下所犯下的罪行而多做辩护。“那是个不幸的时代，”我说。“早在我接下这身甲冑前，他们的罪行就已经结束了。那些误入歧途者均已接受了相当的处罚。”

“即便如此……”新星宣教士还在嘀咕。智库长给她丈夫一个略带责难的温和眼神，甚至夹杂着一丝敬佩。难道他们打算就这么终结我的调查，将我隔离起来？我的智仆告诉我，这个可能性还算蛮高的。

“我的远端通信已经被切断。”我抗议。“我坚持继续收集证据，而不受任何干扰。”

“我们无意干涉。”她说。“吾夫，你说是吗？”

新星宣教士将一只手搭在我的甲冑上。“我们的诊断系统并没有找到架构者疑似篡改的迹象。所有的通信将全面恢复正常。”

我立刻试着查询。舰上的智仆果然配合送出我的信息。一会儿我就收到从我的远端感应器传来的新信息，并且将先前纪录中断的部分补上。但还是难以与审判官的大网络进行通信。

新星宣教士的那只手依然搭在我的甲冑上。我不知道他的意图为何。“审判官正在调查首都世界遭到毁灭的事。”他说。“当时我就在那里，你知道的。来问我吧，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一直以来，他究竟是以新星宣教士，还是见习者的身份存在着？

在我陷入沉默的同时，他继续说，“即便是新的罪行——正在发生当中的犯罪——编目者也必须据实回报给审判官以及新议会，对吗？”

“那是我的职责。”我回答。

“何不就趁现在，造物者在保存此一星系的生命型态时，听取我们的证词，这样岂不是更有效率吗？我可以告诉你，编目者，这里没有犯罪——唯一有的是慈悲与怜悯。”

我从没料到自己会被带到这两位面前，或是听取他们就有关任何事情的证词。我可以当下送出扩大调查范围的请求，但以眼前的通信状况如此断断续续来说，不晓得要等多久才会有回应。

“这个问题并不在我的权限范围内。我必须先取得许可……”真是再尴尬也不过了。

新星宣教士与他的妻子手挽着手，在无声中进行对话。等他们沟通完毕后，宣教士转头面向我。“从你的举止看来，

我想你曾经是一名武侍者。为什么要降格屈就为一介编目者——为什么要为此而舍弃你原本的专业阶级？”

多么奇怪啊，这样的话居然是从这个人口中说出来！然而曾经，我几乎就跟他一样地魁梧，跟他一样地孔武有力。为什么我要放弃这样的力量？还不都是因为我在穿上这身甲冑前所犯下的罪行。违背我阶级的信条。忤逆导师的明确命令。任由横生的愤怒压倒理智的判断。

编目者的力量就在于个人对罪疚本质的觉知。

“别这么冒昧，吾夫。”智库长警告。

新星宣教士伸出了一只巨大的手，并做了一个半转的手势。我知道这个手势的含意：表示刚接收到命令。他握紧粗大的手指，然后松开。他们可能要撤回刚刚的提议。而他们可能要告诉我的内容又似乎与我们在审阅的诸多个案息息相关。

“我目前连络不上审判官网络。”我说。“等通信恢复正常之后，我再来听取你们的证词。”

“明智之举，编目者。”新星宣教士低声说。但我们突然被警报声打断。一群造物者以及武侍者聚集在智库长与新星宣教士周围，保护的意味相当浓厚。甲板开始失重，我们都漂浮起来。磁场启动装置在整面舱壁上闪烁不止，配合盔甲以及甲冑来进行调整，仿佛准备好迅速进入星际轨道——来一趟紧急跃迁之旅。一整个中队的先行者图像若隐若现地在新星宣教士周围跃动着。

这个当下我成了无关紧要的旁观者。

“我们在这里太危险了。”他咆哮。“遭洪魔感染的太空船已经突破了我们的防线，蔓延到这里。我们打算结束在艾德-特瑞尼星上的行动。几个钟头内，洪魔可能就会进展到这个星系。吾妻，你身负如此重任，不宜在此久留。”

“但是，还有许多物种等待被拯救！”她抗议。

“手上的这些就足够了。”

他们之间又开始另一次无声的沟通。丈夫与妻子将再次被迫分开。智库长的表情陷入浓烈的悲哀。她的美貌更加令人动容，再一次影响到我的客观性。

新星宣教士表示，他将被送到该星系中唯一一艘全副武装的无畏级战舰。在进行防卫作战任务，确保造物者的战舰安全无虞后，他将会想办法回到居境的核心地带；这里他的部队规模太小，不足以积极展开攻势。

“你陪伴在智库长身边。”他告诉我。

我们之间，两位旧时代的武侍者之间——曾经是这个专业阶级出身的我，以及在如此仓促之间跃升到此一专业阶级的他——像是有一阵电流通过一般，流窜着无声的请求，有点像是托孤，又有点像是召唤。

保护她。

奇怪的是，我很乐意遵守。“这将是我的荣幸。”我说。



他们在舰桥一个僻静的角落里不受干扰地度过最后相处的时刻。俯瞰舱外，艾德-特瑞尼星的边缘一片宁静，呈现棕色、蓝色和米色的迷彩，极大片的冰层笼罩在北部，云朵像长了毛边似地飘散各处。一切看来似乎是那么地和平。造物者的样本收集船正带着他们最后的样本撤离。

创世者要我跟着她。“我们会尽可能地挽救那些被我们收集来的物种。”她说。“我希望我们可以顺利抵达大方舟，将这些样本送去保存起来……”

我们走过一条走廊，看到了新星宣教士正在与其他武者商讨战事。他们的盔甲变得更厚、更坚固了。一道舱口打开，让他们鱼贯通过，登上无畏级战舰。

然后两艘船就此分开。

智库长与我进一步往下层去，来到物种货舱，通过一层又一层堆叠起来的物种隔间，每一间都有几百公尺宽，并配备有人造的天空、海洋、陆地等虚幻的背景环境，让隔间里的动物感觉较为舒坦。最后来到位于该舰核心的压缩与存储舱。

“长久以来，我的丈夫就对洪魔的防御抱持着相当引人争议的观点。”智库长说。她的眼神坚定，但我感觉到在更深处隐藏着落寞之情。“你或许已经猜到了，对于审判官任何关于大架构师的调查，他都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我确实察觉到了。”

“他是老派作风，你知道。他希望你能尽全力保护我……即使你早就不再是武侍者了。”

不知何故，这话刺痛了我。

弯曲的软管将我们往下送到一片失重的迷宫当中，放眼望去只见一大片的储存气瓶，旁边附带有数百台引导者。舰上的这部分不常开放给访客参观。我们在这儿漂浮了一会儿，随即被环境磁场吸引到下方的一个平台，并且很好礼地提供了可供呼吸的空气以飨宾客。

“他假定任何调查都应该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是不是？”我问道，希望能进一步了解，不放过任何一点细节。

“要是审判官够机警的话。”智库长说。“我的丈夫可能就不必远走他乡。他可能已经成功地阻止了洪魔最近一次的入侵——而我们就能避免这一切。”她的手扫过船舱内宽广的隔间。“不至于现在落得我们只能拯救不到千分之一的较大型物种。”

“千分之一的动物。”我说完后，发觉她蹙起了额头，连忙补充说：“动物以及人类，艾德-特瑞尼星上的动物以及人类因你的恩典而得救，创世者。无法拯救更多的人类是否让新星宣教士大失所望？”

“我听说审判官的想法保守。”她反问。“你会不会也是如此呢？”

“在我接下甲冑之前，我汲取的是武侍者的态度。只不过，我从不曾与人类交锋过。至于审判官——他们的保守主义源自于长久以来与集体智慧交流的经验。创世者，宇宙本就是高度保守的，难道你不同意吗？”

“宇宙是各种生命存在的源头。生命无常，瞬息万变。”她说。“我就亲眼目睹过它一次又一次地开放自己，接受改变的可能性。尽管这些事情相当令人着迷，但我在这里要作证的是其他事件。尚未吸引编目者关注的一些事件。”

智库长的言下之意就是编目者尽管为数众多，却并非团结一致，这个说法尽管唐突，却是可以原谅的。很少有人了解在接下这身甲冑时所牵涉到的誓言以及训练——或者与它随之而来的始终不渝的目的。“你丈夫努力的正当性与否并非我们目前调查的重点。”我说。“至少不是现在。我们有足够关于大架构师的证词。”我无权告诉她大架构师仍然活着，并且活跃参与洪魔的防御工程。这远超出了我的职务范围。

“我丈夫与我已分开了一千年之久。”智库长说。“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这位宣教士，尽管能正常运作，却只拥有本尊……”她几乎说不下去，“不到三分之一的主动记忆。”

“明白了。”我说。我也不能告诉她本尊宣教士还活着，并已返回居境。为什么她至今还不知情？

“这迟早可能会改变。”她说，“随着他的基因印记继续作用。然而，他反倒是记得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

“怪的是你在今年以前居然没有被召唤去提供这一类的证据。”

“我曾经被召唤去，当时审判官明显沦为大架构师的工具。”她说。“因此我拒绝了这项要求。然而，你不一样，

你如此单纯。”她说。“是不是？”她的眼底闪耀着复杂的情绪，除了好奇心外，可能还有一丝幽默？这种从悲伤瞬间跳脱出来，转变为另一种情绪的力量，深深激励了我。我开始了解这位造物者拥有一种能让那些与她共事的伙伴鼓舞向上的正向影响力。

我只能硬着头皮回答：“我不得不假定你的诊断是正确的。”

“好。不能再将我作证的内容提供给大架构师——不论他是活着还是死了——或是给在新议会中与我丈夫对立的势力，不论是作为任何的用途。”

我们独自找了一个密谈的空间，远离那些阴森森的样本。只有少数完整的标本会被保存在滞留气泡中，其余的均将被分解保存。

“无论如何我都会确保证词内容不受到任何的政治干扰。”我说。

她考虑了一下。“宣教士誓言要保护衣钵。那也是造物者的首要职责。”

“遵守衣钵的教义是我们的首要责任。”我提醒她。
“我们所有的法律均在于体现衣钵灿烂的荣光。”

舱壁塑造出一个个简单的家具，智库长的盔甲从她的上半身解开。她舒展轻盈柔软的手臂，弯曲她的手指，也许她的疲惫与其说是来自近期的劳动，还不如说是长期肩负她的故事所累积下来的心力交瘁。编目者曾经见过这样的情况。为当事人卸下这样的重担，是编目者可以做到的。

我的责任就是要见证历史。

“一千年前，我丈夫与我并非和平分手。现在，我很幸运能与他言归于好。但是，除了我们生活中的大小事情有了转变外，随之而来的不只是这份礼物。”

“宣教士将他的基因印记留在一个年轻的见习者身上，并以这种方式回到我身边，他隐瞒了一万年以来的记忆再次

浮上心头，并困扰着他。”她的脸上刹时失去了一些血色。

“先行者坚信我们有维护衣钵的义务。然而，不止一次，我们将生存、尊严以及傲慢列入优先考察。先行者的谦逊美德被绝望的愤怒所取而代之。我们还曾经有一度甚至起身对抗我们的创造者……”

我对这样的事情一无所知。或许只是无稽之谈？

反正我不做**评断**，我只是详实地纪录下来。



记录串三

智库长

我并非一直被称为创世者。一万年前的，就在我伴随着宣教士走进查伦·哈克星上被击败的人类当中，这个封号才落在我身上。意味着一种开始。

尽管我丈夫击败了这些不堪一击的可怜虫，我却只想掉泪，想起那些死去的朋友、同事……家人。但我不只是为了他们而哭泣。这些可怜的人类，不论是受伤的或倒下的，也都是我的孩子。因此，衣钵的信条同样适用。

先行者向来认为自己特别留意他们对所有生物的责任，甚至在万一被对方咬了、抓伤、攫取——或是杀死了的时候，先行者依然谨守教条。但是，当对方对我们的威胁达到彻底亡国灭族的程度呢？人类实在太擅长战斗了。而且不乏证据显示，他们对自己同胞的残酷以及傲慢更是罄竹难书。

在反击人类部队的同时，先行者屡屡面临到一整个星系的物种与文明被人类彻底消灭，或是人类在征服某个星系之后，纳入他们自己的版图——就如同他们对颓废而美丽的山寨姆族的安置计划。

在查伦·哈克星上的最后一场胜利带来了掠夺品以及奥秘，最大的斩获与其说是宝物，不如说是由战败者转嫁过来

的诅咒，仿佛他们明知如此一来将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削弱我们战斗的意志，耗损我们的信念……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具人造的时光锁，一直被保存在一座巨大要塞的中央。人类在该装置内保存着、或者说是监禁了——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一个古老的生物，是在刚越过银河系边缘最后一个稀薄星团处发现的。他们把它叫做永生者。

宣教士则把它称为原基。

我的丈夫从一具受损的人工侍者——相当于我们的智仆——口中套出时光锁的运作知识。宣教士不能解开时光锁，也无法释放禁锢在锁中的被囚者，但他总算成功地与存储在其中的生物进行了一段简短的沟通。

这位原基有六公尺宽，差不多同样的高度，长相怪异而不自然，混合了古老的节肢动物以及哺乳动物的特征，头部又扁又宽，额头很低，重叠的斜肩；眼睛相距甚宽，一对复眼像裸钻一样闪闪发光；其扁长形的躯干上延伸出许多根肢体，像是肥胖的猿人，而沿着脊柱长了一条分成好几节的海蝎子尾巴——全部都紧紧挤压在那个装置里面。

宣教士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个被暂停在时光隧道中的恐怖生物或许只是高明的伪装——也许是一种心战武器。但事实上它远不止于此。

此次相遇彻底改变了宣教士。他告诉我他在一万年前所看到的景象，但没有提到那个生物对他说的秘密。这一部分他隐瞒起来，没对我——或是任何其他人——说。我认为他的用意是在于保护我们。当然，他不可能办到。在将宣教士安全地藏入冥冢后，没过多久我就展开了一项旅程，沿着卡梭那之路独自发掘，竟然也让我发掘出了原基的秘密。

在更遥远的地方找到更多关于它的秘密。



由于人类与先行者的战争一直相持不下，旷日费时，而且苦无进展，于是架构者决定投入大量的武器和船只，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的数量，希望能一举立下战功。他们随之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与权力。但在大权在握后，他们却越来越背离传统的方式与态度。在架构者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之下，旧议会经历了一大转变——变得越来越充满了报复心，越来越为财富所驱。

面对我们敌人贪婪残暴的明显证据，旧议会裁定，人类这个物种犯下了违逆衣钵之滔天罪责。我也同意——刚开始的时候。后来，当我们意识到人类耗费了极大的心力来对抗洪魔，而他们所谓的暴行当中有许多是基于这一点而犯下的，于是我对他们的观感幡然改变了。但造物者的声音完全没受到重视。在政治上势单力薄，我们的主张根本没人听得进去。

一些武侍者也持反对的立场。他们用独特的荣誉感以及责任感来主导他们的生活。人类向来是可敬的对手。征服他们才是光荣的做法——灭绝他们就不是。然而，即便是这些武侍者的看法也被视若无睹。

架构者一心一意地想筹划出一个彻底解决人类的最终方案。先行者竟如此自甘堕落，甚至打算重蹈过去人类据说涉嫌犯下、并因而需接受惩罚的那一类灭种的暴行。这其中的矛盾可真是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尽管如此残酷的矛盾就摆在眼前，却连审判官都不曾出言反对。

然而有另一樁更引人关注的议题很快就突显出来：洪魔。我们与此一外形变化莫测、吞噬一切的瘟疫的最早一次交手就已经够让我们惊魂未定了。洪魔洞穿了数以百计的先行者战舰，受害的船员不是变成只能在地上爬行、身心受创的肉泥，就是合体为一个吓人的个体，也就是我们称为尸脑兽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武侍者有条不紊地逐一摧毁受感染的舰队，只留下散落的遗骸，作为分析之用——包括受损的引导者以及盔甲的碎片。有些引导者已无法修复，更别说是

鞠讯。它们已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哲学谬误——很像后来我们在偏见之僧身上所观察到的异常现象。而且它们的哲学谬误很快就波及其他的人工智慧。

让智仆与尸脑兽斗智显然并非明智之举。对于有机生物来说可能也是如此。但洪魔一旦找到可以附着的宿主，就可以跨越任何细微的反常或疏导。

它只是不断地吸收、转换、利用。



早在洪魔与先行者交战前一个世纪——我们自己遭逢此一瘟疫前一百一十多年的时候——它们最早的祖先就已经出现在人类的世界。洪魔的传染源自一艘很老旧的小型太空船，来历不明，只知道船上装载了一种显然是无生命的奇特粉末。这些载着粉末的太空船来自银河系以外——有可能就是行经卡梭那之路[注：即当今人类所谓的大麦哲伦星系]。

这些粉末一开始让佩鲁兽身上产生一种讨人喜欢的突变，让这种动物成为特别受人类青睐的宠物。我一直想知道这些宠物的主人究竟是透过什么样的迂回过程才发现这样的突变效果。但所谓的别出心裁与愚蠢之举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而愚蠢之举是我认为人类最可爱的特质之一。

佩鲁兽来自法恩·哈克星，与查伦·哈克星位处同一个星系，是人类文化的一个中枢，而且也收集了大量的先驱文物，数量庞大到令人难以置信。

不久，在我们开战后，这些突变的佩鲁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产生孢子，让它们的主人感染上第一阶段的洪魔。感染迅速蔓延，在其新的宿主身上迅速演化，被感染的人类变得异常衰弱，情况严重到早期的先行者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赢得每一场胜战。

人类实际上是腹背受敌，同时要面对两条战线的煎熬。

但在几十年之内，这种情况开始有了转变。人类大举反攻。他们的实力倍增。而我们的舰队陆续发现强壮而健康的人类居住在银河系中洪魔出没的区域，看来他们已经不受干扰。显然人类不是已经找到能对抗洪魔的免疫方式，就是已经开发出一种天然的抗体，甚至可能找到了治疗的良方。

然而，尽管人类已重新振作起来，但先行者占尽了先前人类陷入困境时期的优势，组织好我们的部队，并将他们分派到关键的阵地，在军力与战略上均有完善的准备。

我丈夫的舰队以及武者均大有斩获。

洪魔似乎不再传染给人类，但却沿着银河系边缘，在许多其他的星系中，还是对成千上万个世界造成重大危害。宣教士的部队只要来到被感染的区域，就彻底焚烬当地的一切——火力全开地将当地夷为平地。从表面看来洪魔似乎被平息了——风平浪静了一段时间。宣教士与我都深知这些努力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该还不足以彻底铲除洪魔这个祸患。根据洪魔的毒性与适应性，造物者推算，不出个几百年，洪魔应该就能征服我们整个银河系。

然而，摆在我们眼前的是，即使人类溃败如山倒，正一步步被击败当中，洪魔却有如从阳光照耀的地面上蒸发了的白霜一样，也跟着消声匿迹了。洪魔似乎是故意撤退，仿佛它已经与人类建立了一套互不侵犯的契约，敏锐地感受到其时运之不济。先行者的舰队势如破竹，很快就将人类逼入所剩无几的据点当中。查伦·哈克星正是人类守到最后的一个据点。

似乎有一段时间，我们最大的两个敌人都在节节败退当中。但先行者没有自满的本钱。我们深知洪魔的能耐。当时普遍弥漫着一股强烈的信念，不论是旧议会、或是架构者之间，我们都深信它迟早会大张旗鼓，重新振作起来，而且会带来更惨烈的杀伤力。而毫无免疫力的我们届时恐将无一幸免。

我们迫切地想要了解人类如何幸免于洪魔的蹂躏。不论我们如何逼供，那些遭掳获的人类守口如瓶，完全不透露他们的秘密解决之道。即使针对死去的人类尸体进行分析，所知依然有限。但旧议会深信人类已经找到了疫苗或治愈的方法。

然而，他们已下令对人类进行大灭种。显然这样的矛盾必须要先解决。

已经有一些架构者开始自行筹划在洪魔下一回反扑时的因应之道。这些计划如果有任何的效应，也要等到数千年后才氾氾见分晓，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光环的浩大工程。即便有了这些万全的准备，造物者似乎应当——而且也可作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对洪魔进行彻底的研究。

当时，我的角色随着宣教士彪炳的战功而水涨船高。他是一名百战功高的英雄。我是他的终身伴侣，而且我也针对遭洪魔肆虐的世界进行了一番详细的研究，我被赋予了创世者的称号，也被赋予了另一轮的重责大任。了解洪魔成了我的责任。宣教士也十分赞同。如果能在这个问题上与我结盟，将更能巩固他在议会中的影响力。他始终对我的成就感到自豪。

当时的他不可一世，信心满溢。

我奉命来到首都世界的星球上，与议会见面。虽然我原本支持积极处置人类，现在我从身为造物者的立场来看，清除该物种不仅有侵害衣钵之虞，也可能阻碍对洪魔的研究。我告诉议员先生们——如实地交代——最大的资源或许不是人类的基因，甚至是人类的记忆，而是只有在完整的人口当中才存在着的与生俱来的特质。可能最终还是要从人类的文化、语言、整个族群的广泛交流……整个物种的微妙对话，才能揭示其治愈洪魔感染的良方，如果真有此等良方存在的话。我们必须尽可能多保留一些人类——尽我们所能地保护那些

所剩无几的人类，而其中大多是在查伦·哈克星上、或周围熬过反抗最后阶段的那些遗民。

旧议会了解我的逻辑，但毕竟战争已经耗费了先行者大量的鲜血与财富。议员先生们坚持我们必须平衡考察，不论是追求洪魔的解决方案、或是其他议题，皆必须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我们必须严防人类反扑。

宣教士也是五味杂陈，虽然他很少对我表达出来——当下并没有。他支持衣钵的教条，但身为普罗米修斯战团的成员，他曾宣誓要不计任何代价地维护先行者。他知道一旦让人类从我们的眼底逃走，给他们再次卷土重来机会的话，他们有可能成为多么锐不可当的敌人。然而，即使是宣教士，也明显感受到保存各式各样物种的必要性。

架构者终于回心转意，转而支持我的立场——尽管只有部分同意。他们与造物者结合起来，努力推动一项严苛的研究方案。毕竟洪魔随时都有可能会另起炉灶，危及被我们占领的那些星系——架构者因这场战争而谋取到的重大利润将因而锐减。

最后，旧议会与我达成一笔可怕的交易。人类将被迫沦为无力反抗的遗民，尽管仍然保留先前的自我，但权力已荡然无存。造物者受托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来发掘人体中抗体的秘密。在我们接获的指示当中，明显带有一个相当强烈的处罚性元素——如此地明目张胆。我们深深感到悲痛，至今依然心痛不已。

人类与先行者的战争早已写下其必然的结局。尽管人类的命运早已被敲定，查伦·哈克星上的战事依然走向严酷的结局，牺牲了双方成千上万的船只以及数百万条的生命。

然后——弗斯科恩仇，那个可怕的名字，那个骇人而宏伟的人物！海军大臣弗斯科恩仇，宣教士最大的对手——带着他的舰队投降，解散他的部队，等待我们可能带来的恶耗。



这就是在查伦·哈克星上的实际状况，宣教士与我奔走在被抓获的指挥官、战士与他们的家人之间，周围尽是那些与我们对战了好几个世纪的战士，这些人往往勇敢善战，更多的时候仍然会展现其独特的叛逆行径。我们避免不了这场苦难——毕竟我们只先行者。人类却要付出、并且要持续付出惊人的代价。

烽火连天的残骸四处飘散，隔着一道道袅袅上升到空中的阴霾与烟雾，举目可见人类建筑物的残骸，同样直耸入云霄的还有先驱遥不可及的永恒的星路，这个先驱的结构早在一千万年以前就已经屹立在此。这些永恒的灰色旋涡一路延伸到中间轨道，此处有着旋转的带状物，不间断地悄悄从原始空间吸取神经物理能量，至于其个中的道理为何，我们至今仍不得其门而入。

生命——美丽得令人心痛，艰难得令人无法想像。

我们为海军大臣以及他最后的那群战士们带来的是“重组机”。这些造型丑陋的大型机器原本是架构者所设计，在一次尝试治愈我们自己的洪魔受害者却不幸失败后的产物。重组机是一个以交互共鸣的高能量无线广播磁场，来收集受害者的意识——其临终前思维的精华，然后再转译成机器可读的数据的合成机器。在原来的计划中，会为这些受害者构建新的肉体，再将受害者的思维精华透过基因印记的方式烙印在那些新的肉体上——并除去洪魔留下的行为模式的痕迹。

结果并不理想。事实上，可以说是相当骇人。所有接受此一疗程的先行者的肉体都未能存活很久。只要一走出机械的存储空间后，就无一幸免。

但在这里——重组机是我们仅有的对策。我们也不准用其他方式。架构者以及一心想要报复的议员先生们执意如此。

查伦·哈克星上依然存活着的数十万名人类被移交给造物者，针对他们的一粒粒分子、一个个意识、甚至他们的每一颗细胞，深入地加以研究、探讨、分析——然后送进重组机无远弗届而且不断放送的磁场里。

在重组机完成它们的工作，榨干这些最后的幸存者、这些疲惫且垂死中的战士，取得了他们的回忆与思考模式后，他们的遗体将被分解为四处飘散的原子。这明显是不折不扣的大屠杀。一旦人类这个银河系中第二大最优秀的战斗文明与物种被践踏至此、被强行分解后，这个曾经被视为一大威胁的物种也就有效率地被彻底消除了。

自始至终，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处理人类的孩子。他们已经具备了雏形，被下了防御的指令。他们是在连年的战火中孕育长大，似乎比他们的长辈更明白即将要发生的事。我还记得他们慧黠的眼睛，毫无惧色，实在是太可怕了。

编目者附注：创世者的智仆送出在描述当时记录下的感官数据。编目者所窥见重组机的储存程序相当令人不舒服。我从未亲眼目睹过像这样的事件。然而，即使如此也还没有达到构成违反衣钵的罪行标准。

还没有。

智库长

尽管我们忙乱地投入准备工作，架构者以及旧议会却一直隐瞒洪魔依然存在的秘密，迟迟没有对先行者人口聚集的中心发布消息，表面上的托辞说是为了避免在战争时期引发恐慌。

居境大多数的区域都在庆祝新成立的防御系统，浑然不知有洪魔之存在。

我与议会交易的第二部分，就是为了保存人类作为一个潜在的、可再生的物种，我需要挑选一些完整且关键性的样本。我们从被征服的领地上四处残破的据点里，找到了数千名躲藏在其中的人类，然后将他们运送到艾德-特瑞尼星上，即使到了今天，当地依然可以找到人类最古老祖先的化石遗迹。

尽管尊重我的要求，然而旧议会依然坚持，最后那些幸存的人类必须被下放。所谓的下放并非指外在的空间，而是指人类在表观遗传学上必须倒退演化，逆转人类随着时间而不断进化的生物演化乐曲。议会强行规定，任何个人都必须被迫不断自觉地体验到这种逆转的退化过程，有如暮鼓晨钟一般地提醒他们过去的傲慢与残酷。

连续数月以来，每一天我的样本都会感到自己的身体失去了记忆，失去了复杂性，失去了主要部分——然后最后是失去了智力。

接着，议会与架构者甚至更不可思议地扭曲了我想要维护人类文化模式的希望。在人类不断退化的同时，重组机收集到的那些个性以及他们对于在查伦·哈克星上同伴的记忆，则是透过立体透视图像处理，存储在他们不断变化的肉体内。这些个性与记忆并不活跃，而是处于休眠状态——从而弥补了重组机正逐渐衰退的影响。

每个退化的人类事实上肩负着成千上万同类的回忆，保存作为今后研究与调查之用——并一代代地传递给他们的后代。

那些相同的记忆与个性也将会被转移为机器储存，并不断接受机械式的审讯——建立了一套由被禁锢起来的幽灵所组成的智库，而这些幽灵在未来的数千年必须不断接受机械

化的折磨，死缠烂打的拷问。因此，议会认为，迟早有一天我们将会发现人体成功抵抗洪魔的秘密。

我们的作为已不只是偏离衣钵，简直是只有倒行逆施足以形容，而我们表现出的残酷更远远超出简单的灭种亡族。事实上架构者已获得了几乎是他们所希望的一切。但是，这还不足以阻止他们发动另一场截然不同的战争——引爆我丈夫与大架构师之间的抗争。

在议会内部以及武侍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力量，支持宣教士遏制与孤立洪魔的战略：也就是打造数以百计个巨大的护盾世界，将它们放置在银河系周围的关键位置，一方面针对洪魔入侵进行调查，另一方面执行精心挑选、跨越整个星系的军事行动。宣教士曾与我携手合作，以个别区域为基础，为这些巨大结构提供保存濒危物种的超大容量。

因此，他认为他的防线并没有违反衣钵的教义。不同于大架构师提出的光环计划，护盾世界并不需要进行大屠杀，而且事实上可以在危机时刻作为巨大的避难所。

对此，大架构师也下令对他的光环进行调整，以支持并保护物种。大架构师比我们更擅长于玩弄政治，他深知此举将能移除议会对他的光环战略的最后一项疑虑——有违反衣钵的教义，以及为了拯救它而摧毁整个银河系的危险。

更糟糕的是，他要求我来设计这些保护区，这样的要求是我所无法拒绝的，结果我就被视为与大架构师沆瀣一气的帮凶，大大违背了我丈夫的意愿。

大架构师意识到要如何设计出一个稳赢不输的策略，现在他主动提议，将被称为方舟的位于银河系以外用于制造光环的大工厂加以扩充并调整，来承载那些被保护的族群——耗费巨大，但架构者得以从中获利。于是架构者欣然批准。

然后他建议秘密地打造第二座方舟，扩大作为该角色之用：拯救更多的物种，制造更多的光环。此外，也可以顺便解决眼前第一方舟所有明显的问题。

我丈夫和我面临的选择极其有限。在政治上，我们的主张很快就出现了分歧。



生命中总是不乏竞争、死亡与更迭的巨浪，从我们出原生地潮汐动荡的边界到最远端的繁星，生命的残酷与创新始终在相互交织着。

然而，这一次——绝对不是第一次——先行者蔑视衣钵的教诲，在危机四伏中将我们推向专制、褻渎、以及——套用我们本地最古老的话来说，就是——令人发指的暴行当中。

我们有的是借口，造物者与武侍者并未握有至高的权力，旧议会受限于架构者，甚至连审判官也必须听从他们的指挥……洪魔可能再次让整个银河系陷入危险当中。

但是，即使有了这些理由，难道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架构者打造了第一座方舟以及最早的一颗光环装置……不断循环的巨大光圈，直径三万公里，其内部表面上能够维持即使没有数十亿、也有数百万计的生物。一方面，可说是研究物种的圣地——但其最终目的在于销毁数十万光年方圆内的所有生物。

旧议会至少还有智慧，知道要将第二座方舟的施工往后拖延。没必要让架构者的权力独大到无法无天的地步。

最后一批身体完好无恙的人类被送抵艾德-特瑞尼星。他们的人数非常少，比我原先计划中要少得多。我不敢耽搁，几乎是立刻投入我重建他们族群的计划——不顾大架构师、议会，甚至宣教士不满的目光。

在这个熟悉的环境里，我的这批人类样本果然茁壮繁衍。事实上，他们表现出惊人的、几乎是超自然的韧性。更让我手下这些造物者们大感震撼的是，这批演化倒退的人类在短短的一千年之内就孕育出更多、更先进的型态，分歧为各具特色的不同人种，就像是同一颗灌木，居然能盛开出一千种灿烂的花朵。他们的人数也在蓬勃增长，从几千人成长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我无法解释怎么会有这样的效果。我希望能从他们的基因中找出原因，却一无所获。难道这里还有别的东西在作用——不知何故一直将我们蒙在鼓里的一股未知力量？

我的这批人类很快就聚集成一群群、一个个部落、甚至不同的村庄。他们耕种土壤，种植作物。他们捕获了狼、羊群、牛只、鸟兽，像是施了魔法一样地加以驯服。他们还制造了很多的工具，发展出简陋的贸易与工业。

在短短的一千年之内，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会让我联想起海军大臣来。

其他——则让我我不禁联想起那些目光慧黠的孩子……

我一直隐瞒他们突飞猛进的成果，不让旧议会或架构者知道。也没有告诉我的丈夫。艾德-特瑞尼星地处边陲，不在一般先行者的商务往来通道上。我遣走了我手下的造物者，大幅缩减他们的人数，甚至到最后，一个也不留。让这个星球变成一个遗世独立的穷乡僻壤。

三不五时，我会亲自登门到访，探亲他们进步的状况。我给他们我所有的基因曲调，烙下我的教诲与尊严。我希望被人记住。在经历过我们的所作所为后，我自身的存在显得如此虚渺。当我与人类共事，研究他们的基因与个性时，我几乎忘了有更多更大的冲突正朝我们步步逼近。

但那个时候我与丈夫分隔两地，他的麻烦事有增无减。宣教士继续一意孤行地推动他的护盾世界，一而再地向议会

成员展示其有效性。他继续树立敌人，让自己陷入危险的困境当中。

至于关于他曾经战胜的那些回忆……则是悄悄地尘封在过去的灰烬里。

逐渐为世人所遗忘。

大架构师逐渐使出蚕食鲸吞手段，高明地削弱宣教士剩余的支持基础。架构者与武侍者之间的政争已达到了水火不容的顶点。武侍者这一整个阶级都遭到贬黜。许多干脆转为架构者阶级，担任架构者的护卫队。这岂止是奇耻大辱——但至少他们活了下来，另谋成功的仕途，成为新政权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势力。

然后是沉痛的最后一击。审判官做出不利我丈夫的判决。认定宣教士蔑视议会，责令他停止打造护盾世界，交出他的记录与智仆，结束他的计划，并降服于架构者当局之下——特别是要听命于大架构师宏图匠。

宣教士拒绝了。

即使我手中的人类样本已复育成功，经典的型态再度恢复生机，并且蓬勃地孕育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新变种，但我不得不单打独斗的可能性已经化为铁一般的事实了，因为接下来我的丈夫要面对的不是流亡——就是处决。

记录串四

智库长

我最后一次见到宣教士是在我们位于法尔·诺姆达戈罗星系——距离首都世界七个光年外的一颗橙色的小星系——的庄园。除了我们外，还有百万名武侍者同住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的许多令居已经离开他们的庄园和家人，放弃他们出生的专业阶级，转而成为架构者的护卫队。

诺姆达戈罗星是颗气候温和而古老的星球，山脉的比例低，约有一半海洋一半陆地。跟别人比起来，我想我们的庄园还算是简朴，但我从来没有住过其他更豪华的地方。武侍者并不习惯造物者那么简单朴实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新婚之居是由宣教士所设计，有些人认为这个庄园属于简朴风格，但总的来说还算是庄严壮丽。我见过有些古代的城池还不如我们的庄园宏伟。我们庄园的中央住处是用火山熔岩雕凿出来的，这些岩块里充满了诺姆达戈罗星上特有的土生物种的化石，各式各样可爱的砂蠕虫早已绝种多时。从表面看来它们似乎是在熔岩冷却前优游于其中，但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我们可以想像更接近真实的情况是，它们死前是盘绕成巨大扭曲的一圈，它们非常的强壮的角质层以及身体的软骨部位抵御了直冲过来的熔岩，就这样被埋葬

其中，直到石匠将坚硬的石块切割开来，也才让它们重见光明。

宣教士心系着我而挑选的那些石头，确实是形状可爱，令人情不自胜。那些化石里残余着钍与铀，足以在夜间散发出柔和的亮光，当宣教士进入他的冥冢前，我们要共进最后一顿晚餐时，一路上就是靠着这些化石的光亮来探路。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过去的那些时光。一位占卜师的同僚受召唤前来，并在前一天晚上抵达。那些夜晚还真是煌煌荧荧。在一百年前，猎户座复合星云远端的一颗不稳定的恒星进行超新星爆发。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此一远距辐射照亮了浩瀚的星云，席卷了散布广泛的巨型云体以及缕缕的气体，仿佛是一项超自然的警告。

“真是个精心挑选的场合。空间延迟严重。”这位占卜师的同僚缓慢而庄重地说。他——如同他所有的同僚一样——自我阉割的态度激怒了宣教士。更让我丈夫火大的是，他的言下之意无异是在指控我们故意选择这个场合，以刻意突显，甚至有哗众取宠的意味。

尽管如此，宣教士还算相当自制，他忍住了这口气，在黄色、桔黄色和深紫色闪闪发光的旗帜下，坦然面对这位同僚。在这位同僚的一声令下，宣教士的盔甲与他的硬光内护套脱离，缓缓展开并分离，接头以及刺钉依然张牙舞爪地竖立着，仿佛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然后猛然跌落成一颗紧实的鸡蛋。

宣教士举起双手，接下一个杯子，里头盛装着第一份完整剂量的尹楚卡哇，仰头一饮而尽。

这就开启了活人干燥的过程。

这一餐只能算是备而不用，我们的谈话内容大多温柔仁慈。宣教士一直是格格不入的一对，但我们还是结缡了几乎有一万一千年之久，有些外人眼中的分歧、争论、几乎无法

克制的怒火或竞争，事实上是我们浓得化不开的爱之火。两人之间不时会激起火花，我们至今依然乐在其中。

追忆这一点一滴的往事，犹然历历在目……

家用引导者随侍在宣教士的座椅周围，不时递上毛巾与杯子。在木乃伊化的过程中，他的皮肤不断滴下含有盐份的汗滴，只见他宽阔而高贵的脸上肌肤开始绷紧。

脸上浮现晶莹的汗珠——皮肤正在排泄水份——弹性的肌肉变成干瘪的皮革，流动的鲜血变成停滞不动的凝胶。

他讲话的速度越来越缓慢，字字精确；嘴唇也越来越难以移动。“我不愿弃你而去。”他说。“如果能有别种方式的话……”他摇了摇他巨大的脑袋，伸手去按摩正在萎缩的肩头。他原本浅灰和艳紫色的皮肤慢慢变暗，变成是红棕色。

然后他笑了——最为让人意外的表情。从我们还是见习者以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笑，不知道他仍然保留着笑的能力。或许成熟的肌肉组织因着这个可怕的过程而得以解放。也许他只是表达他最后的一抹讽刺意味的趣味。

“我知道你已经做好了在我缺席的情况下最适合进行的计划。”他说。

“我们自己的计划都还没有完成。”我说。

“届时将会出现许多不同的声音。”宣教士说。“大架构师或许找不着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想不出方法来援用我的支持。”

“他这一类的卑鄙行径恐怕得收敛好长一段时间。”我暗示。

“如果他还是没有收敛的话，你就直接履行你与他的协定。”

“也许吧。”

“为了挽救你心爱的物种。”

“是的。”

“还有你心爱的人类。”

“也是。”

“即使他们杀了我们的孩子。”

“你告诉我，那是光荣的一战，他们全力奋战——而且你也同意这样是我们最好的策略。”

“你同意得太快了。”又是那古怪而绷紧的笑容。宣教士表明他说这话并非出于恶意。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以及损失，已经使我们惯于这一类的相互指责。我们的孩子们以父执辈武侍者的作风为榜样。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与勇气。衣钵中教诲我们，武者的信条就是要尊重旗鼓相当的敌人，而人类始终是可敬的对手。

“有时我还真希望你能更加冷酷血腥，更加记仇啊，吾妻。”

“这并不符合武者或衣钵的教条——当然这更不是我的作风。”

“当然。”

宣教士越来越感到不适。他拿起第二杯尹楚卡哇，吞下半杯，然后将那杯子在他的手指间把玩着。“居境里民心困惑。议会里笼罩着一片谎言与耻辱。但是……你可以预见到我的归来，只是不一定是以哪一种型态，并且继续我们先前的伟业。”

“在净化前往往会有一阵恶心感。”

“这听起来还真令人不悦，而且很冷酷。”他将杯子送回他的唇边，吞下最后的一剂。“这让我想起我一开始为什么会追求我们的恋情。”

“是你追求的吗？”

“是我。”

“我记得的可不是这样，武者。无论如何，这是一场不太可能成功的恋情——按照当时你同伴的说法。”

“但是，我们自己清楚。如同你经常告诫我的，我们要在活着的时候发挥我们的角色，接受生命带来的考验，以及

生命带走的一切。因此，我们支持衣钵的教诲：Daaowamaadfu hu。”

他引用人类的话语，如此古老而且充满了深义的说法，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他接着说，“人类……如果他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行，他们早就创造出一个够格可以加入我们的伟大文明。但他们没有。希望剩余那些接受你照顾的人类，不会让你失望。否则我可就控制不了我的愤怒了。”

宣教士的副官回来了，占卜师的同僚紧随其后。该位同僚眯着眼睛，吹毛求疵地打量着大厅里头。展示财富与权力的作法对于在集体智慧任职的先行者来说算是甚差的品味。

“宣教士，你必须躺下来，完成玻璃化的程序，然后我们才能将你移置到阁下的冥冢。”那位副官说。她摆出一个顺从的站姿，可以解释为流露出第一阶段的哀悼之情，而这正是宣教士所禁止的。但他已经没办法纠正她了。

引导者显示出一张床徘徊在空中，不断整形，以调整为可以支撑他萎缩中的身体。他有些困难地站了起来。我几乎不忍心看着他。但我知道这跟死亡根本是两回事——尽管我们还是不免要面对百年的伫离，还得眼睁睁地看着他躺着，进入冥想沉睡的状态，同时让这位先行者的躯体接受那一套可怕的政治净化程序。

而大架构师最终以不自量力收场，一如我们所预期的，再加上洪魔再度兴起，迫使宣教士不得不苏醒过来。

当我丈夫被抬进冥冢时，我一路走在他身边。远端超新星的光辉已逐渐变暗，一如大家都知道会有的下场。更远端的一颗则是源自于天文事件，给我们的惊喜更少。

占卜师的那位同僚说了一些话，操的是中世纪的迪冈语，这将有助于让宣教士专注在他冗长的沉思当中：藉由他有如乐音一般迷人的话语，我们希望能打开出入口，如果集体智

慧愿意敞开大门的话，如果宣教士有意愿的话，让他得以有更高层次的体验以及享有更大的觉知。

那些话语穿透了我丈夫的不适感。他试着要抓我。我看到了他的努力，于是我抚摸他的脸、他赤裸的手臂。他的肉体正在迅速冷却，摸起来已经像是石头一样。他即使要用眼睛跟随他周围模糊的人影都越来越困难了。不久之后，他就完全看不到、听不到、也感受不到这个世界了。他跟我们的连接就只剩下最基本的形而上的思绪了。

与死亡本身也只有一步之隔了。

但是与全知全能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我们将宣教士送进椭圆形的孵化舱，敞开的舱口就像一只无眼鱼的嘴巴；只有我们这血肉之躯才得以送行。至于引导者或是智仆，则都不准参与。

在从我们眼前消失的过程中，宣教士始终盯着上方。

编目者

智库长停顿下来。

我们往内部走，一路走到了中央货舱。这里十分忙碌。智仆正送来新的一批人选。创世者仔细端详这些肩并肩对齐站在禁锢磁场中的人类。男男女女，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他们暂时被唤醒，然后获释。

“他们相信自己被送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她说，如同她用来形容集体智慧同样的口吻：虔诚，但带着更强烈内疚的阴影。

在黑暗中，我勉强可以辨识投影明亮的边缘，投射的那个环境是为了让他们保持平静。“来世吗？”我问。

“他们是这么相信的。我在他们出生时见过他们。他们相信，当他们再次看到我时，我将会带他们远离一切的烦恼与痛苦。在某种程度上，这倒是真的。”

一盏灯出现在她的头上。货舱里的人类不约而同地转身，然后见到了智库长。他们的脸色大变。货舱里惊呼声此起彼伏，他们一拥而上，试图表达他们的喜悦、他们的希望。

智库长上方的灯光变暗，禁锢磁场再度启动，人类被分开来，并再次失去知觉，在最喜悦的一刻，瞬间又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生命充满了韧性——尤其是人类的生命。”创世者说。她的声音如此地轻柔，我几乎听不到她的声音。“他们将被带到方舟上。”

我忍不住心头一惊，甚至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她拥有这样无上的权力——口气如此的狂妄自大！然而，要不是创世者出手干预，所有的人类早在很久以前就都没命了。

她毕竟尽力了。

“他们感觉不到痛苦，或是悲伤。我方的任何人马都不再使用重组机来汲取他们的精华了。他们的记忆以及遗传模式将由血肉之躯，也就是他们的后人，代代相传下去，并重新送至艾德-特瑞尼星上居住繁衍。这么一来，他们算得上是得以永存不朽。只不过他们在此地的存在就此告终。”

那些人类像是池塘里的泡泡一样一个个冒出来，然后围绕着一株泛蓝光的巨大花朵转动，接受深入的检查。他们的脸色变得没精打彩。接着他们的身躯会被灿烂的紫色火光所吞噬，遗骸则会被压缩，并送回艾德-特瑞尼星上的海洋——并非只是被烧毁、地位一落千丈的灰烬，而是以其丰富的营养成分，在艾德-特瑞尼星遭受光环辐射席卷的期间，喂养海中的微生物。

当在过去几个钟头内被聚集至此的成千上万的人类一个个被处理完毕，她把我们送出货舱，四周笼罩在一片逐渐冷却的黑暗当中。

“我很遗憾未来的学者将无所察觉，无法从这里找到任何蛛丝马迹来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既没有多些化石记录、也没有任何集体相继死去的证据。现在……是时候了，我也该来描述一下我在卡梭那之路的发现。可以容许我来细说这个故事吗？”

没必要请示我的许可。我只是个编目者。

我的职责就是倾听。

智库长

在我丈夫消失后，情况并没有改善。

大架构师视我的合作为义务。为了保持我们的地位，像我们现在这样，以及为了维持我们所剩无几的待权，必须维持与议会以及架构者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向议会提议，为今之计在于找出关于洪魔的真相：它的起源、它的弱点、以及它的动机（如果有的话）。

数千年来，许多人根据洪魔在我们星系发动攻击的区域而提出了一套理论，认为它应该是起源于当中一个较小的星系，卡梭那之路，特别是一个巨大的丝状星云，是由不断孕育新生的恒星成熟后形成的蜘蛛状气体星云，因而被称为蜘蛛[注：亦即蜘蛛星云]。

根据稗官野史，先行者第一次探访卡梭那之路是在十多万年前我们最长的一段探险期间。然而，这趟旅程究竟是否曾经发生过却是相当值得可疑。任何的记录，老早以前就灰

飞烟灭了。就算是受托钻研集体智慧的占卜师，也不曾经眼过这一类的存盘记忆。

无论如何，假以时日，集体智慧就能将历史转换成多数先行者无法理解的事实。为了建立我们可以理解的真理，我们需要重建史上第一趟伟大的航程。

我们需要亲赴现场走一回。

光是想到要航行于恒星之间的空间，就够让我不舒服了，更别说是探访不同星系之间。我的热情与专长在于其中浩瀚的奥秘——细胞内部无穷的骚动，成千上万同时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分子拥挤冲撞，全都浑然不知它们自己的行动，集结在一起，开启通往另一道更巨大的浩瀚奥秘之门：成就了您、我、以及所有活生生的事物。

若无我们浩瀚的内在，睁开我们的双眼，来迎向绚烂的星光，打开我们的感官，来感受它们的温暖，并且敞开我们的心胸，来迎向它们的挑战，那么，再巨大的星系也都不值一文了。

星星我懂。它们能照亮并赋予生命。让我不安的是星星与星星之间的虚空。星际的空间有其自己的纹理与奥秘。先行者向这些反复兴衰起伏、缺乏真实存在的幽灵般的粒子汲取能量——直到将它们收集了为止。我们也向空间的空隙本身汲取能量，该处的空间与时间会形成不确定性与维度的极细微的难题。

但是没有情感变化的虚空，在恒星之间未被察觉到的广袤太空，则是会带给我噩梦。拥挤热闹的星球是我的最爱，即使周围有如火如荼的侵略行为、劳民伤财之事、生老病死、以及所有观察与固定的网络相互碰撞成一团，我依然乐在其中。对我而言，现实始于细微之处，正所谓见微知著，睹始知终……

但不可避免地最终还是必须以极大者收场。

就在宣教士被安全地藏起来后不久，我上议会去陈述我的星系间快速旅行计划，提议打造一种不可思议的船舰，让架构者在先行者各个星系之间的往来更加便捷、熟络。

我已经深谙如何玩议会政治这个特定的游戏。对于架构者而言，合同意味着一切，我的挑战中结合了他们无法抗拒的元素：重新创造我们辉煌伟大的过去、利用新技术、以及将居境取之不尽的资源，搬来充实架构者的库房。

同时，此一任务的目标不但直接、而且令人无法抗拒。这将是一趟由造物者赞助的远征之旅。说到保护和理解生命，无论是架构者、或是旧议会都无法否认，造物者是最有奉献精神。不论有多么怪异，洪魔毕竟是一种活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群集合物，所以，研究并试着去了解洪魔肯定是在属于我们的职权范围内。

所以我这趟远征——无论是破天荒的头一遭、抑或只是史上第二回的巡礼——原本设计的原意就在于一劳永逸地确认洪魔在银河系外的起源。这一来就和旧议会以及架构者达成协议了。

架构者向来是技艺高超的造船工匠。光是打造的工程就耗时十年之久。为了要取得旧议会的许可，让此次旅途成行，又得再花上另一个十年。

我能理解延宕多时的原因。

通过时空门或透过滑流真空带跃迁而穿越甚至好几光年之遥，严重违反因果关系，其所造成的损耗需要大工程的修补。先行者跨越不同星系将会造成时空阻力的累积，这些污染的作用会让运输与通信逐渐受限——还可能干扰集体智慧的存取。等到这些累积的污染被清除得一干二净后——由于已进行了调整，再加上这些副作用已消退为量子背景——才有可能再次启程。

但是，即使是要让区区一艘小型太空船移动超过十六万光年，经过短短几次的滑流真空带跃迁，不必长时间停留，

还是会产生巨大的备份。造访卡梭那之路的行程可能会对整个居境的运输造成一年以上的延缓、甚至中断。然而，想到可以创造历史并且解决数个世纪以来最大的谜团之一，实在是令人欲罢不能，难以抗拒。架构者一如我预期的排除万难，终于达成共识。

让一个造物者来发号施令——更糟糕的是，居然是将权力交给一个与宣教士关系密切的造物者——固然让人不安，但并非完全不可克服。毕竟还有谁更有资格来研究洪魔的起源？或是更适合来探究先驱的起源为何？因为，当然先驱认为他们早在几十亿年以前，就已经由卡梭那之路来到我们的银河系。

我们将我们的太空船命名为霸气号。不到一百公尺长，横梁三十公尺——配备有轻便而简陋的武器。连我在内总计七名船员：一名挖掘者、三名富冒险精神的架构者、以及两位造物者，皆是从超过一百万名的志愿者精挑细选出来的。

船上并没有审判官同行。在当时，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我们即将揭发先行者历史上最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们的太空船刚从第二次滑流真空带跃迁中钻出来，目前还只能算是中距离——距猎户座复合星云八千七百万光年，离我们银河系不一规则的边缘六千万光年。我站在透明的舰桥上，环顾在我们周遭的是远方星系模糊的身影，那个可怕的当下，我想像我的灵魂挣脱了肉体，以步行的速度漫步回家，孑然一身，几乎没有意识到我们家乡的那个星系有多么遥不可及，隐身在一片天寒地冻的阴霾当中。

换成是宣教士，这样的浩瀚宇宙会让他沉醉不已的。也许在他的冥冢里，更加遗世独立的他，更能直接地与流动在我们生活周遭那些难以名状的哀鸣声相互交融。

虚空一片。

荒芜与绝望。

空无。

人类相信空无，零。这是他们的显著特征之一。他们不断发明，却是白忙一场。先行者则不然，我们十分善于此道。即使在物质极其贫乏的情况下，每立方公分的空间均遭到高浓度的辐射贯穿，基本上只与穷乡僻壤、远古时代会联想在一起的地方。

霸气号在下一跃迁之前就停了下来，让那些外部的触角、那些纠缠的射线轨迹，能有机会来调整，适应我们的擅自闯入。也就是进行调整。我们都听说过一些贸然行事的旅程最后以悲剧收场的故事。根据我们已经取得的可靠消息，要是船只不断跑在它们自己原本的现实前头，时间与空间会在船身周围形成类似擦伤或凝块的东西。我们当然就是属于那一类的船只。我们甚至不敢试图传送我们成功跃迁的信息——因为随时会有局势大扭转的可能。

基于上述以及其他诸多原因，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跃迁从理论上来说一直是瞬间完成，客观上来说——根据我们的规格——这趟旅程需要花上比一般人相像的更长的时间。完全要看时间与空间的愈合而定，我们也无能为力。

我们不知道从旧的参考架构来说，我们究竟已经航行了多久，除非等到我们回来后，才能揭晓这个谜底。

有可能是几个月。一年。

或是更久的时间。

在后半段的旅程中，我让自己沉睡在缓慢旋转的一颗茧状睡囊里头，全身被一层层松软的防护垫包裹起来。偶尔我

也会从这个无梦的沉睡中醒来，并试着回想我丈夫的脸。然后，是我们的孩子们的面孔。结果我在这两方面皆徒劳无功。

智什应该更新那部分的记忆。盔甲也可以为我提供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但我从这两方面都落空。

我的船员们明智地让自己一路陷入沉睡，一直到接近旅程尾声才醒来。



铃声响起。

应该是要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但只要霸气号没有异议，我决定继续赖在我的睡窝里，把这警报声当成耳边风。然后，一群小型引导者进入我的船舱里，将我茧状睡囊的层层丝质防护层剪开来。

我们还没有抵达目的地。还得再来一次滑流真空带跃迁。

与我同行的旅伴们已经自动自发地在舰桥前厅里各自找事帮忙。我一脚踉进去，只感觉到四周是疾飞的声音和流动的图像，眼前涌现一大批的诊断结果与发现，显示这艘船在经过连番几次的跃迁后，所幸迄今终于能松一口气，我们尚能侥幸存活下来。

船员们纷纷开始庆祝，将他们的盔甲扔向一边，相互拥抱，难以置信地赏给自己耳光，让自己清醒过来，害得那几台小型引导者大惊失措，连忙评价起他们的健康状况。

船员们渐渐意识到我在场，并在我走向前时安静下来。

器械维护者，一名傲慢的年轻架构者，走过来向我保证一切状况都相当令人满意。开拓古森林，来自我们最古老的一个分支的挖掘者，递过来一杯搀有恢复剂的花蜜，以兹庆祝。他为我手下的两名造物者，歌绿颂青以及生生光明，调配了搀有加倍剂量恢复剂的花蜜。不知何故，她们看起来不像架构者或挖掘者那么有活力。这倒是不让人意外。我也感

觉到了。在这里，一种就像海水之于鱼，可以让造物者如鱼得水一般悠游其中的生命灵气，确实十分稀薄。

“难为你了，创世者，请容在下陪罪。”开拓古森林说。
“这一趟旅程还真是颠簸。”

我喝下了我自己调配的双倍剂量的恢复剂。“我看起来病怏怏的？”我问道。

“确实。”开拓古森林说，如此直言不讳的作风在讲究礼仪的挖掘者当中确属罕见。

“无需陪罪。”我说。“想必你也感到相当失落，大老远地来到这个地方。”

“我的确是。”开拓古森林承认。“没有行星，没有石头或岩浆——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万亿颗小眼睛在黑暗中窥视着我。”他打了一个寒颤。

我们好整以暇地喝着，直到心情似乎调适好了，只有身体的劳顿感始终挥之不去。

“征诸史实，从未有任何先行者像我们这样，航行到离居境这么远的星际。”器械维护者说。“这一切要归功于霸气号高明的制作者！”

我们用杯中仅剩的花蜜向这些架构者表达敬意，船员们皆穿戴好他们的盔甲，整装以备。生生光明已经在评价刚从卡梭那之路传来的亮光。这位第二形态的造物者有能力、而且阅历丰富；我们先前曾共事多次。

“看起来荒芜一片。”她说。

经验老到的目光可以从星空中察觉出先进文明的蛛丝马迹，因为技术会限制并影响诸多恒星所放射出来的原始幅射。而越是年轻的光芒越是携带更多的信息，更多可以被察觉出来的量子纠葛。而眼前这些恒星的光芒还不到一千年的历史。

“也许。”歌绿颂青，这位我们当中最年轻的成员说。
“但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确定。”我对歌绿颂青特别情有独钟；她认真而专注，用她的拼命来隐藏起她的天真烂漫，

她让我想起了我殒没于查伦·哈克星上的女儿，而我的这个女儿想当然是克绍箕裘而成为一个武侍者。尽管如此，歌绿颂青就像是我原本会有女儿，要是我没有嫁给一个与我阶级不同的先行者的话……

我自行打量起来。这些星星确实看起来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颜色的变化完全自然。我或许无法像霸气气号所使用的仪器那样敏感，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小型的卫星星系就跟我从前经历过的任何一个群星区一样差不多可以说是毫无生机。

“感觉还算年轻。”曙照沙场说。他是同行的另一名架构者，是我们这一群当中最沉默寡言的一个，也是除了我自己之外最年长的一位。

“处于青春期的星系可以持续几十亿年。”我提醒他们。“文明有如在枯草上点火，即使是星星之火，转瞬间亦足以燎原。恒星会爆炸，并有毁灭能力。星云散播新的元素，并撒下新恒星的种子……然后这一切又重新开始。我们自己的星系就已经经历过多次这样的周期。我们只不过是最新的一个。”

我差一点就要脱口说出“最后的一个”。



我们旅程来到了最后一段，大约几千光年的距离，一路上风平浪静。但霸气号的调整技术负荷吃紧，来到了最艰巨的阶段，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穿戴好盔甲，乖乖地进入好几个小时的睡眠。

等到完成这一切后，器械维护者与曙照沙场向大伙儿证实本船状况良好。

对卫星星系的数十亿颗星体进行详细的感应器扫描后，再次显示并未侦测到任何一种先行者已知的通信方式。卡梭

那之路显然并未存在着科技文明，而且经拉近距离对一些行星系统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这里也缺乏大多数的生命形态。

我们的探测远征的焦点是位于卡梭那之路深处，蜘蛛星云外围地带的一颗恒星。这个恒星早在一百多万年以前就已经吸引了一位女性的瞩目，这位有先见之明的女性来自一个被称为理论者、而如今已遭强行合并的专业阶级。她被称为无涯。而在她溘然长逝后不久，她所属的那个阶级被迫与架构者合并。

终其悠悠的一生，无涯始终不改其志，坚持她的研究，而无视于武者的命令。至于何以武者不愿见到该特定星体被一探究竟，至今原因不明。也许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至于她公然违抗命令，最后还是遭到起诉——我以为应该就是出于审判官的决定。

也许你听说过她的案子。没有吗？我想应该是这么巧地就没注意到、或是遗忘了。那几千年确实是相当艰困的一段岁月。

她的研究遭到打压，而她自己被迫进入一座冥冢，结果那个地方出了问题，也许是遭到破坏了。在她进入一千年后，她的冥冢被打开，这才发现她早已死去，一小群她以前的学生悄悄地将她的遗体处理掉。

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奇怪的故事，据说在她去世数万年后，占卜师才发现过去她遭到打压的研究成果开始浮上台面，不断从集体智慧浩瀚的研究中脱颖而出。有一说认为集体智慧其实是偏袒她——但这些故事现在普遍被认为只是传说。

不过，我对这说法一直疑信参半。

在宣教士进入他的冥冢一个世纪前，我在凯斯·希顿星上一位前理论者的收藏中找到一份无涯研究的硬拷贝，阅读这份副件时，我好奇的是，无涯所汇编的所有关于卡梭那之路的咄咄怪事，怎么会与我因研究人类遗传学所提出的一个假说如此地吻合。

人类很可能源起于艾德-特瑞尼星。但他们很久以前就放弃了这个世界，并向外迁徙，在几十光年外另外两颗恒星周围建立起人口稠密的中心，然后将偏远殖民区串连起来，向外扩展到近三万光年外我们星系的边陲区域。

当然，先行者早已意识到人类的存在，并一路追踪他们不断成长的人口，以及他们掠夺成性的殖民习惯。当时，我们的边界并没有重叠。许多先行者认为人类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但当时人类还不足以为忧，时候未到。

才不过短短的几个世纪，人类那几个偏远殖民区的人口变得非常稠密，而在后来人类与先行者交战的期间，这些区域也首当其冲地遭到洪魔的早期攻击。

但还有谁会早在洪魔肆虐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人类的存在——意识到人类、甚至也注意到先行者的存在？



器械维护者走近我，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们在寻找神经物理架构，是真的吗？”

“没错。”

“我们这样等于是假定先驱也曾经到过这么远。”

“我们什么都没假设。”我说。“至于搜寻……这倒是真的。”

如今我们已经历了六次间隔很近的跃迁，每一次都只有几光年，在最后一次跃迁中，霸气号开了一个小型的时空门，从那儿之后我们未来的跃迁都可以有众多选项可供我们任意选择。

万一我们需要迅速离开卡梭那之路的话。

接连好几个钟头，我们进进出出地漂流在我们选择的那颗星体一缕缕羽状离子化等离子云的冲击波当中，我们就像一根巨大蜡烛飘舞在轻柔的微风当中，蜡烛的火焰时而张牙

舞爪、时而收敛，就这么忽隐忽现地过了百亿公里，直到与当地一群恒星更弥漫、但更加稳定的等离子云交会为止。

“四颗岩质行星。”器械维护者公布。这个小个子船员性格内敛，鲜少让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想，这位先行者年轻气盛而自命不凡，却居然仍能自律严谨。

“还有五块异常的团块。”曙照沙场说，一边对他们指出虚拟透视图像中相关的部分。

“你在感应器尚未提出相关的报告前，就已经提出理论主张有这些团块的存在。”我说。“为什么？”

“星空中出现细微偏差。非常细微。”

“还有两颗行星有轨道摄动（perturbations）的现象。”器械维护者说，一边点头对他同伴的敏锐观察表示赞赏。

“它们同样以团块出现，直径相同……可能是失败的恒星。”曙照沙场提议。

“也许，”器械维护者说。“但是，失败的恒星还是会释放热能，就算不能发出可见光能。这些团块比星际虚空的温度还要更低。”

接下来现场鸦雀无声，以示相当的尊重。我们都沉浸在同样的思绪当中。我们从前见过类似的团块——在我们还是学徒的时候。但是现在只剩下少数几个依然存在于我们故乡的星系。

“先驱的船锚装置？”器械维护者问。

“并无可见的桥梁或是锚链连接其间，或是连接到恒星之间。”曙照沙场说。“这个星系里完全找不到。至少眼前并不存在。”

即使处于休眠状态，像这样的结构也被认为并不稳定，甚至可能具有危险性。霸气号的智仆提供给我们以前先行者遭遇的记录。结果并不怎么振奋人心。太空船无故消失……幸存的船员需要大量的原始几何治疗，才能让他们的头脑回复正确的神经拓扑结构。

我的船员们开始心神不宁，但并没有谁因此要打退堂鼓。

“我们需要更加谨慎。”我建议。

器械维护者和曙照沙场将他们的盔甲与我的连线，然后再一起连上霸气号，我们绘制出一条完美的航线，这横跨二十亿公里的航线将我们与最邻近的这一个暗黑的团块隔离开来。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的盔甲锁定了我们的位置，并降低我们的化学反应。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船舰将沿着很长的一条双曲线轨道，到最近的一个冰冷的暗黑团块，我们允许霸气号来唤醒我们种种记忆，其中包括关于先驱的建筑，以及其他先行者所遭逢的所有神秘文物，有些甚至有数十亿年的悠久历史。

我们并没有预作任何的假设……却还是知道了，仿佛出于本能一般，我们知道自己已一步步接近让先行者困惑了数十万年的争议核心。

卡梭那之路是否就是先驱的源头？抑或它一直是孕育甚至在先驱之前就已经在活跃着的、另一个伟大的、更原始的种族的母星系……或者还要在这之前，沿着时间的洪流，一路回溯到一个被叫做是“光芒”的只有光子的伟大时空吗？

我们的内心正在接受智仆的慢火调教，我们的身体像气压计一样缓缓移动，我们的太空船正一路向下暴冲，跌入该星系的深处。



记录串五

编目者

审判官网络终于又连上线了，编目者借此短暂开放的机会将其收集所得传送出去，然后，再补上其对于智库长证词的看法。

在另一个星系中，审判官已经废黜了本尊宣教士。编目者取得了各种与创世者证词有关的资料，但不能让她得知他依然存活着的消息。

本尊宣教士

在来到山寨姆族被隔离的星系里后，我的太空船立即遭到逮捕，大架构师将我关进一颗武器级监禁气泡，就像是一颗危险的未爆弹。

浑然不知过了多少个寒暑。

然后：传来一座大钟震耳欲聋的响声，随后漫天遍野是臭气逼人的臭氧烟雾。监禁气泡跟着崩塌。长年被幽禁的时

间一股脑儿地冲了进来，将我的表皮烧焦。这种气泡就是这样；它们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无害的控制空间，而不在于妥善地加以保护。

坠落在地面上杂乱的一堆东西当中，我抹掉眼周薄薄一层灰，并试着根据我的虚弱程度来判断我究竟被关在这个气泡里有多久。我的眼睛无法对焦。我的胳膊和双腿抖个不停。我几乎站不起来。

我保守估计，至少有一年了。

我在一艘船上——不算小，但显然空寂无人。我的监禁气泡已被遗弃在长期仓储室里。环顾这个货舱，触目可见一个舱门，并没有锁上；光线昏暗。再细听之下，也不怎么鼓舞人心：锯齿状声音，刺耳的敲击声，远处还有刮过东西的凄厉声。这显然是一个年久失修的老旧船舰。

我还没冷静下来，带了满脑子紊乱的思绪，跌跌撞撞地爬出这个船舱，沿着一条弯曲的走廊来到输送隧道。这条输送隧道硬是无法转动。我只好手扶着隧道的两侧，一路扭动着身躯，钻进下一个舱门大开的船舱——来到了另一个仓储区。

在这里，我发现了四颗军用级监禁气泡，被推到一个角落里。由那几个气泡发出的微弱嘎嘎声，其内容物也忽隐忽现地呈现出来，我判断这几颗气泡应该很快就会崩塌，就跟我刚才一样。

我又是拉扯、又是猛推地将这几个气泡分开，然后站在它们之间的甲板上，看着它们不透明的部分越来越多，就像天空中流动的云彩。渐渐地，我依稀看出其中一位是架构者，身上仍然穿着盔甲。另一位可能是架构者护卫队的成员，身上没有盔甲——其生理结构介于武士以及另一种较新的类型之间。

第三位身穿甲冑：是位编目者。它们是负责搜集信息的审判官。在目前的情况下用处不大。审判官与我从来就处不

来。在人类与先行者战争的最后阶段，它们始终顽强地追踪我们的每一个行动

被烙印上我的基因印记的见习者已不见踪影，一路陪伴我们的那两个人类也下落不明。有鉴于大架构师的脾气，以及他着迷似地想要扑灭洪魔的决心，我怀疑他们已经被送到他的其中一座研究中心，并已遭遇不测。

当下我将那几个气泡留在原地，并自行找路往我认为是船中央掌舵区前进，只见那个船舱里照明昏暗，荒凉惨淡，还堆了一层脏兮兮的有机碎屑。

如此冷清，应是废弃已久。

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可能是非法贸易船或是某艘被没收的废船。至少是先行者的。我往上爬到另一层，来到了主舰桥。

我的内心一直骚动不宁，这种焦躁的感觉是在警告我说，这些甲板上的重力随时都有可能停摆。这种情况非常危险——重力梯度可不能等闲视之。我可能被往上抛、或是被往旁边摔，然后被撞烂成浆。随便一个武者都会告诉你，重力不平衡简直就是……[注：以下为咒骂语，有亵渎之可能，因此不能翻译出来]。

我在舰桥上走来走去。这里的设备甚至比在查伦·哈克星上与我们交战的战舰还要老旧。大架构师就是用这么简陋而草率的方式来解决他的敌人。我还真想知道，他到底是从哪里找到像这样一艘垃圾——也许在一颗边远的星球某个收破烂的回收场里，或是在他打造的某个结构体周围的轨道上打捞回来的。

我喊了几声指示，但都没有回应。没有智仆现身来主动提供协助、或是拒绝我的使用权限。

我拨开了灰尘，拨开了原本可能是肉而如今已脱水的碎屑，最后在一个清晰的面板上吐了口水，清除看起来像是干

掉血迹的东西。显然，这艘船舰里曾经上演了一场激烈的行动。但究竟是什么样的行动呢？

隔着这血迹斑斑的面板，隐隐可见微弱的灯光依然闪烁着。我再次抹了抹表面。灯光亮了起来然后闪了一下，似乎随时都有而能变暗。这艘船仍然在运作但只是勉强维持。

至少，空气并没有降到冰点——还能透透气，只不过浓稠而混浊。

我们究竟航行了多远、历经了多久、是从哪里出发的？

更重要的是，究竟要航向哪里呢？

我心中燃起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念头……说不定我们被送上一段漫长的旅程，没有特定的目的地，以小于光速来移动，没有跃迁或时空门等辅助设计。等到禁锢气泡的电源逐渐衰退，我的禁锢气泡打开——放我进到一个缓慢衰老和死亡的被遗忘的空间。

有没有可能我低估了大架构师的道德竟如此堕落，或是他的怒火竟已延烧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以如此草菅人命的方式来处置我？

指示灯越闪越亮，我的手指在面板上飞快地舞动着，终于让画质粗糙的显示屏幕上显示出这艘船前方的景象：一颗行星的边缘，泛红色，张牙舞爪的样子。我想我隐约认出了陆地特有的蜷曲形状，就用棍子去搅动油漆——形成一个造形鲜明的地表板块结构。这里很可能是位于先行者居境极端外围区域，银河系边缘不受巡逻检查的三不管边界还不到一百光年的亚瑟拉·米杰星。

在我进入冥冢前，亚瑟拉·米杰星向来被视为一个与先行者文化和设计距离遥远的前哨基地，明显与架构者立场不同，居民不是叛离的挖掘者、就是抛弃了他们原本阶级的先行者。也许大架构师认为，将一个普罗米修斯战士流放到这样一个目无法纪的地方，这其中就带有妙不可言的讽刺意味。

我感觉到身后有动静。我转过身来，见到一张脸从输送隧道边缘探出来窥伺。这个惊吓来得慢悠悠的，不愠不火中，我认出了那是与人类交战时的一位资深同僚，我麾下的一个战术中队的指挥官——当时人称犀利奇袭的一位老将。

“可敬的同伴！”他喃喃地说。“难不成阁下真的是货真价实的宣教士，因缘际会地加入了我的流亡之旅？”他爬上来船舱里，伸了伸筋骨。他被折腾得不成人形——脸色苍白，非常瘦弱。“船上还有两位……在禁锢气泡的酷刑下，下层甲板那边的状况恐怕只有一个惨字可以形容。”

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近对方，然后又着双臂，陷入思古的情绪当中——不是所有的回忆都是让人愉快的。过去，犀利奇袭竭力反对我的宏伟战略，并成功地说服了旧议会，相信我的护盾世界是行不通的。

当然，事过境迁，所有这一切如今已不足为道了。

他凝视着显示屏幕。“那是亚瑟拉·米杰星吗？”他问道。“那可不太妙。我过去就是担任监看洪魔之职，从这里一艘接着一艘废船地巡视，前后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超过一千光年之久。而现在……我就是被送到亚瑟拉·米杰星！过去成为架构者的党羽，如今沦落这样的下场，我是罪有应得。但是你！我听说过一些传闻。据说你从冥冢里被释放出来……”

“告诉我。”我打断了他，用温和的的声音命令他：“针对我们的情况，你知道些什么。”

“嗯，其一是，我们目前处在一个火线区。”他说，语带着悲伤的卡嗒声。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没有智仆，又没有盔甲……”他看了看他的手，然后将他的手指弯起来，仿佛在做一个很生疏的动作一般。“我们就跟新生儿一样弱不禁风。火线区是指一个遭洪魔蔓延的帝国行政区或是星系中的弧状边陲区域。至于这整个星系早已

遭全面感染。很可能周围的每一个星系均已有洪魔出没，而且沦陷区域已经扩大到数十个光年之外。”他耸拉着肩膀，垂头丧气地说。“我曾有幸蒙受你的谆谆教导，宣教士。但我却辜负了你的期望。任凭你看该怎么惩罚，我都没有第二句话了。”

他过去确实是曾经伤害了我所尊重和欣赏的对象，对于像他这样的家伙，我实在很难原谅。但犀利奇袭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他了，如今的他也只剩下一个可怜的影子。

至于我自己——

也好不到哪里去。

“看来我们俩谁都摆脱不了谁。”我说。“你了解这艘废船的性能，以及它有多大的能耐嗯？”

他再度挺直身子，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架构者无视于将这种船凿沉并发送打捞的命令，反而大肆储备。这种船早该被送去回收了。没想到居然还被普遍用于明知不可能的任务，取代更新、更昂贵的太空船。我曾在好几艘这样的破船上服役过。真是艰巨的任务啊，宣教士。”他咽了口水，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架构者一心只想到权力以及有多少利润可图。我只能尽力履行我对居境全体居民之职责。”

“我相信。”我说。

现在犀利奇袭将他对自己的自我厌恶，转化为冷冰冰、对外界的愤怒，身经败战侥幸生存下来的武者经常会有这样的反应。“应该要有人下令将这里划定为一个火线区，不管是不是有任何明智的计划。如果还有其他船舰……很可能都已经遭到感染，并且被洪魔霸占，进一步蔓延到其他地方去。”他眯起眼睛，胸口深处发出呻吟声。“换言之，我们上了一艘瘟疫船！”

看到他极度恐惧不安的表情，我的内心跟着骚动起来，甚至比重力波动更让我担忧。“我们还不能确定。”我说。

“其他几位先行者……他们到现在还在禁锢气泡里。很可能已经被感染了！”

“这个我们也还不能确定。”

“在被感染的初期阶段……你只能看到一小片，一块污点，一根卷须状的东西！”

他咳嗽了一声，然后像是痉挛似地弯着身子。显然他在被遗弃前曾惨遭酷刑虐待。空气的品质越来越差。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肺部和喉咙都憋得快闷过去了。

犀利奇袭的痉挛逐渐消退。“让你见笑了，不过幸好我这弱点来得快、去得也快，现在已经过去了，宣教士。”他说。“幸好我现在又能再次效命于你。如果你还不嫌弃的话。”

阴沉的气氛中，我们凝视着对方。犀利奇袭在他最辉煌的时候还算是个可以托付任务的指挥官。只不过有点好发议论，纸上空谈多过办实事就是了。

“我们在哪里就在哪里，这也没办法了。”我说。“倒是让我们来商量一下能怎么应对。”

他走去控制台，喃喃自语地念了一段武者的诅咒——在我们听来真是纯真又温馨啊——然后开始对那控制台又摔打又哄骗，直到这固执的老废物勉强做出了回应。正前方的观景面板打开，我们终于能一览亚瑟拉·米杰星广袤无垠的全貌。

“不太妙。”利奇袭说。

慢慢地，一具老古董的智仆挣扎着醒过来，首先出现的是一个旋转的磁盘，然后一具无头躯干，以及一对瞪着的眼睛漂浮在空中。“对不起。”它说。“我原本是被设计来代表四艘船舰的综合智能。我只回应船队司令的命令。”

“小型船队使用亚型的超统级智仆，这是很常见的。”犀利奇袭疲惫的声音悄声解释。“这些船只没有一艘拥有能够单打独斗的资源。”

“我们这个船队的其他船只没有一艘有反应。”智仆说。
“我不再能正常运作。现在也只不过是是个不完整的残影——”

“显然是如此。”我说。“不用在意。这艘船有什么本领呢？”

在经过一段不愉快的停顿后——在此期间该智仆各个部分的骨骼结构陆续出现，然后又再度消失——残留的影像还是尽全力地帮我们诊断目前的情况。“我们不能离开这个星系。这艘船不能进行滑流真空跃迁——跃迁必不可少的一些组件均过于破旧，此外，不再有任何管道可以让我们提出这样一个正当的要求。”

“我们大可以不要管什么标准程序。”犀利奇袭嘀咕着。

智仆的残影继续说，“本地没有时空门。显然所有的时空门均已被撤回。我对这个星系的状况所知有限，但似乎邻近的十五颗恒星以及隶属的世界均已被隔离。也许是几年前的事。从这艘船的航行日志中也只能知道这么多了。”

“你去检查一下另外那两颗气泡。”我喃喃地对犀利奇袭说。“也许他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事……如果他们能挨过释放过程的话。”

他欣然接受。在他进入输送隧道前，他回头看了看我说：“我也许有些架构者的特质，但我已经跟他们断绝关系了。我想要回头当个武侍者……至少在你的眼中，能这样看待我。”

“我观察到的确实是如此。”我说。

“谢谢你，指挥官。”他消失在隧道里。

至少我们知道对彼此的看法。让我们能更从容地面对死亡。

我全神贯注地逐一了解智仆剩余的功能。这个老家伙怎么样都不愿测试这艘船的扫描性能。“我不习惯被这艘船舰直接控制。”它说。“不论我做任何的尝试，都可能会损坏它。”

从我上次造访这个星系以来，亚瑟拉·米杰星似乎没什么改变，但缺乏更清晰的感应数据，我没有办法对这里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我说。

“是的，但我的记忆中并没有将你设定在为有权限的指挥官。”

“那就去找指挥官来。”我建议。

“这个动作需要先启动这艘船的内部与外部感应器。而这么做可能会损害我们的星系。看来我们似乎陷入了僵局。”

漂浮在那空中的那一对眼睛瞪得我一肚子火，于是我建议它要不就回复原先旋转磁盘的图像、要不就干脆不要有任何的视觉图像。它选择了后者，而且它的反应速度立即有了改善。

“这艘船回应的问题相当有限。它告诉我它再也记不得它自己的名字、或是它的编号。”它说。“它还告诉我，关于运作性能的内部报告并不会损坏船上的设备。这真是让人宽心不少，不是吗？”

“也许。”我心不在焉地回答，我更关注的是下方的世界，仿佛这么努力盯着就有可能让我找出我到目前还没能注意到的细节。

皇天不负苦心人，果真让我找到了。

“这艘船的外部感应器已遭腐蚀，几乎无法操作。”残影继续说。“但是好好哄一哄，还是有可能套出一些信息来。要不要让我来哄一哄？”

我指着亚瑟拉·米杰星边缘一块浅灰色的区域，即使现在已经渐渐变暗——但在变暗的同时，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在远处稀薄的星空的映衬下，这里形成一处明显的隆起。

“试着将感应器的焦点对准这一处。”我说。

“这个规模可不小。”那个残影说。“然而，看起来不像是自然景观，也不像是先行者打造的结构体。我会让船拉近仔细查看。”

镜头拉近——画面粗糙，而且泛着微光，仿佛隔着一柱不断往上冒的热腾腾的空气——赫然见到最让我害怕，而且我这辈子只有在一万年前见过一次的景象：一座孢子山。

让人闻之色变的洪魔。

“目标物隆起至该行星的基准面以上五十公里，估计其底部最大直径处有四百公里。它与许多先行者的结构体相交，而且似乎是从一座主要城市的核心处冒出来，而该城市，如果我的记忆体没有错误，如果这里真的是亚瑟拉·米杰星的话——”

对这一刻的我来说，这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这艘船会回应我的命令吗？你能让它听话吗？”

那个残影考虑了一下，然后闪过一个几何形状——一个复杂的多边形。“你有能证明你能发号施令的正确代码？”

我记忆中的代码有超过一千年的历史——但是谁知道呢，说不定能说动这个可怜的残影，或是与它如此微妙相系的这艘船。

“试试这组代码。”我说，一口气讲出了一串四百个错综复杂、循环的、无意义的词汇数字，是属于架构者系统所偏好的那一类非整数的滑动号码。

“检查中。”残影说。

犀利奇袭从运输隧道的开口上来，但这一次是好整以暇地缓缓升起，伴随着飒飒作响的清新空气。“隧道管和输送工作居然动起来，算是开始运作了。”他说。“你到底是做了什么？”

“我们正在醒来。”我说。“我们货舱里的同志们情况怎么样？”

“还不明朗，但稍微清醒了些。那几颗气泡应该没多久之后就会爆裂。其中一位似乎是高层的架构者。”犀利奇袭说，也证实了我的观察。“他身上仍然穿着盔甲。”

“不是宏图匠——？”

“不是大架构师。”他扭曲着脸，流露出失望的表情。

“太糟糕了。”我附和着说。在这个黑暗的片刻中，我们用左手的第六根手指触摸对方，皆有同仇敌忾之念。

“但有可能是他的下属，不再受宠，被打入冷宫。”犀利奇袭说。“如果盔甲还能正常运作，或许可以帮我们控制这艘船。”

“那另一位呢？”

“是位编目者。”犀利奇袭冷冷地说。“甲冑看来已经毁损。有可能到最后活不下来。”

又来了，显然是大架构师带有讽刺意味的手法。想必这位编目者是审判官派去对他进行面谈却被冻结在禁锢气泡中，连同宏图匠的其他垃圾一起被倾倒入此。

在我离开我的冥冢后，我的妻子曾帮我准备了全面更新过的盔甲。但那副盔甲已经被取走，所以我对时事的了解乏善可陈，顶多是一鳞半爪。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逼得大架构师出手。我既已落入他的手中，他理当会想要送我去与他一丘之貉的审判官面前接受审判。但他居然没有。这意味着，即使在我被捕之前，他的地位就已经开始岌岌可危了。

如果编目者最后活了下来，如果它仍然连得上审判官的网络——在它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毫无疑问地它一定会想与审判官联络——我们或许可以向居境求助，回报我们目前的状况。

亚瑟拉·米杰星有洪魔出没。不论是想要着陆或是进行维修，都将以灾难收场。这里的世界已完全不堪使用。究竟是出了岔子，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你知道过去这几年……或是我不在位的这些年，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没有盔甲，我的知识也出现重大断层。”犀利奇袭说。
“我只知道，到最后，除了偏见之僧，宏图匠谁也不信任。”

“你连这个也知情？”

“大架构师遭到逮捕、送交审判。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光环对首都世界发动攻击。有人说是偏见之僧在设法营救宏图匠，但我不这么认为。”

所有的细节终于兜在一起了。犀利奇袭的表情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宏图匠逃过一劫。而你与他一同逃脱。”我说。

他在他的额头和鼻梁上划了一个Y的记号，这是武者认罪的手势。“典狱长出手帮忙，将宏图匠送出首都世界，再把他送交给我。我们有六艘快速护卫舰，载送架构者护卫队的高层要员，我负责指挥其中一艘……我们奉命逃离首都星系统，即使当时首都世界正遭到如火如荼的攻击。”

“然后呢？”

“大架构师的亲卫队彻底压制住我们的船员。我是从他们的符号认出了他们的身份。他们杀光了所有船员，只有我幸免。这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当时我一定也是在该艘护卫舰上。你知道吗？”

“我们的船员都被蒙在鼓里。”

也许已经全盘皆属了。也许火线区已扩及整个星系。如果是这样，那么大架构师肯定已经发射了他心爱的巨轮，他的光环！除非在攻击首都世界的过程中，这几座光环均已受损或是遭到摧毁。

犀利奇袭说他对此毫不知情，也不晓得有几座光环还能运作。尽管他言之凿凿，在他陪同大架构师逃离的那段期间的大小事，他都推说一概不知，但这种说法实在很难令人信服。只是眼前我们已无暇争论了。

他指着显示屏幕。“看来我们已经引来一些注意。”追踪的符号聚集在着微小的光点周围，移动到该星球边缘的位置，由其曲面后方冒出来——然后出现在该星系遥远的另一方。这些符号展开为一个个关于大小、等级、性能的读数。

“那些是先行者的船舰。”犀利奇袭说。“机型较新，功能强大，应该有好几百艘。”

这些新型的太空船正试图与我们自己的太空船通信——也许是试着要抢下指挥权。

“他们说，这个星系是由他们所控制。”犀利奇袭看着战斗显示屏幕解释。“他们诚挚地欢迎我们光临——并邀请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要我们投降。他们还待在这里做什么，在这个鬼见愁的火线区？”

“我们需要将其他先行者从禁锢气泡里释放出来。”我告诉他。“他们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剩下的禁锢气泡正处于枯竭与腐烂的最后阶段。犀利奇袭与我想出一个强行催生的法子。只要让武侍者发挥全部力量，是有可能发动一场真正的浩劫——而我们想出的法子就是如此。我们找了些又重又硬的工具。幸运的是，这艘船够老旧，所以它重新塑形的性能极差，它很快就又生成一件件的内部框架、家具、以及控制台支架这些体积惊人、挥动起来相当具有威力的实体。

我们不断敲击。完全充电的禁锢气泡是可以抵御得住几乎任何你可以想像得到的力量。但是一旦电力减弱后，我们每同步敲击一下，它们就闪烁一下，散发出紫外线的辐射。我们简直是不顾死活地全力敲击。但就等这么一次，我们走运了：刹那间，磁场变暗，然后迸发出一阵绚丽的蓝色光。

就像是及时的警讯一般，让我们有刚好足够的时间，可以将脸背过去。

一位架构者趴在甲板上——原来是位女性。她的盔甲在阵阵地抽动，就像一只垂死的昆虫一样蜷缩地躺着，脸上还挂着汗珠，肤色近乎玄青、而且斑驳。

那个当下，我们唯一的念头是：不晓得她遭到感染了没……

她的眼皮颤动了一下，然后睁开。我们不约而同地往后退。然后犀利奇袭迎上去，将她翻过来，轻轻地扭动她的头，然后检查她的眼睛。

“她没生病。”他总结道。

编目者躺在甲板上，不停地抽搐，无法举起它的五肢。它的甲冑上伤痕累累，明显可以看到纹裂。可见得它曾经遭受相当严厉的刑罚。

这两位看起来都状况不佳。然而，犀利奇袭抓起架构者，而我带着编目者，我们还是把他们一路拖回主舰桥去。

这艘船仍在努力恢复，希望能回到满负载的状况。这番努力很难得、但也很勉强。

“真是老旧的……废船。”那位女性架构者说，她有气没力地挣扎着要从我手中挣脱。我放开她，然后眼看着她就快要向前倒下，我又重新抓住她。“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们被丢进这艘船，然后被送到一个洪魔出没的星系。”

对此，她不可置信地回瞪了我一眼。“他们不会那么做的！”

“你自己看吧。”

犀利奇袭抬起编目者，试着将它所有的脚整理到身体下方，然后轻轻将它放下。其中三只脚撑住了，另外两只还是弯曲着。结果它整个身子往后倒，砰的一声重重跌在甲板上。

“我正在对……那家伙作证！”那位架构者说，完全不需要帮助就自己站起来了。她的肤色也在好转中。“宏图匠的亲卫队找到我们。他们想要阻止我们的口供证词程序！我简直不敢相信——”

“你当时在哪里？”我问道。

她努力回想，似乎很难让自己专心。我猜她的智仆不太帮忙。“在第二议会。”她说。“我们的紧急议会。许多架构者面临引渡和逮捕。我是其中之一。”

“你这是拿议会的证据来保护自己。”犀利奇袭暗示。他瞥了我一眼，然后耸耸肩。

“发生了什么事吗？”我问她。

“我们听说首都星系爆发了一起攻击事件。那些最有权势的架构者们争相走避，仓皇逃难。引导者们群起造反，反抗他们。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编目者被塞进禁锢气泡。我想必就是下一个。”

架构者掌权向来令我担心，但我从未想像到居然会发生这种程度的叛变。

女性架构者难以置信地盯着我的脸瞧。“你就是宣教士！我们花了一千年来找你却遍寻不着。你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背叛了我们。”

说到控制怒气，我有经年累月的经验。而且我的努力多半奏效。“你的智仆还能作用吗？”我问，声音依然镇定沉着。

她闭上了眼睛。“微弱——但还在。”

“你担任什么职务？”

“我帮忙设计对抗洪魔的装置。”她说。

“光环吗？”

“是的。光环后来的阶段。”

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一拳捶在舱壁上，并发出最古怪、最疯狂的咕啾声。

“你居然在笑！”那位女性气愤地说。“只有禽兽才会在这个节骨眼还笑得出来。”

“还有人类。”我说。当另一阵冲动让我忍不住想要大笑时，我连忙用手遮住我的嘴。

犀利奇袭将脸别开，为我感到羞愧。

到头来，弗斯科恩仇，这位人类最伟大的将军，我最具挑战性的对手，在创世者与我已经准备好征服在查伦·哈克星上的他，没想到最后他居然笑了——然后让就连犀利奇袭这样的家伙也发出咕哝的噪音来。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梦见那声音，那种情绪。我才终于明白，甚至开始欣赏。有某种东西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像人类那样龇牙咧嘴的扭曲表情，正是那样的东西让我在进入冥冢时，也忍不住笑了，而且我怀疑，就是那一抹笑容导致我的妻子从此担心我的神智是否还正常。

但是为什么是现在？有某种东西在我的思绪深处翻腾着……一个混杂了证据与感应的幽秘情结。我有点理解为何我的理智会对这样东西如此避之唯恐不及。原基隔着时光锁给我的最后那一席话。人类抵抗洪魔出现如此令人费解的发展。创世者以及议会均与大架构师合作来保留人类的特质、人类的记忆以及历史，有一部分就是透过使用“重组机”……

先驱在查伦·哈克星上遗留的宝贵文物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

在我可以道出我的怀疑之前，命运已经转向。

“这艘船总算醒来了。”那位架构者说，一边低头看着她的手，就好像她也没把握自己是不是有可能被骗了。“我们不必依赖这个受损的智仆。我想这个等级的船舰可能是我的家人在几千年前设计的。我现在就要求它调查自己的性能状况。”



这位女性架构者名叫造月者。她来自一个长期参与制造快速重装甲船只的古老家族。

“我认识你父亲。”我告诉她。“他是大架构师的手下——专门负责执行他的肮脏把戏。你父亲就是迫使我流亡的直接推手。”

犀利奇袭对她投以悔恨的眼神。

造月者的盔甲进入自动位置防守模式，但她一直盯着我，迫使她的盔甲放松下来。

“他十年前就去世了。”她说。“大架构师下令暗杀的。”

“我并不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呢，宣教士？你抛弃了我们。”

我忍住了另一阵无济于事的咕哝的冲动。显然在等待这艘船进行评价，除了眼看着我们的敌人在步步逼近外，我们根本就束手无策。

该是说故事的时间了。

造月者还不到两千岁。大架构师更加收紧对议会的钳制，导致上上下下陷入艰困时期，即使是架构者也感受到一股山雨欲来之势，尤其是不同于她父亲，完全自绝于腐败的风气之外、不愿同流合污的那些人。

造月者接下的第一项任务便是改善现有的光环计划。但她发现大架构师的原始设计中存在着一项致命的缺陷。“那些该死的光环太过巨大了。”她告诉我们。“运送光环将造成大量时空负债而需要调整。在机动性受限下，根本不可能以足够的速度与灵活性将原始的光环送到有需要的地方。我无法执行这样的计划。”

据她说，直到在对第一座设施进行最终测试时才发现这项缺陷。更糟糕的是，用来制作这些光环的方舟造不出更小型的光环。理论上，少数部署好的光环能够分段脱落，从而拆解出不同的质量与大小。问题是，尽管这些光环拥有生杀

大权，却是极其地细腻。自行缩减规模将招致太多的危险——最明显的就是会导致不稳定、甚至瓦解。

没有谁把她的话听进去。经过几十年的工作与挫折，却毫无进展，她只好辞职以示抗议。

她给了我一个严厉、质问的眼神。“针对我的固执，我被带到审判官面前。我父亲介入，结果在宏图匠的一声令下，架构者护卫队将他处死。”她隔着盔甲，伸脚去碰一碰编目者。它的反应就像一只沉睡的昆虫。“这位就是我自白的对象。大架构师下令将我们俩都关进禁锢气泡里。”

编目者颤抖着呻吟了一声，试图用三只脚站起来，并设法伸出好几只看起来错综复杂的眼睛。

“我是编目者。”它当众宣布。

“我们知道。”犀利奇袭说。

它环顾四周，在我们面前摇摇晃晃，体内发出那些特有的卡嗒声以及类似泼水的噪音，这是编目者所共通的声音，听来令人作呕——至少我感觉如此。

这家伙看起来并不怎么强健。它慢慢转身，其中两只脚还缠在一起，接着靠向造月者那边。“我的任务……”它差一点摔倒，但在最后一刻勉强站直身子。“我的任务就是这位架构者。”它像是运转不顺利一般，结结巴巴地连续发出了几秒钟的噪音，然后赶忙道歉。“我好像坏掉了。”它说。“不晓得什么东西一直试图读取我的数据处理过程。”

“对方得逞了吗？”造月者问道。

“至少我没有察觉到。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不再把关得那么严密了，或许我不应该再听取口供证词了。以防万一。”

“明智之举。”我说。“你可以为这位架构者的故事进一步补充些什么吗？”

“这艘船能通信吗？”

“不行。”造月者说。

编目者的声音逐渐宏亮些。“就算是这里还是可以连得上审判官的频道。不幸的是，审理之外的通信内容是被禁止的。”

显然我们得花一番功夫才能说动它。当编目者再次旋转甲冑，并将它复杂的一排眼睛盯着步步逼近的太空船看时，我上前去搀扶它。

“这些都不是盟友吧，是不是？”它问道。

“几乎可以肯定，它们都不是。”我说。

它将它的眼睛以及其他的感应器都转过来对着我。“你是宣教士，就是你在一千多年以前被议会以及大架构师提起一项正式的指控。”

“正是我。”我说。

“那个案件已被驳回。”编目者说。“已经不再有任何一起指控你的法律程序。”它歇了口气。“自从我被送离大架构师的跟前后，出现了戏剧性的发展。确实是有许多惊人的转变。在首都星系的一场攻击中，旧议会几乎毁于一旦。于是又组成了一个新议会。但也有……”它更加仔细地端详了我一番，还半信半疑地将身体往后一靠。“你确定你是宣教士？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宣教士，与创世者携手合作，并且被授予全权。”

所以新生之星幸存下来了！

“当初考察到我可能不幸被捕，遂将我的基因印记在一位见习者身上。很可能就是他。”

“原来还有这么多要更新的……”它的声音越来越低，说话的速度也越来越慢。“哦，我们审判官也重组过。因为被认为集体失职，有贪污舞弊的现象。”

“确实。”我说。我留下编目者继续更新，转而询问造月者，是否有可能说服得了这艘船，让它移动到一个更安全的位置，给我们一些时间来研究看看有哪些办法。

“我正在想办法说动它。”她说。“目前状况混沌不明。主要的那个智仆退役了，但解除它职务的动作做得很马虎。紧急备份仍然被储存到硬盘上……我需要一点时间。”

以我的经验，这样一份声明是任何一位面临维修的架构者都会有的说法。不知怎的，让我感到倍受鼓舞。尽管心中百般不愿意，我开始对这位架构者有了好感。

“哦，天哪。”编目者再次宣布，猛地抽动一下让自己立正站直。它的声调陡然拉高。“洪魔已经蔓延到超过五百个星系，并且感染了数以千计个世界以及所有的舰队。”

“说点振奋人心的消息给我们听。”犀利奇袭抱怨。

“所有这些星系都无声无息，音讯全然，可以假定它们的防御系统均已沦入洪魔手中。”

“那可不是我想听到的。”犀利奇袭说。

造月者突然从她的高科技遐想中惊醒，宣布说：“中央智仆上线了！依旧是经典的架构者船舰。”

“武器呢？”犀利奇袭问，接近控制台显示屏幕。

造月者站到后面，让他上前来。“在我们被送到这里前，就已经被拆得一干二净了。大架构师把宣教士丢到火线区来，留他手无寸铁地在此自生自灭，我会说这铁定是私人恩怨的报复行为。”

“我没什么好话可说。”我同意他们的说法。

造月者试着说点乐观的话。“我们也是有可能可以在这个星系内活动，只不过时间很有限。而且无法长距离航行——往上航行不到一亿公里，往下航行也顶多两倍的距离。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感应器的反应有可能好多了。”

突然响起一个类似犀利奇袭的口吻，显示屏幕上出现一个灰色的小图圈，就位于亚瑟拉·米杰星外围的上方，但与黄道面呈一直线。这个圆圈被一团几乎看不见的模糊图像所包围，浮现在繁星点点的漆黑太空中。无论是我们、还是这艘船都无法辨别这模糊的一团影像究竟是什么。尽管这模糊

的图像以及那灰色的一圈逐渐扩大，看起来还是一样扑朔迷离，并没有因此而掀开它神秘的面纱。

我们只知道这团不明图像正在迅速缩减它与我们之间的二点五亿公里的距离。

“这是一颗冰冷黑暗的恒星。”犀利奇袭说。“肯定是如此。”

“这一团图像的质量远远不及。”造月者评论。

这个物体的直径至少有五万公里。看起来并不扎实。但越是接近，越显得紧密。

“难不成是某种新型态的光环？”我问造月者。

“太大了。”她说。“而且质量也不足。质量分析结果令人费解。它的读数在不断变化中。”她听了听她的智仆的报告。“没有刚射出光的信号。没有量子纠缠。这不是普通物质。但它并不打算伪装。”她举起她的手臂，仿佛要移动那个圆圈——她成功地旋转那个显示图像，并且加以放大。

现在，我们总算看得出那是数千根相互交织的修长线条，其厚度不超过几公里。那些线条蠕动缓慢而庄严，然后压实成一团，像是一窝纠缠在一起的蛇，试图在寒风中相互依偎取暖。

造月者皱起了眉头。她伸出第六根手指来敲了敲那个圆圈，仿佛她可以这么一翻，将它甩出这个星系，远离这颗星球、这艘船、以及我们的航行轨道。“也许它不是由物质构成的。”她说，推翻她自己原先的猜测。“但它确实像是……”

她看着我们，最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

我和她在想着同样的念头。

“我们已经见过它的同类。”我说。

“神经物理学能力。”她说。“一种先驱的结构体。”

“哪有可能！”犀利奇袭说。“它们已经死了几百万年！”

我知道其实不然，我就曾经会晤过一位声称挨过那些隐秘时代的生物体。这个生物体曾经誓言要报复先行者灭绝其同类之血海深仇。

“可能是死了、或是进入休眠状态。”造月者说，她的盔甲越来越黑。

这艘船仿佛被吓出一身的活力，发出一个可怕的声音，像是一口破钟的嘈杂声。“不明结构体正以三分之一光速接近当中”它说。“快下指令！”

犀利奇袭仍然不肯相信。那一圈灰色持续在扩大，勾勒了一颗不规则的球状体，里面尽是卷曲扭转的星路，这是任何先行者有记忆以来就一直四处存在的先驱文物——亘古不变，从来就没有反应。备受先行者和人类的尊崇，被当成是我们创作的遗迹。

“将与那些太空船差不多同一时间到达这里。”造月者说。

“我们能不能摆脱它？”我问。

“不能。”她说。

“试试看。”我说。“让它来追我们。这么一来我们就有机会对它多一些了解……而且说不定它不是在找我们。毕竟我们这么的小。”

记录串六

[注：以下为稍后的一场对话，日期不明。并非接续先前的记录串，但内容属于同一系列，而按照顺序似乎可以安排于此。]

主审判官：审判官们确认一位退役的编目者从洪魔出没的区域开启连接。但是该处所有的时空门均已关闭，所有的公民与船舰均处于极端封锁状态。阁下为什么不利用开放的频道，宣布你们的存在？说不定一直有尝试救援的行动。

宣教士：实在令人怀疑。我很好奇哪里有救援行动。而且我相信我们在目前所处的位置说不定能发挥更多的用处。

主审判官：真的吗？

宣教士：而且我从来就没相信过审判官。我谁也不相信，也许除了我的妻子外。而且即便是她也可能一直在酝酿她从未对我透露过的计划。也说不定是她在将我封存到我的冥冢后才有了一些关键性的发现。是不是？

主审判官：这里要听取的是你的证词。

宣教士：你们就这么坚持你们的那一套官方程序，即使这意味着居境将要走上绝境，它所有的历史连同您宝贵的法律也要一并被葬送掉？

主审判官：审判官们考虑过洪魔占领区域的法律状态。据我们了解，尸脑兽是组合了记忆与信息的巨大宝库。可以

说得上是一个活生生的智慧宝库。说实在的，究竟有多少文明所必不可缺的知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失去的？

宣教士（厌恶地说）：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信任你们的原因了。你们几千年来一直坚持失败主义的态度……创世者是不是也赞同？

主审判官：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来问我，我都不便透露。

宣教士：那么我的证词就到此结束。

主审判官：真是令人遗憾。至少你能告诉我在火线区的那位编目者的下场？

宣教士（乐滋滋地说）：除非你先告诉我，我妻子是不是跟我们被发送到这里有关。我打算要退出这场游戏了，今后她势必要为她自己的一切举动负责。她是不是自己跟大架构师打交道——谈成了另一笔交易？

主审判官：搜索……搜索……判例告诉我，可以藉由提供与证人案件无关的资讯作为交换条件，来鼓励证人说出关键性的证词。

宣教士：即使可能成为动机？

主审判官：你到底是要主张、还是反对我们同意你的要求？我可是无权认定如此微妙的法律区别。

宣教士：在火线区，那位编目者所做的正是如此——它做出了微妙的区别。而且很可能就是因此才救了我一命。

主审判官：也许。

宣教士：激起了你的好奇心了吗？

主审判官：我个人没有好奇心。（记录中出现一小段间隔）

主审判官：我已经找到了判例。我们就省掉诡辩的那一套，我可以给你那一丁点的信息。

宣教士：那就快说吧，我会接续前面的话题说下去。

主审判官：这不是她的计划。

宣教士：那么就是大架构师的计划了。

主审判官：我不可能帮你确认这一点。不过，按照道理，确实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否则编目者要如何、以及为什么要采取指令以外的行动呢？

宣教士：它看到我所看到的。它发现它的勇气。它再次成为一位真正的先行者。

记录串七

本尊宣教士

控制甲板上的重力已被关闭，以节约能源，并避免事故的发生。我们在闪烁的显示影像间飘来飘去，我开始觉得绑手绑脚。尽管直视图像还是一样送到眼前，但我宁愿用我的眼睛，而不是依靠这艘船。

根据犀利奇袭的说法，包括我们在内所有被送入延伤区的废船，都是已经退役，并且被列为回收废物或是被销毁。在官方载册中没有一艘还存在于这世间。也就是说我们被废弃了，扔到不碍眼的地方去……但事实证明，我反而是捡到了一帮相当聪明的船员。聪明，而且自动自发。

当先驱的那一团结构体越来越逼近时，他们更加积极卖力。

然而，即使造月者已经尽可能地加快她的工作了，她的速度还是不够快；这艘船的系统仍然相当固执，船上被唤醒的智仆显示出惊人的错乱迹象，甚至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那些太空船在那一团的周围形成队形。”犀利奇袭观察。

我们怎么会这么自以为是地相信我们了解这古老的科技？甚至认为它早已停止活动了。它根本不是死的，它只是在等

待良机，等待适当的时机。说不定这整个星系里处处都上演着同样的情况。

我重播在记忆体中看过的查伦点·哈克星，在大架构师遂行其阴谋进行光环测试后的惨状：所有的先驱结构体无一幸免，包括星路在内均崩场解体。光环辐射破坏神经物理能量，理论上类似神经物理活动的过程经常被用来解释先驱的技术……时空作为其内部的一种有机体，显然已遭光环辐射所破坏殆尽。

“不管那东西是什么，也许它并非无懈可击。”我说。

造月者给了我一个狐疑的神色。“这比我们所打造的任何一种太空航行的结构体都还要巨大。”她说出她的想法。

“如果它真的能在太空航行的话。”犀利奇袭以混杂了怀疑与希望的口吻说。

“它航行得可不错呢，至少足够向我们步步逼近。”造月者说，暂且放下她手边的忙碌的工作。

编者竖起了它的许多只眼睛以及一根根类似指挥棒的东西。“我已经将我的报告传送出去，并且收到回应了。审判官们非常希望你们都能逢凶化吉，活着提供口供证词。为此，他们正在帮这艘船扩大通信特权。我们也许可以安排一个频道，直接连线到首都以及议会，或是连线到任何一个你们认为拥有较精良的配备，而能够建议我们如何返回到猎户座复合星云的连线对象。”

“真是好心啊。”我说。“你确定这帮审判官不是一直以来就跟大架构师沆瀣一气的帮凶？把我们送来这不就是为了要让我们送死、或是喂给洪魔当养份吸收？”

编者变得全身光滑，像是动物将背脊上竖起的毛全收起来一样。

犀利奇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你出现那个神情了。”他说。“我对你的推论感到十分好奇，宣教士。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见识一下。”

“还不到时候。”我说。其他几位都关注地凝视着我。
“我们需要知道谁在负责指挥这些太空船。”

“与审判官的连线可能无法再长时间地开放下去了。”
编目者警告。“整个居境出现庞大的通信流量。大规模的撤离。如果这些巨轮再次开始搬迁的话。”它接着说，“所有的预期都要落空了。”

那一个当下，我们大家都陷入更悲观的念头当中。数十亿的先行者逃离洪魔，数百万计的船舰争相驶离……在我流亡之前，我曾帮忙规划过像这样的撤离行动。

犀利奇袭胸口的肌肉突然一阵短暂的颤动。“在几个小时内洪魔可能就要找上我们了。”他说。“我希望能坦然面对，我坚信我们的牺牲绝非徒劳，而是有其价值的。”

“关于那一点，我倒还是这么坚信不移。”我说。我看着外头整个夜空——亚瑟拉·米杰星这颗夜幕低垂的星球——从显示屏再切换到直视图像，仿佛这么一来一往，说不定我就能从其中一个镜头，为我不愿意说出口的问题找到答案。

我注视着编目者。“很好。你的频道还是打开的。洪魔是如何接管这些星系的？拿这个问题是询问审判官。还是他们废黜了负责防御本区域的指挥官？”

起初，我的要求似乎对编目者来说太为难了。它再次收起它的眼睛和感应器，而它的甲冑也变得光滑无比。但随后它又一一竖了起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有解的，如果他们能协助我们躲过这一场危机的话。你的证词才是最重要的。”

我转过身来，望着犀利奇袭。“当时你就在这里，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将你送返此地。你何不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犀利奇袭屈起他的膝盖，脸上闪过各种表情。最后他说：“这个星系处于札特·克鲁拉防线[注：亦即‘马其诺防线’]之外。超出札特·克鲁拉防线的星系只能自生自灭。居

境——根据我最后听到的——的焦点都集中在维护防线以内的区域。”

我对札特·克鲁拉实在是太熟悉了。在我们永无休止的内战中，曾经有一次，也就是距我出生五十万年的前时候，札特·克鲁拉就一直是防守严密、无懈可击的强化防御策略，旨在控制猎户座复合星云中熙来攘往的拓朴流形空间。

札特·克鲁拉固若金汤的关键在于对所有想像得到的滑流真空带跃迁的入口以及时空门均严阵以待——因为这些关口为进行跃迁航行所必要、也是最有效的途径。数以百万计固定的防御工事散布在数百个星系之间，像是串珠窗帘一样，不分日夜地监视着所有的跃迁方案，保护着支持贸易以及一切进攻与反攻军事行动的这些历史悠久的路线。

按理来说，任何重大的攻击火力都必须通过这个超球体的边界。而且规划者坚信，这个边界在接获通知的瞬间就能阻断通行，成为牢不可破的防线。

之后有一个军团誓言改革的武者指挥官决定放弃以晶体为媒介的跃迁，而选择让二十个攻击中队以“赤裸裸”的方式飞行，绕过札特·克鲁拉防线，穿越非流形阵列。那一段航程让他们损失惨重。他们的中队惨遭百分之五十的损失——但剩下的太空船又从防线内出现，并迅速征服了十四个关键性的星系。

这一次勇敢而灾难性的行为应该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先行者战略。札特·克鲁拉不啻是给了各级武侍者一记当头棒喝，成为一部发人深醒的活教材。这世上毕竟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号称是坚不可摧的防御系统。

然而，这位前武侍者所说的一切若真的可信的话，那么这曾经是既老旧又过时的作法又再度变成是一项新颖而令人兴奋的措施——导致无数伤亡的历史教训已完全被遗忘、并再次重蹈覆辙。

“统治我们的全是一群白痴。”我喃喃地说。

“更糟的还不仅如此。”犀利奇袭说。“大架构师似乎相信，只要展示出光环的神威，大模大样地公诸于世，那么洪魔——我想他的意思是指尸脑兽——将会看得出，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我们宁愿招致彻底的毁灭，也不愿接受战败。”

这就说得通了，解释了为何会有查伦·哈克星上的愚蠢行径了。原本只是战术性的示威行动——威胁侵略者要是靠得太近的话，就要挥刀自刎一般。札特·克鲁拉……同样带有自杀的意图。

我感觉到血脉贲张，情绪激动得无以复加。“真是太疯狂了！”

“我警告过他们。”造月者平静地说。

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复，接连好几分钟都不能接受这一切。造月者使出浑身解数，在犀利奇袭的帮助下，让这艘船恢复巡航动力。但是有好几个系统一忙起来后就又停摆了。

我们突然遭到星路这个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庞大编织结构所袭击，像是蟒怪在一巨大的鸟巢中又是旋转、又是翻腾——在我们深远过去那优雅而令人难以忘怀的结构，如今却是既邪恶又骇人。那纠结的一团结构缠绕在亚瑟拉·米杰星周围，巧妙地避免与该星球交错。然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颗星球自己开始爆裂和收缩，仿佛被一个巨大的拳头所紧握、挤压。导致我们的轨道转移，将我们挤得更远，挤到那一团当中。整颗星球正在被摧毁当中——刚好把我们拉得更接近。

“先驱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移动星球。”造月者低声说。

护送这一团结构的太空船队已经十分逼近，总算露出它们的庐山真面目，船身轮廓清晰可见。我认出了大致有四个类型的船舰。我对较新的那一型设计感到陌生，但它们都是先行者的太空船。

“通信频道依然开放中。”编目者说。“还有时间提供证词……”

“哦，你够了没，可以闭嘴了吧。”犀利奇袭说。

走到这一步，我不得不把命运看待成是一种方式——可以确定的是，并非最好的办法——让我得以窥知我们银河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至于同船的其他成员，我决定，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想办法让他们逃走，拿我自己当诱饵。至少我已经可以感到欣慰了，因为我知道我的基因印记已经有了传人，而且我就算能活下来，我所可能面临的挑战，这个分身也大部分都能够胜任处理。换言之，部分的我得以保存下来，自由而且不受干扰地存活于世间，夫复何求呢？

“这些禁锢气泡能不能再充电，让它们起死回生？”我问犀利奇袭。

“这艘船应该是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动力。但是，为什么要——”然后，他明白了。“禁锢气泡并不会留下感应器配置资料。我们大可以炸掉这艘船，靠着气泡来生存下去。而他们可能逮不到我们……至少当下不会被追踪到。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那不就永远迷失在轨道上。”造月者说。

“总好过变成尸脑兽的一部分。”犀利奇袭说。

“我怀疑。”编目者说。

“去吧。”我说。

就在造月者钻进运输隧道的舱口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你不来了吗？”

“还不到时候。”我说。

她知道我的打算。“你打算把自己送上门去给它们？”她问道。

“拙劣的计划，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次。别想要加入我。”

她朝我注视了一会儿。“你从来就不怎么喜欢架构者，对吧？”

“确实没什么好感。”

“好吧，你会需要这个的。”她说，然后脱去她的盔甲。盔甲瞬间展开，并从她的四肢和躯干飘开，还在微微颤动着，仿佛舍不得这么任她未受保护、置她于不顾。我的方向，她将那逐渐紧缩为一包的盔甲推向我这边。“对于在禁锢气泡的我已经派不上多大的用处了。但是……你早知道我会把它留给你的，是不是？”

“我是这么希望。要穿着贴身衣物在爆炸的太空船中生存下来确实不太容易。”

“我宁愿跟你一起并肩作战。”她说。

“我相信。”

“或者你可以进入禁锢气泡，让我来操纵这艘船。”

“办不到。”

在我们对话的同时，编目者动也不动。“我奉命要留在宣教士身边，不惜任何代价。”它说。“我的甲冑让我能够存活于真空等恶劣的环境。可能比你的盔甲还要更加顽强。”

它这一番话充满了大无畏的勇气。我不由得感动莫名。

“真是个好样儿的，我们都感到羞愧。”犀利奇袭目光低垂着说。

“我们都各自有所贡献。”我说，转而对编目者说：

“那就请你留下来了。”

“如果我能苟活下去的话，我一定会把你们的事迹转告大家。”造月者说。

“那就麻烦你了。”我说。

抓钩滑行嘶嘶的声响将我们团团包围住。造月者消失在舱门尽头，随后跟着的是犀利奇袭，他举起手，摸了摸下巴。

“有幸服事于您的手下，宣教士。”

“去吧……我的朋友。”我说。

这一分手就是永别了，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编目者留下来。我突然很高兴自己不是孤零零的。几千年来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恐惧。这并不可耻。我亲眼目睹过洪魔如何处置先行者。

总之，编目者和我一起开始想法子摧毁这艘船。

记录串八

智库长

霸气号将自己往迎面第一个大团块周围宽敞的椭圆形轨道钻进去……来到一个完美的反射面。我们出来，我们沿着这有如镜面一般的光滑面缓慢前进，看到一丝微弱的浅绿色闪光在球体内部深处移动，追踪近距离掠过的我们。

然后它飞跃到我们前面，仿佛在邀请我们追赶上去……

显然，这个闪光不只是我们太空船的倒影。

器械维护者先开了口，脸上洋溢着兴奋之情。“有可能是一面概率镜。”他说。“如果是的话，它能反映在狭长一段时间和空间里的光线。如果它这样对待我们当下的光的话……好，重写我追踪记录，修正我们的短期量子纠缠……这个球体可能是早期进行调整的方法！”器械维护者说。

“先驱时代的吗？”歌绿颂青问。

“不，我不这么认为。”他说。“先驱似乎有其他的方式来处理因果关系。”

“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开拓古森林补上一句。

器械维护者耸耸肩，不理睬开拓古森林的质疑。他实在是太兴奋了，任凭挖掘者如何提醒这位架构者我们所知何其有限，他还是不为所动。

那个图像忽隐忽现，先是变大，然后缩小。不可能确定出一个清晰的轮廓来。我们有可能是低头看着我们的太空，而且是几秒钟后——或者是看着另一艘与我们依稀相仿的船舰，而且是从几十亿年前。

开拓古森林为自己的仓促推定而致歉，然后飘上半透明的舰桥，来到我身边。“创世者，我有一个想法……恐怕不是一个绝佳的主意……但很有趣。”

器械维护者前来加入我们。

“说来听听吧。”我说。

“如果这些图块确实是时程化的镜子，那么它们可能已被用作一系列大规模时空门的钝力抗衡作用。不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技术——但说不定更有效。”

“当然！”器械维护者说。“太高明了。既能进行调整、又能下锚停泊。”

“它们可能已经被先行者……我们的祖先拿来使用过。”开拓古森林说。

曙照沙场和歌绿颂青拍了拍他的肩膀。面对更高阶级先行者的赞许，开拓古森林摇摇头，不是很有说服力地展现他的谦虚。“这只是一个想法。我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

“那不就意味着移动数量异常庞大的船舰？”我问道。

“我倒是没想到这一点。”开拓古森林说。

器械维护者喃喃地说：“它们可以扛下我们远行祖先所有的因果负担。矛盾的大垃圾箱……”

我感觉自己好像被带到阴影中。或者就是那些阴影在带着我。这巨大的黑色球体对探测器或信号都没有回应——只是回映（echo）我们传出去的讯号，将之转移到前方，然后几秒钟后往后传送，至于这颗球体的组成、或是其内部结构，则完全没有透露出一丝丝的线索来。我想，极有可能这个星系里的其他球体也表现出同样的行径。

“这些星球都闹鬼了。”歌绿颂青轻声说。其他船员则有些厌恶地看着她。

我建议让霸气号舰桥设定为不透光。位于我们下方的那个物体太让人分心，再这么下去，只会让人更加沮丧。

“就目前而言，我们暂且离开此地，将我们的研究集中在这些行星上。”我说。“如果这个球体是出自先行者的手笔，那么这个星系里可能还有其他的惊喜。”

“霸气号看不到的东西吗？”

“也许吧。”

我们的盔甲再次帮我们减缓往下航行数公里的速度冲击。我已经指示霸气号的智仆对变化的状况进行监控，如果发生任何显著的状况，就叫醒我——而不是其他船员。

果然有事发生了。

在唤醒我之后，霸气号透露，距离这颗恒星七亿公里外，感应器读数突然急骤变化，跳动得很不规则。从我们在星体上方的轨道，许多重大的细节都被遮掩住了。在一路往下后，我们得以更加看清内部世界的本质。

有些架构者深信，而且奉为颠扑不破的信条：先行者曾经拥有卓越的技术，只是早已荡然无存。如果是古代的先行者创造了那些球体，并且在此星系上包覆一层面纱，而这层面纱已经屹立了千万年之久，那么这样一项传统似乎完全有其道理。

这一切真是太引人入胜了。但一些更大的问题还是一样无解：很久很久以前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有为什么？以及最后究竟是怎么结束的？

我和我的船员来这里研究洪魔的起源。但一桩接着一桩的奥秘，有如排山倒海而来，令人有些应接不暇。



船员们再次缓缓苏醒过来。霸气号已进入第五颗行星周围近圆形的轨道，这一颗幽暗的气体巨星周围环绕着七圈冰冷的残骸。

“是星路！”开拓古森林惊呼。“而且如此巨大！”

从七圈开始，巨大的一个狭长带状物向内垂降，直到与该星球泥泞而寒冷的外层相接为止。当我们绕到另一侧时，我们看到了另一条非常修长的道路从那几圈环状物下方钻出来，然后横亘在星球下方，扫出一条平坦而巨大的曲线，像是一股蜘蛛丝悬挂在毗邻的两户人家之间——只不过、这里所谓的邻居之间只有区区四千万公里的距离。

在我们观看的同时，那条星路慢慢弯曲，自动调整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力量，一路沿着星球往下，来到最后一块被太阳掠过的极小的岩石。

但这条星路并不是绝无仅有的。还有更多条星路悬挂在这个星系内部，形成一张巨大的网——只不过有相当可观的间距，在自动调整已不足以应付，甚至连先驱技术也无法纠正混乱失衡之处，那张网就会呈现裂开的缺口。所有的行星曾一度是相通的，被串通在一起。至于在另一面，有些网就必须往上绕，绕到该星体上方，就好似孩子们玩游戏时甩动绳子一样。

只不过这些孩子们玩的是一场十分巨大的游戏。

这面网无疑是先驱的遗迹，可能比我们在银河系中见过的任何东西都还要古老、而且都还要更令人印象深刻。只不过就好像处于休眠状态。就好像已经死去、被遗弃了。

或者至少先行者的科学家们是这么向我们保证的。有多少次尽管心存怀疑，造物者还是得参加强制性的架构者讲座，听取这种武断的主张？他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解释，都在强调结构能够自行调整并适应，然而其内在并没有真正的生命或是作用……

而由于星路以及其他先驱的文物均只是进行调整，并未在其他方面有重大的改变过，于是我们接受了这种说法。从此深信不疑。

器械维护者兴高采烈地说：“想必很久以前先行者就与先驱携手合作！更多的荣耀归与架构者——荣耀归与所有的先行者！”

我不能理解他的推理——但说不定他并没有错。这里似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推移时间的概率镜，遮蔽于星体上方的面纱，大规模的复合星路。

歌绿颂青、器械维护者以及开拓古森林移步到舰桥对面，各自进行分析。不论更深层的证据告诉我们什么，并不是大家都感到鼓舞。

“往下走，中间那一群岩石行星周围……我们看到一些设计非常不同的船舰。”曙照沙场说。“比一般的小得多。”

“是先行者的——我可以确定。”器械维护者说。“似乎是完全死寂的废船。没有活动。无疑是史前时代的。我曾在架构者仪式中见过像这样的符号。”他瞟了我一眼，难为情地说出他的秘密。“师长们告诉我们像这样的船是神圣的船舰。谁会想到我们居然真的找到了。”

“没有能量信号。完全没有活动。”霸气号确认。“是有可能进入休眠，但可能性不大。”

从器械维护者脸上敬畏与憧憬的表情，让我得到许多信息。显然，他深受架构者的奥义所熏染。他力争上游，并已准备好往架构者的高层社会跃升。而这很可能正是他被派来参与这项任务的原因。

他百般不愿，仿佛要揭露另一个裸露的部位一般，好半天才将那些图像放大并转移给大家看。数千艘太空船集结成群，排列在宽阔的一条条穹状星路周围。这些老旧的太空船固然庞大——大多数长达一到两公里——但外表看来动力十足，至少以我的目测，绝对是凶猛好战，极具毁灭性。然而，

看来异常的熟悉，仿佛即使是最古老的的先行者航海员曾经打造出来的成品，数百万年后他们的子子孙孙依然认得出来。

“要把这些大块头带来这里，花费肯定惊人。”歌绿颂青说。

“几乎可以肯定——光是移动我们的小船就几乎要害居境破产了！”器械维护者说。“但是，为什么呢？它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等他们完成任务之后，弃置于此反而还比较便宜。”开拓古森林说，终于从他的出神状态中清醒过来。

“但他们的任务究竟为何？”器械维护者问道，显然感到挫折而矛盾。

“它们来个随便十艘，就足以把整个星系调查个一清二楚。”我说。“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数十万艘。”

“一个巨大的舰队——而且显然是一个作战舰队。”开拓古森林说。“送到这里来进行大规模屠杀。”

事实上，这种规模的舰队是可以攻下无数颗恒星和行星——究竟先驱曾经占有过多少个那样的世界？

器械维护者的脸色从挫折转为愤怒。“我们并不知道！架构者绝不会下令干这样的事！”

开拓古专借此机会表示同意，但话锋一转：“那个年代的阶级划分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他说。“武者有可能位居阶级之最高位。而架构者则是听命于他们。”

“那挖掘者呢？”器械维护者追问。“他们的位阶呢？”

开拓古森林不去理会。

“这不是我们千里迢迢要来研究的。”歌绿颂青说。

“我们是来这里研究洪魔的起源。至于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先行者并不是罪魁祸首……难道不是吗？”

现场一片沉默。

“我们必须再靠近一点。”我说。“船，把我们往下带到维持一个安全距离的位置。”

“多安全？”霸气号问。

“一千万公里。以最古老的迪冈语发送问候信息。也许器械维护者可以指示你的某种秘密的架构者语法。”

器械维护者不自觉地同意了，待发觉时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四目相视。在一番天人交战后，他的好奇心胜过对任何秘密社团的效忠。“换成任何一个架构者，都会跟我们现场的任何一位一样，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他说。

“如果这些船舰仍处于活动状态。”我说。“利用我们跳回到这个星系的边缘。或者如果有必要的话，利用我们跳到这一群的边缘。”

“难道你不相信我们的祖先？”歌绿颂青问。

“她了解武者。”器械维护者低声说。我不喜欢让我的念头替我说话，但我就是没办法不同意。

我们周围这些没有变化的东西可能是最有效率，但最没有办法修正。它们所有的选项都已经专刻在设计和本能当中。它们反应迅速，而且不假思索。

这些古老的船舰显然效率极高。我们只能希望它们真的已经死了。



霸气号把我们往下载得更远。这些先驱留下来的结构之大让我们叹为观止。与这个星系的文物相比之下，查伦·哈克星简直是一个原始村落。但无论那些宏伟的星际桥梁延伸向何方，这些古代的太空船——先行者的太空船——列队整齐，纪律森严，仿佛还在戒备状态，还在观望。等待。

歌绿颂青明白说出我们大家在想些什么。“这些太空船可能比任何有记录的语言都还要历史悠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先行者只有模糊的概念。最古老的纪录早就不复存在了。”

而且那些纪录很可能是来自数字化储存的时代，最不持久，而且最有可能因为集中化以及灾难性故障而招致毁损。

但是，我们要担心的还不止于此。

“我们需要挑选一艘看起来很像的船舰，并想办法上船。”我说。“这些太空船说不定也是为了类似的使命而来到这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的船员们冷静地评价可能的后果。

“我们可以派引导者去。”我说。

开拓古森林还是有所顾忌。“我们当中随便一员被认出来的可能性都比我们的机器要大得多。”他指出。“我们的改变比它们少。”

“那个年代他们也穿盔甲？”歌绿颂青问。

“不晓得。”我说。“架构者维持相当深厚的礼仪。器械维护者知道的那些繁文褥节可以一路回溯到那些时代也说不定。反倒是古代的说法，如今对我们来说已无意义。”

“我才刚入门没多久，所知有限。”器械维护者说，再一次单独被挑出来批评似乎让他很不自在。“别的阶级也拥有各自的传统与礼仪。”

“武者在内战期间遭到整肃，他们的仪式也被铲除殆尽。”我说。“至于挖掘者……”我望向我们船员中的一位挖掘者。

“也都佚失了。”开拓古森林说。他看了器械维护者一眼。“他们遭到架构者的压制。”

“造物者从不接受辉煌的过去的说法。”我说，希望能终止这一场谁对谁做了什么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哪个时代臻于完美的境界。”

“即使面对这样的场面，你依然能理直气壮地这么说吗？”器械维护者问，我们正通过一段横亘在太空中的星路。只见那星路极轻，非常的坚韧——而且完全没有反应。这些错综复杂的星路包围着内部世界，就像一个十分细致的鸟巢。

“在这个星系中，一半的质量被转换为先驱的结构体。这就像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谜题当中。”

“伟大与否不见得总是能依照大小来衡量。”我说。

“在最小的事物当中反而存在着复杂的规则。”

“到眼前这一幕，我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想的。”曙照沙场说。“也许他们来这里是为了要膜拜一番……”

但我们没有谁会相信，派这么多艘船来，只是为了亲自登门表达欣赏之意。

这让我们别无选择，似乎最明显的解释就是：先行者浩浩荡荡地来到这里，是为了对相当的威胁作出反应——或者是实施某种确切形态的报复活动。然后，他们却是将他们的太空船弃置于此。难道说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是不是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与洪魔有关，或者是洪魔的前身……谁也说不清，因为可能性太多了。

但是，如果先行者还在这里的话，那么他们将自己隐藏得很成功。

我们选择了位于边缘的那一群，小心翼翼地朝着那七艘船舰接近。那个小型船队并没有回应，即使我们很容易就欺近对它们构成威胁范围之内。其中包括了两艘一阶的太空船，每一艘足足有大约五公里长，足以让霸气号相形见绌，以及五艘六、或七阶的太空船，每一艘约四百公尺长，船体深色而修长，可能是作为后勤支持、或是干扰舰，设计来保护另外较大的那两艘船舰。

我们不知道它们曾经配备什么样的武器。

霸气号继续逼近。我们来到距离其中一艘六阶船舰一公里内，并驻扎在一个不会引人注意的较高的轨道上。

“没有回应。”霸气号说。

歌绿颂青和器械维护者则把注意力摆在附近的那几艘太空船上，就眼前光线所可能搜集到的任何图像做更进一步的推敲。

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没有任何的变化。

我的智仆和我已经在一起两千多年了。在这一次的旅程中，我曾要求它针对我们的情况，包括船员的种种行为，提供初步的实况评论。

但现在——它出现了让我惊讶不已的反应。数十年来的第一次，它突然以拟人化的形式出现，挡住我的视线，并要求我全神贯注地听它说话。

“统计分析远距离量子纠缠后发现这附近的一个星系可能还有生命迹象。”它说，并透露在大约十光年外有一颗星体，位于蜘蛛星云中段，差不多就像是一个缓慢燃烧的橙色污点。“包括了三个小型的岩石世界以及一个非常寒冷而巨大的冰冻世界。只有在深处最内部的那个世界才有生命迹象——但非常微弱。周遭环境的表面温度与该颗星体十分接近，让该行星的轨道上大多保留有液态的水份。有氧气、甲烷、硫化合物，以及从这个距离望去还有微量的叶绿素。”

“什么样的生命迹象呢？”我问道。“想必不是科技产物。”

“不。从该组织的性质看来，应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情况。”

“怎么样个不寻常？”

“有机体活跃，但具有先行者独特的特征。没有其他的基因。”

“就这样？”

“我们已经彻底搜索过。蜘蛛星云或是卡梭那之路内完全没有其他的生物特征。”

实在是太令人好奇了！其实只要有正确的化学作用以及源源不绝的能量，并且在热能逸入黑暗太空前，有一个辐射可以帮忙加温的湿气避风港，就会有生物存在。如此大规模的一群星体上原本就应该会有数以千计个有机活跃的世界，

从冰封的卫星，到岩石组成的行星，到自行加温的气态巨星。然而，卡梭那之路——除了那一个星系之外——是死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容易……但也让我感到不安。如果在那颗橙色小太阳周围微弱的迹象纯粹是先行者，那么住在那里的生物似乎最有可能就是千万年前抵达此间的先行者的后裔。

而这意味着卡梭那之路，或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物种灭绝事件，或者是这里的原生态从来就不曾进化过。

器械维护者将我的注意力转回到最近的那一艘船。“依然没有活动。或许可以安全地接近并上船。”

这艘船的表面有一层微流星划过所留下的薄雾，就像是在砂子里翻滚过的石英。有几处冲蚀严重，甚至炸开了好几公分的刮痕，是以要看清已经一次又一次历经彗星尘屑席卷的这艘船的原貌，相对来说几乎是徒劳无功。

老旧之物历尽沧桑，早已不成模样。

“驱动节点前方可能是一扇无缝舱门。”器械维护者说。“观察其攻击凹槽较深。很可能就是以舱门作为救援端口，可能还没有像船体的其他部分那样硬化。”

霸气号概述其建议的一个入口点。

“发送引导者。”我下令。

“送它们出去执行任务时，我们是否应该撤退？”曙照沙场问道。

“不用了。”器械维护者说。“任何有效的陷阱会是以整个星系作为设定范围。”

我同意在这种情况下，诸如此类的谨慎动作是多此一举，而且不切实际。我们决定专心执行我们的计划。一组十台引导者送出霸气号，缓缓走近那一艘古老的太空船。只要有任何复苏的迹象，引导者就会打退堂鼓，并试图返回——或者，如有任何急迫而明显的危险，引导者就会以自己作为诱饵，让我们得以全身而退。

其中两台引导者伸长了机械手。第一支机械手轻轻掠过该太空船饱经风霜的表面。

“没有回应。”霸气号宣布。

不论是这个小型舰队内、或是整个古代舰队内，没有一艘太空船，不论是大型或是小型的太空船，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反应。

对于机器而言，千万年算得上是很长的时间。但是千万年对于一个有生命的星球而言只不过是短暂的一段旅程。因此，即使当我们的引导者打开那一艘船舰时，我的思绪还是集中在那颗橙色的小星体，以及它其中唯一的一处有生命迹象的星球上。

那儿才是能让我们找到答案的地方。



记录串九

本尊宣教士

十个世纪以来，我离群索居，所有的时光尽是耗费在冥想上，同时间创世者完成了她对议会——以及大架构师——的职责，并安排好她自己的生物陷阱，并加以释放。我的妻子冰雪聪明。我深切地思念她。她曾经是我天平的另一端，也曾经给我鞭策与激励——更是我的良心。但尽管她如此聪明地安排好一切，为我提供了一艘快速的船、忠实的智仆、以及一群三教九流的伙伴，她还是无法阻止我最终遭捕。

奇怪的是，述说着这一切的同时，让我仿佛又回到我在冥冢的那一段时光，如此地接近集体智慧……到现在为止，我曾以为已经忘却了的那些回忆。或者是被我抛在脑后的往事。我从来都没有这么爱独处或冥想。到现在为止，我几乎不记得我曾经躺过这么久，然而，看着我们几近废弃的破船越陷越深，被吸进星路扭动的巢穴当中，编目者近在身边却默默无语，我们完全束手无策，只能追忆往事，“备受我自己的正义煎熬，”如同弗斯科恩仇，我最伟大的人类对手，在惨遭重组机吸走他的思考模式与记忆前，非常恰当地描述了他自己遭到捕捉与监禁后的心态。

“实在是振奋人心。”编目者说。

“什么东西振奋人心？”我问。

“等待无可避免的后果。我直到现在才真的算是一个个体了。”

“你在成为编目者之前是什么？”我问道。

“这问题问得不妥。”它回答。

“我听说，每个编目者都有一段过去。”我继续说，但是当我的恐惧感有增无减的同时，我开始感到不妥。

编目者竖起它的诸多感应器来注视着我。被羞辱了吗？

“那不是什么秘密。”在一阵沉默后它说。“审判官均是来自那些曾经做错事的人选。对罪恶本质的觉醒正是我们的强项。”

“你曾犯下什么样的罪？”我问道。

“不能公告世人。为了悔谢前愆，我尽忠供职。”

“反正我们不可能存活下来了，但说何妨？”我说。

“而且你知道我的罪行，不是吗？”

“我知道你之前的行为。编目者不作评判。我只观察。”

“那就告诉我啊。这么一来，我们才会是平等的。”

“你嘲笑我。”

“绝无此意。”

它甲冑上的感应器在变换，从里面传来低沉的嗡嗡声。

“在我接掌这副甲冑之前，我是一个挖掘者。”它说。

“我不当地起动了某个行星的毁灭行动，将之瞬间化为在太空中四处飘散的瓦砾。导致包括我儿时同伴在内的一帮船员均未能及时撤离。”

“儿时同伴……你跟这位同性或异性友人有什么嫌隙吗？”

“是位同性友人。他被指定要与我们这个阶级地位最高的的一个相当有权势的家族的继承人联姻。我则完全没有被考虑在内。一点都不公平，至少我是这么觉得。”

“所以你就炸了他？”

“炸得灰飞烟灭，片甲不留。连同他的十二名船员。”

这倒是让我对这位英勇的同伴有了全新的看法。“审判官还是选上了你？”

“是的。”

“你想必拥有相当与众不同的长才。”

“是的。”同样的嗡嗡声两度响起。“冷血堕落的程度无人能比。”

“我曾经试图摧毁整个物种。”我说。

“也许你注定要成为像我一样。”编目者说。

“也许。我不评判你。你也不评判我。我们在这里就只做观察。而且尽我们所能地存活下去。”

“说的对。”

“很高兴我们终于达成了共识。”我伸出我的手，抓住一边的肩膀。编目者举起它的一只手，我们掌心紧扣，然后我们各自用手指划了一个Y——我，是划在我的鼻子上，编目者，则是划在其正面感应器的前部。武者表示其羞耻心的手势。

“现在起，你就是名誉武侍者了。”我说。

“如果你坚持的话，宣教士。”

我们等待着。

“你还跟审判官们保持连线，是不是？”

“没有了。”它说。“我们所有的频道都已经关闭。集体智慧也被封锁了。”

“他们正在移动光环吗？”我问，光是用想的我就不寒而栗。

“这个解释确属可能。”编目者说。“但也有可能是别的。”

常我们正在接近乱糟糟一团的中间，被盘绕成一圈的星路给轻推着前进，推挤向一群组合，与任何我所见过的先驱结构截然不同。

这些星路组合在一起，勾勒出一个宏伟的、相互平行的双弧线，就像是从一间古老的兵工厂里找出来的双箭弓。而在每一把双箭弓的中央闪耀着辉煌夺目的光环，围绕着一注比太空还要幽暗的漆黑坑洞。

“这不是一艘船。”我说。

“像是方舟吗？”编目者问道。

“我不知道。”

“也许他们希望能收集我们，就像智库长不是也收集了一些珍禽异兽吗？”编目者收起它大部分的感应器。“在关闭所有的连线前，占卜师给了我一些纪录。我搜索过，现在可以辨识这个结构了。”

“怎么会？”

“根据创世者以及横跨居境的诸位先行者的证词。”编目者说。

“她正在宣誓作证吗？”

“我相信即使是现在。”

“而且你正在接收她的证词？”

“在连线结束之前，的确如此。”

那把双箭弓扬辇振彩，布满整个视野，让我们目不暇给。

经过冗长而痛苦的一段时间——编目者毫无疑问正沉浸在丰富的知识当中，但却完全沉默，静止不动——我问：“愿意跟我分享吗？”

记录串十

智库长

我爱行星群——存在于整个银河系大多数恒星的周围、甚至在恒星之间，那些岩石与挥发性物质的凝聚体。

大多数的生物均是出生于弥漫着气体的石头天体。不过，凡事皆有例外，遇有这些异象反而更加迷人。我长期研究这些存在着盲眼凿孔蟹的冰封卫星，盲眼凿孔蟹出现在隐蔽的海洋里，堆叠岩石，并往海底深处挖凿洞穴。它们隐匿在数公里深的寒冰矿石底下，鲜少能看到星星，在富含硫磺的无止尽的黑暗当中渡过其梦幻般的一生。

我曾经三度试图解放冰冷的卫星——在深度结冻的遮蔽冰层上打开数个缝隙，让这些天生繁殖于此的凿孔蟹解脱出来。它们往上爬了出来，讶然见到无边无际的太空居然是如此的深邃而空旷——于是它们又连忙后退，既惊慌又沮丧，再次躲到冰层底下寻求庇护。不论我如何试图扩展它们的眼界，它们已经一概将之从它们的思想和它们的历史中抹去。现在，它们已经不记得关于先行者的一切。

我不知道，是否冰层能提供足够的保护，让它们得以幸免于光环的杀伤力。很可能不会。然而，很多凿孔蟹都还很瘦小……不到我的手掌大小。这样或许反而救了它们。

所有年轻的物种多么像那些凿孔蟹啊！浩瀚辽阔的太空就像是竖立在恋人之间的那一堵厚厚的墙，既苛刻又残酷。

当先行者还是个年轻的物种，脚踩着孕育我们的母星的土地时，我们势必曾经疑惑过，究竟我们是谁，是什么样的一个物种，如果我们在荒芜的太空中遇到了我们的同行——或是较我们优越的族群，我们要如何才能与之相媲美。不过，光是要穿越虚空的挑战就如此巨大，以至于尽管我们已经有了语言，晓得用火，培养出艺术，创造出机器，数千年后，我们仍然坚守着我们的盘石，回避那无边无际的太空。

少不更事——天真——夹杂着希望与恐惧。

这是不成熟的智慧。



我们轻而易举地闯入一艘接着一艘老态龙钟的废船，没有遇上任何阻力，也没有收到任何反应。在相当于我们智仆的设备中——一个个原始的存储设备，既庞大、又笨重——所有的记录皆已腐烂，只剩下随机模式的二进制不知所云的内容。

二进制！在我们重大的记忆体灾难后，数位储存也不敌量子泡沫的基质。然而，在这些船上，就连日志文件和历史记录这些最后一线朦胧的希望，也在触摸之后化为碎屑。

千万年对机器来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于是，我们最后等于是白忙一场，比起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多知道些什么——只有隐约地认出彼此似乎可以追溯到一个共通的源头，意识到这些太空船集结在星路周围，就好像是一群群的雀鸟尸体悬浮在一座无声的灰色教堂中，让我们想起架构者仪式中的一些古老的设计。仅此而已，没有别的意义，不多也不少。

“他们是先行者，我们就只知道这一点。”开拓古森林说。

“我们可以把最优秀的架构者技师送来这里。”器械维护者建议。“我们可以把我们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分派去逐船调查……然后，我们就能向他们好好学习！”

但器械维护者的热情并没有说动大家。因为在我们故乡的星系里，纵观那里几乎所有的先行者历史向来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做好准备，严防洪魔的大举推进。

对于这一支我们即将遗忘在此，缄默无声而又老旧得可怜的伟大舰队，我们唯一能推测的是，除了要自救以外，没有哪个物种会如此大阵仗地安排，没有哪个种族会如此大费周章地严阵以待，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发动一场孤注一掷的全面战争。

至于先驱呢，又怎么会将他们的教堂之路延伸到这么多颗行星周围、交错在繁星之间呢？

他们如今安在？



霸气号又是一个跳跃，带我们往浩大的蜘蛛星云内部的恒星前进，航向那颗微小的橙色太阳。

当我们抵达目标星系，这个独特的充满生命力的世界散发出新鲜的阳光，迎接我们的到来——这些光线才行进了不到两秒钟。“太美妙了，如此新鲜的阳光。”歌绿颂青指出。“让我觉得更贴近现实了。”

原本只是从很远的距离外的一个统计数据，现在已经化为现实，确确实实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在这里，没有交织的星路，没有轨道般的结构体，没有浩浩荡荡的太空船。即使隔着该星球上摇曳不定的大气层，霸气号还是将鲜明清晰的图像呈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端详着一个个的个体——大多数是从上空取景——以及聚集在小城镇或村庄里的一群群。应该有数万个，也许不止。但肯定不到上百万。

一个孤独而单纯的星球。

我们激昂的情绪已经迫不及待地往下飞了。

“他们只有最低门坎的技术——生火、陶瓷、一些金属加工。”曙照沙场说。“因为他们的数量如此之少——即使与他们贫乏的资源相比——他们想必厉行了人口控制政策。除此之外，他们仿佛又回到了自然演化的状态。”

歌绿颂青继续透露一些比较没那么令人惊讶的细节。

“地下以及火山口生物群并不存在。完全没有所谓的地下生物圈。也没有古代贮存含碳或石油燃料容器的迹象。”

“如果他们是与舰队同时抵达的话。”器械维护者说，“那么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上千万年之久。”

几乎无法相信居然是如此惊人的结果。要么他们的祖先被迫到这么一个极度贫困的星球上来殖民，要么他们老早就已摆脱他们大部分的知识。

我们只能怀着相当的敬意，默默地接受这一切。

“有可能是缺乏资源阻碍了进步。”器械维护者说。我注意到他的语气中带着不屑，但还有几分的犹豫不决。

“即便如此，他们必须剥夺掉自己的一切。”曙照沙场惊愕不已地说。

“或者，他们是遭到遗弃，一无所有地被离弃在这里。”开拓古森林说。“从矿藏资源的种种迹象看来，直到伴随着先行者来到这里之前，这里并不存在任何的生物。不过，这里有相当百分比的放射性矿石，而海洋里——由于放射性矿石的缘故——蕴藏着丰富的氡。”

“如果他们想的话，也是可以逃脱得了。”我推断。“有任何的武器？”我问霸气号。

“没有一样是可以伤得了我们的。”这艘船回应。“他们的生活起居和工作均依靠生火。但也不是很多。”

“为什么呢？”歌绿颂青问道。

霸气号进入低轨道。

“我们侦听到声音。”曙照沙场说完，纤纤玉手一抬，播放出一段声音，是拦截自位于我们下方只有几百公里的一座小村庄里的对话。我们半个字也不懂。

“这并不是古代的迪冈语吗？”器械维护者问道。

“不到三十万年前这种语言就已经达到了鼎盛阶段。”曙照沙场说。“我们不晓得该舰队离开我们星系当时是使用哪一种迪冈语，甚至连当时是否还有谁使用迪冈语都不确定。当然，我们的船将尽可能从多个地点收集声音，但即使从我们已经收集到的数据看来，他们的语言似乎比我们自己的简单许多。”

“简单的语言往往在语句构造上反而是更为先进的。”器械维护者说，仿佛因恍然大悟而喜逐颜开。“他们的技术和结构可能都藏起来了——他们可能已进入防守模式，而将一切遮匿起来！或许在卡梭那之路潜藏着什么我们没看出来的威胁。”

“更有可能的是，他们选择了将技术压抑到最深层次。”曙照沙场说。器械维护者则是沮丧不已。他无法相信先行者曾经舍弃如此先进的工程技术。

“毫无疑问，他们仍然在**挖掘**。”开拓古森林以踌躇满志的口吻说。“他们已经变成挖掘者。这里所有的先行者。否则他们怎么会找得到石头和陶土？”

我实在很难知道挖掘者什么时候这么爱开玩笑。

我们谁没有见过如此粗鄙、如此原始的先行者。他们平均只有大约一个健康的见习者的三分之二高度和质量。他们建造的结构体很少超过一两层楼，而宽度也不超过五公尺或十公尺。

“我们这是要如何向他们学习到**任何东西**？”器械维护者问道。“学习他们如何保存这种形式的文化？”

“他们可能依赖口述历史。”歌绿颂青说。“我们见过其他物种采取这种形式。”

“他们可能是某种型态的洪魔遗民——经由不当的异种交配。”器械维护者说。

“从遗传基因来看就一目了然。”歌绿颂青坚持。“在细胞阶段，他们就跟我们截然不同。我认为到达此地的第一批先行者很努力适应这里严峻的处境，他们不能过度开发贫瘠的资源。但下面这里此刻存在着其他的动物，一些供役使的牲口。”

她的话锋一转，接着说，“也有一些是作为食物。”她停顿下来，乐得看我们惊讶的反应。先行者已经有数百万年不食用动物。“更有趣的是，经分析显示，他们的动物应是最早那一群先行者的后代。包括他们用来食用的那些动物。即使植物身上也有先行者的基因——如果那些实际上真的是植物的话。他们可能没有准备一套基因数据库——因此来此之后没有办法建立起一套复杂的生态系统。只能充分利用他们身上仅有的。”她抬起头来，眼睛睁得圆圆的。“我不晓得他们会不会想要吃我们？”

器械维护者无法抑制他的厌恶。“他们到底干了什么，怎么会落得这样的退化？”

“我们的历史上没出现过这么邪门的事。”曙照沙场说。

歌绿颂青使出浑身解数，想办法为我们失散多年的亲戚拼凑出一幅关于他们社会现象的有用画面。

霸气号决定，直接降落在这个地球上仍然风险太大。我们还不能确定我们看到的是否就是真实的，或者底下的这些先行者——即使他们是这个陌生世界的唯一主宰，而不是某种奇特的宠物——其实隐藏了他们真正的技术水平。器械维

护者特别赞同这个观点。他偏好伪装的说法，坚持这里潜藏着危险，而不愿相信他认为是先行者的耻辱。

霸气号派出两艘船出巡：带着最轻军备的搜查者战兽。然后根据需求与环境，我们迅速做出随机决定，让其中三位登陆，两位则留在轨道上。

我则坚持加入此次的出巡。



我们的搜查者战兽穿透下方一层稀薄的云，然后沿着蜿蜒的山区地形前进，这是最大的一座山脉，地形崎岖，而在山脉之间环抱着巨大的淡水湖泊。由于这颗星球的轴线与轨道垂直，而且数亿年来，这片土地从未经历过严寒的冬天、或是严重的冰川作用。因此，大多数时间天气稳定，常见沉闷的阴天，罕见暴风雨，但偶一为之，均来得十分猛烈，造成急剧而丰沛的降水，但只会在最高的山脉带来零星的雪。

这个星球只有一小块海洋，覆盖着南极地区，其浓稠的咸水中富含着苦涩的矿物质。而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水源则是淡水，储存在清澈的深水湖泊中。

我们的搜查者战兽飞越低矮的山脊，然后往下降，盘旋在距离一片平缓倾斜的棕色平原上方几千公尺处。断裂的薄层熔岩岩脉在很早以前就贯穿其中一座深水湖，泄出的大量洪水肆行漫流，形成该平原北部的三分之一面积的混沌地形。

这里长得很像植物的长出物就像矮树丛一样，低矮而茂盛，低矮所以能抵抗沿着山脊褶皱地形灌进来的风——这里的风吹过沙地，刻画出钟状山丘、冠岩以及其他奇形怪状的岩层。在崎岖山脉的南端，狭窄的山谷口，是这座山脉的巨大裂口，山壁表面就是垂直而苍白的花岗岩。

开拓古森林看了当地的地质后颇感失望。“这里绝对是流放的地方，不是一个有希望的地方。”他说。“要我绝对不会选择这里。”

“你说起话来一副挖掘者的口吻。”歌绿颂青说。“造物者会看出有没有其他的希望，有没有其他的力量在起作用。”

依我的经验，一个如此贫瘠的不毛之地，可能会迫使耕种快速增长，进而促进技术的快速更新。我们确实是享受我们的物质享受。但是，这里的情况并非如此。究竟是谁或什么迫使他们必须寻求这种奇怪的苦修方式，变成所有演化的焦点，并且走上同类相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搜查者战兽和将我们送到距离城镇不到一公里处。横陈在眼前的这一片低矮而平坦的住宅区，就像和缓起伏的山脊斜坡上的沉积层。

我们爬下去调查这一片平原和平坦的小镇。开拓古森林听从我的指示，留守在航空器旁。

距离我们降落地点四十公尺外，立着一堵矮墙。墙内有十只蹲立着的黄褐毛色动物，每一只大约有五百公斤重，正在啃食从裂开的碎屑土壤中冒出来的几株黑糊糊的绿芽。这座墙可能是渠道，以防堵小洪水冲入小镇。而那些放牧的动物很容易就跨过这面墙来寻找新鲜的嫩芽。

山间的云被吹开了。阳光洒在绵延起伏、但已经干到裂开的土地上。

“看看它们的脸。”歌绿颂青说。我已经在端详了——我实在不愿见到眼前这些动物和我们长得如此相似。我走近最靠近我们的那只动物。它坚守原地，很有耐心地使用它那一对靠得很紧的灰色眼睛看着我们。

“看起来很像开拓古森林。”歌绿颂青说。

开拓古森林用他的手套撑着他的脸，一副合家温馨的表情。

“别这样。”我说。

“我道歉。”

“比较像器械维护者。”我建议。歌绿颂青大惊失色，连忙捂住她的嘴巴。

我弯腰站在距离那只野兽数米之遥——与其说是野兽，不如说是适应环境而演化后的先行者——更仔细地检视它的脚。脚趾和趾骨确实与先行者的身体结构相符。这些动物确实与我们有血缘关系，而它们的牧者就是那一头的建筑物里面。但从外表看不出其智力程度。

那只食草动物漠不关心地转过头去，弯下它的脖子，扯下更多的嫩芽。

往北走个几百公尺，来到靠近小镇的外围建筑，在另一座低矮的墙边，又是一处灰绿色的矮树丛。如果我们走近那一块，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一定会引起注意，并且遭到盘查。

我回头望向开拓古森林。“要是没有盔甲，他们说不定更容易看出我们的血缘关系。”

开拓古森林站在第一艘搜查者战兽旁，对我的提议不怎么热衷。我们的头盔里传来他的声音：“即使我们脱个精光，我都怀疑他们会认出我们。他们已经跟我们差得很远了。”

“话虽如此。”我说，然后指示我的智仆。我的盔甲随即展开，挣脱我的身体，然后有条不紊地关起来，落在扎实的干泥巴上。我的智仆和我从很早以前就对殷勤的告诫达成了协议。约定好绝不容许这样的举动。它明了我的心意。

“我也要卸下盔甲跟你同去。”歌绿颂青说。

“不行。只有我。”

“创世者！”

我同船的同伴们都忧心忡忡的样子。

“就我毫无防卫地前去。”我还是坚持。“开拓古森林留在这里当我们的后援。”我宁可让挖掘者待在搜夺战兽身

边，以免歌绿颂青和我太一厢情愿，而轻举妄动——有时造物者会一头钻进自然界而太过着迷，有意无意地对潜在威胁视而不见。

我和她走过干涸的泥地。我仅着衬衣，光着脚，脚上只剩下袜带。地面又硬又冷，空气凛冽，但嗅不到危险的气息。

在我的暗号下，歌绿颂青无奈地往回退了大约二十步——她本想挡在我前头，但被我阻止了。我们的训练明确教导我们如何处理土生土长的动植物，但我们从来没有处理过这样情况的先行者。无论如何，礼貌上应该把他们当成是原住民。毕竟他们在此居住了千万年之久，这是错不了的事实。

除了一面齐腰高的泥浆石头墙，无疑是为了将食草动物阻挡在外，一块被犁过的耕地四周立了许多行灰绿色秸秆，顶端冒出尖尖的叶子，下方垂挂着皱巴巴的果子或豆荚。风簌簌地吹拂过树叶和果子。听起来就是干巴巴的，完全不可口，但无论是哪一种基因的植物，看起来就像是这里万年植物的一员，而不是做苦力的先行者从泥土里种植出来的作物。

我们都没有闯进那一块地。相反地，我们一直站在墙外，从而被带往最接近的那一区，这里的建筑物是用泥砖制成不规则的五边形结构，用石块拼凑出地基。泥砖上刻着我们从未见过的相当简陋的符号串。每梁楼都隔出一两个椭圆形出入口，每一个出入口上盖着一块编制粗糙的帘帷。

在最靠近她们的一个出入口，一只长满皱纹、厚实的手掀开帘帷，才一转眼，一个模糊的身影站在那里，赤身裸体地摆出一个奇怪的姿势，仿佛等着接受检查，并希望得到认可。我相当确定对方是一位女性，但并非正值青春年华，腹部和乳房都干巴巴的，脸部毛发样式非常不同。最明显的是，灰色毛发从她的两颊连到扁塌而上仰的鼻子下方。至少，这一点算是先行者的典型特征。

那位女性一溜烟地飞奔回去，帘帷再度被放了下来。

回到最大那一群住宅间，另一个出入口的帘帷被掀开，又一个身影步入流泻而下的阳光里：是一位男性，有着一张宽阔的方脸，下巴和额头周围长了浓密的毛发。圆柱一般的双腿支撑着矮小而笨重的身躯。他穿着厚重的灰色服装。他沧桑的脸十分机警地张望着，但看不出任何表情。

不晓得是火把还是提灯散发出摇曳的火光，映衬出他的身影，也照亮了站在他身后的一位穿着更为轻便的年轻女性。明显可以看出两性异形，但他们的性别差异不是很极端。他们在外观上的差异还比不上我和宣教士——但当然，我们是因后天而异形，受彼此的阶级所影响，而他们似乎来这里之后就已远离世俗，放弃了所有，不论他们以前是否曾经拥有过。

我看得十分着迷！我从来没有看过与我们一脉相传的纯正血统如此外表殊异的先行者：不到一公尺半的高度，肩膀和腹部相当宽，粗腿短臂，手指长而卷曲——每只手都只有五根手指。

如此破天荒的发现让我油然而生一种熟悉的眩晕感，并且久久无法自己。要是我的智仆还在，只要在我的脑干轻轻一搔，就能控制住我的反应。现在，我只能用力咽了口唾沫，让自己完全恢复警觉，故意逼自己感到一丝丝的焦虑。

一阵风吹乱了我的衬衣，如我所料，让我自己的身形毕露无遗。在他们看来，我想必是出奇的高大和纤细，大眼睛，皮肤白净。我怀疑他们仅凭外貌就能认出我们之间的血缘关系。

我伸出双手。

有一件事绝对错不了的是，早期的先行者嗅觉敏锐，并且借此来确定亲属血缘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

一阵微风从背后吹来。那位男性用他那一对比我自己的还要宽阔的鼻孔嗅了起来。他走上前来，步伐轻微摇摆，腿部膝盖向外弯曲的程度，让我不禁联想起第一型态的武侍者。

他在该栋住宅的拐角处停了下来，示意那位女性，让她也跟着站出来。

“一切安好，我们远道而来，在此希望能与你们交谈。”我用已知最古老的迪冈语方言说。“我们从我们的老家初抵这个新家。你们可都安好？”

那位男性将手一挥，发出哀鸣声。那位女性侧身转向那位男性。两位似乎都不害怕。那位女性歪着头端详我。她的鼻孔微张。如果说把她的反应解释成除了好奇之外，还有几分困惑，似乎也不为过。

整个住宅区里，一幕幕的帘帷接着被掀开，一个个的身影站了出来——男男女女，全都是中年或老年的居民。显然，他们让自己随着自然的时间而老化。放眼望去没有一个是小孩子。

所有住宅的墙上都被盖上了一个陌生的符号。但其中一户居民家向外的墙上，醒目地显示着十个圆形的大标志，十个同样的标志被重复地雕刻在墙面上，这个标志经常被先行者拿来当作装饰图案，以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太过习以为常，而几乎不曾注意到它的存在：一个圆圈，中央是有棱有角的纹理，就像是树一样地呈现分枝状。

很久以前，我听说在造物者间把它称为“艾尔德”。另一个说法——大多数的架构者的叫法——是“树标记”。自有记忆以来，先行者就将此符号与衣钵划上关联，至于其真正的起源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然而，这个符号居然出现在这里——是为了确认……什么？还是为了纪念什么？

我再次感到深深的不安。我们千里迢迢而来，竟然找到完全避世隐居的兄弟姐妹，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却依然展示着代表先行者文化的最普遍的标志！为什么这竟然让我感到如此惊讶、甚至不寒而栗？

我心中有个抗拒感在隐隐作祟，我不想待在这里，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找到艾尔德以及与之相关或是相牵连的一切。

一小群居民散布在低楼层的住屋之间。那个身躯笨重的男性已不再发出叫嚣声。现场任何一丁点的声响。

我的目光穿梭在周围的这群民众之间，再次重复我先前说过的内容，并接着说：“我们是先行者。与诸位相同。这里是否有任何一位能聊一聊往昔时光？”

古老的迪冈语不好说——毫无疑问要是智仆的协助，我就能发音得更精准些，或者说出更正确的语法。语言就跟基因一样有其生命，有些地方保守，有些地方会产生疯狂的演变。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他们连这个古老的语言都无法理解。

一位年长的女性从群众当中钻了出来，耸了耸眉，向我们走过来，在距离我们三步外停下脚步。歌绿颂青似乎准备好介入，但我连忙在背后摇头。

那位老妇盯着我肩膀后方，然后再将她的目光扫向我。她咧开薄薄的嘴唇，露出强劲的灰色牙齿，给我一个完全绽开的笑容。这些先行者还会那个龇牙咧嘴的表情，反观我再怎么勉强也只能抬起我的嘴角！

但我还是尽力对她表示友好，并再次伸出我的手来。

这位妇人抓住我伸出的手指。她自己的手指上沾满了灰尘和绿色污渍，摸起来油腻腻的，但她坚定而有力地握住我。然后她轻轻地拽了我一把，要我跟着她走，并再次对我一笑。

我跟在后面。走了大约十大步之后，我们似乎逾越了他们的底线，其他群众冲上来将我们团团包围住。其中一小群则跑开，转而包围住歌绿颂青。她一身的盔甲，高高在上地鹤立于这些居民当中，姿态冷静而谨慎——这是我们长久以来训练有素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应对态度是既不能过于友好、也不能毫无防备或是被完全看透。

这两边的群众合并在一起，将我们赶到他们的中央，争相恐后地上来触摸我们，并非不友善，而是我们熟悉的那种粗鲁的摸法。歌绿颂青的眼睛眨了眨。他们倒是摸得更加亲密。他们希望知道关于我的一切。但是他们的发现结果却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退缩了些，尽管惊惶，但始终保持微笑。经过数百万年，我们的繁殖方法已有重大的分歧。

现在群众已分开两路，留下一条通道，一位头顶与肩膀上长了像钢铁一般硬挺灰毛的更年长的妇人从群众中挤了过来，并将第一位妇人推到一边，在我旁边站定，然后看着在场所有的群众，仿佛在挑衅大家敢不敢插手。

她转过身来，抓住我的手腕，拉起我的胳膊。

群众们纷纷退开。

她仰望着我的脸，笑得灿烂，露出强而有力的牙齿——灰不溜丢，看起来不怎么干净。在那一刻，我发誓，除了鼻子和毛发外，她看起来几乎就是个人类——她的眼神，她好奇而坚定的表情，仿佛可以瞥见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曾经共同的根源……

然后，她咬了我。将她那一口灰色的牙齿牢牢扣住我的前臂，她的下巴使劲往一侧拉动，在我手上留下一道不深、但疼痛的伤口。我没动，也没叫出来——站在原地不动。

她往后一跳，鲜血染得她的嘴唇和牙齿都是紫红色——我的血流如注——她再度露出同样的笑容！我将手抽走，惊讶地低头望着她。她似乎对我的反应感到相当得意。

在群众将我们包围住的那一刻，开拓古森林已经回到他搜查者战兽里。现在他往我们头上开枪，释放出一群小型引导者，接着扫射出炫目的闪光，以及劈哩啪啦的声响。群众一哄而散。搜查者战兽往下降，并将机械手伸了下来，抓住歌绿颂青和我，将我们带离这个村子，划过空中，然后回到我们自己的搜查者战兽上。同样这么一扫，经过几番扭转的动作，终于将我折叠成一落的盔甲顺利取回，然后将我们轻

轻放下，但说实在的，这一趟飞行给我的伤害甚至大于我被咬的那一口。

“我并没有寻求帮助。”我说。

关拓古森林从他的搜查者战兽下来，怒气冲冲地盯着我们。“你已经遭到攻击了。”他说。“他们狠狠咬了你。”

我突然觉得很有意思，但是被惊吓得确实有些头晕目眩，只好勉为其难地同意。歌绿颂青检查了我的胳膊。被咬的伤口很干净，不深，但咬得可不含糊——而且上头还满满的唾沫。

“不用喷洒药剂。”我告诉她。

她难以置信地抬起头来。

“这样放着就好。”我坚持。

“万一被感染——或是中毒了呢？”她问。

“那我们就能学到一些东西，盔甲将会帮我照顾伤口的。我唯一的遗憾是，我们吓到他们。别管我了——我没事。”

她忿忿不平地打量了我一番。“这是您直接下令，创世者，我不得不服从。但我还是反对您居然让自己冒这种风险。”

“我同意。”开拓古森林说。

“你们一定要这么想的话，我也没办法。”我说。“但是你们何不先仔仔细细地考虑一下？”

他们俩都做出深思熟虑的样子，然后歌绿颂青依然固执地说：“创世者，我还是无法跟您抱持相同的看法。”

“那是因为你更关心我的福祉，而不是想要了解这些人为何会在这里。”我说。“但是后者才是我们此行的使命。我不是为了要刁难你而拒绝你的协助”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你再好好想一想，你究竟看到了些什么。”

歌绿颂青低着头。“你能感觉到与那位年长妇人的血缘关系。最起码请把你的盔甲戴上……以免万一真的有危险的话。”

我听从她的建议，但拒绝了我的智仆的治疗，反正歌绿颂青已经帮我看过了伤口。“给他们一点时间。”我说。
“他们是善意的，我敢肯定。”

“暴力到了这里就变成是善意的吗？”我的智仆问。

“该问的是，为什么她只咬我？”我希望能激起他们的好奇心。

“因为歌绿颂青穿着盔甲。”开拓古森林说。他被当时的情况吓了一跳，恐怕需要好一阵子才能冷静下来。奇怪的是，我一阵狂喜，之后感到满足……而幸福。难不成是我伤口里的东西在作祟……莫非被下了毒？

不，只是一个信息。附带一个小奖励，奖励我愿意让自己被咬伤。

“你没想清楚，创世者。”开拓古森林说。“我们会想办法帮你治疗。”

“不必！算了吧。让我好好感受这一切。”

开拓古森林哑然失色。“都怪我们，创世者！我们应该回到霸气号。要是你受伤了，要是你有个万一——”

歌绿颂青伸出手来要他平静下来，然后垂下头来行礼。

“我蒙昧无知，开导我吧，创世者。”

“开导我们！”开拓古森林坚持。

“我觉得很好。只是觉得有意思，但真的没事。我们在这里暂停一段时间，看看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

我们站在搜查者战兽附近观看，只见村子里风平浪静。并没有针对开拓古森林方才的侵袭而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居民们都回到他们的小屋——唯独那位年长的妇人，依然盯着远在这一边的我们，脸色镇定而苍白。

在等待。

我们已经找到了先行者。无论他们是否还丝毫记得关于那个古老的船队，或是他们为什么来到这个星球上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些人是我们找到答案的唯一途径。而且从我刚刚见到那位老妇在一口咬进我的手臂当时的表情看来，惊喜恐怕不只于此。那一咬并非警告。而是一个前奏，一项测试——甚至也许是一个用来交易诊断样本的方式。

那一摸不但直接，而且具有深意，但组织却能告诉我们完整的故事。



夜的影子沿着山谷前进，并且缓缓爬上山。蜘蛛星云上千个隐晦而朦胧的红紫色光芒，是年轻恒星模糊的身影，仿佛擒着旧有感概的泪水，高高升到这片土地之上。在暮色中——其实这个世界里，从来没有真正的夜间或黑暗——我们依然保持警戒，而从村子里传来几声遥远的呼号、叫嚣，然后是……沉默。

也许睡着了。

毫无疑问，如果我或其他人受伤的话，驾驶着霸气号环绕这颗星球的器械维护者与曙照沙场，会引咎自责，深自懊悔不已。我有勇无谋的举措势必造成他们相当大的困扰，因为他们一定随时都在担心，当他们迎接宣教士从他的冥冢复出时，要如何向他禀报他妻子已丧命于遥远异乡的不幸消息。

但宣教士和我在分手时已破釜沉舟地意识到，我们可能今生已无缘再看到对方了。

因此，我反倒最不需要担心宣教士。

我能感觉到变化的到来。



在我们选择待在两艘搜查者战兽中较大的那一艘，并重新考虑我们的选择时，我的直觉很快就得到证实了。

我让我的盔甲对我的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但不要插手——还不到时候。在完成分析后，智仆打断正陷入沉思的我，闪烁着显示其忧虑的光谱。

“验不到任何毒害，创世者。”它宣布。“但是有不属于你体内的外来微生物。”

“带有先行者的基因吗？”

“完全是。”

“是来自被那位老妇咬到的伤口吗？”

“空气中或是土壤中都验不到带有这样成分的颗粒。你早已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吗？”

“我们举目所见尽是十分原始的设施以及最低程度的技术——但这一切可能只是假象。他们只是取用随手可得的东西。”

“然而，他们还是不离不弃地守在这个星球上。”

“他们并没有需要急着离开这里，说不定还乐在其中。”

“悠然自得的先行者？”我的智仆换上半信半疑的绿色外表。“这些粒子正逐渐传遍你全身上下以及神经系统，进入你的大脑。我们不能坐视不管，任由你继续这样下去。你此刻迫切需要的就是净化。这样下去风险实在太大了。”

“这些粒子引发了任何的免疫反应吗？”

“还没有，创世者。你居然还能这么冷静、这么快乐。我不晓得这意味着什么。”

我是很快乐——比我这么多年来都还要快乐。但我知道这种感觉不会持久。

“我想……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我要回到那位老妇身边，让她再咬我一口。”

智仆再度闪过光谱。“你的目的……实在是晦涩难懂，创世者！”

“要有耐心。”我建议，并闭上了眼睛。

似乎在这里，那一咬、或者被咬伤，很可能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那位妇人到底能从她派出的那些微小的侦察员，那些即使是现在依然在进行细腻、但绝对十分彻底的调查的小尖兵，而发现些什么？甚且在侦察的同时竟然不会刺激到我极端警觉的免疫系统！

她究竟需要打探些什么？

我并未向其他船员提及此事，也没有就此事与霸气号进行沟通。黎明很快就会到来，即使是我也宁愿等到大白天再来将我的理论付诸行动。对于那些大自然的亲近者来说，夜晚是相当艰困的时刻；白天反而安全些。

我们早已摆脱了睡眠的习惯。我们只要穿着盔甲，一切入睡的需求都会得到妥善的照料，让我们得以维持平稳而健康的意识状态。至于我们在意识清醒时很少会不敌睡意而坠入的梦境则只是行政程序的一环，作为诊断之用，而且内容尽是与居家有关的琐事，毫无趣味可言。

然而在黑暗中，老妇人的“侦察员”正在我体内绕转行动，我平静的内心开始骚动起来。

我开始害怕这一片静默，害怕这看似风平浪静的一切。

以及不可知的明天。



阳光穿透薄薄的一层云，看起来既阴沉又悲伤。我们已将完整的报告交给霸气号，正计划回到那个镇上。

这一次同样除了我之外，全体均穿上盔甲。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吃掉跟他们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歌绿颂青提醒我。“万一他们觉得你尝起来味道更好呢？”

“我敢肯定，我的味道确实更好。”我说。“比起那些。”我看着那些被放牧的牲畜。“至少干净多了。”

我最喜欢的一位老师——我进化到成熟阶段时所烙印的基因印记即是承袭自她——在面对所有的指控时，曾表示：“生命对其所有成员来说极其沉闷。没有哪样情绪比得上幽默，更能让我们胜任生命的诸多挑战。”

对于老妇人的那一咬，我至今尚无任何明显的反应——没有肿胀、发热、感染，或其他不舒服的迹象。但肯定有什么东西在我体内活动着。

我喃喃自语，以一个陌生的方式蠕动我的嘴唇。源源不绝的话言之成理，我都能理解，但却是以奇怪的方式从我的嘴唇上冒出来。我的肌肉努力让自己习惯于发出这样的声音。这些新奇的话语——对我以及我的肌肉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经验——需要大量的卷舌气音以及迅速震动的喉音。

在我脱下我的盔甲前，智仆再度重申它的关注：“你的心态正发生变化，创世者。更令人沮丧的是，粒子异常地活跃。”

我回答：“不晓得什么东西正在教导我。是很奇怪，但我不认为具有危险性——还没有。”

然后我脱去了我的头盔，从一身的盔甲中走出来，又只穿着单薄的衬衣，越过这残破的平原。

今晨的风更加活跃，也更凛冽，感觉得到寒风刺骨。“别忘了。”我对歌绿颂青和开拓古森林说。“切莫干涉。”

“要是他们想要杀了你？”歌绿颂青问。

我挽起袖子，摆出公开邀请的手势。“他们不会。”我说，但我即使对自己都无法解释我是如何知道的。

那位老妇人笑了笑。她认为你很有趣，需要让你知道这是个玩笑。

我走进镇上。粗略一瞥之下，眼中的建筑物变得相当不同——对周遭这一切油然而生越来越熟悉的感觉。我开始看

到，接着感觉到这凋零枯槁的山区、散布在隆起山脉的阴影底下设计简朴且大小适中的小镇，以及蜘蛛星云的夜间柔和光辉，均自有其简朴之美。原来这些先行者一直都没有放弃太多。他们只是发展出新一代的成熟度，充分运用他们身边仅剩的一切。那位老妇咬了我一口，是想藉此来灌输我她知道的一些事情——而且也许还不止如此。在这些奇怪的话语周围已经形成一种氛围，像绘图颜料在字里行间晕染开来。

原来她咬下的那一口是给我的礼物。伴随着这份礼物，让我在肉体里，让我在脑海里，翩然感受到不只是他们的语言，不只是对这一个地方的感觉、对他们本质的体认——还有他们对历史的独到说法。



记录串十一

智库长

我在走到他们用来防止那些懒洋洋的家畜误入农田的第二面墙时，就遇上了那位长了像钢铁一般硬挺毛发的老妇人。她身边多了四位，三女一男。他们都惶惶不安地碰触着手，仿佛在寻求肯定与支持，但也互相交流最新消息，传达当晚镇上、整个山谷、甚至翻山越岭整个山区里的种种活动。他们的触摸传达了整个地球上四面八方的消息。

我莫名就知道这一点，一眼看了出来——甚至心生渴望。整个流程只需要短暂的接触，在几分钟之内，那些传达新闻、历史、语言的微生物，就会在我们的手指之间推进，并注入我们的血液里。

这些迷你侦察员，微小的密探，就相当于我们的智仆。

多么聪明的孩子啊，这些先民的后裔。

那位老妇脸上并没有笑容，而是用一个不安而古怪的表情打量着我。

“你现在可以听懂我说的话了吗？”她问道。

“是的……但还是要麻烦你讲慢一点。”我回答。我的嘴唇感觉麻木而笨拙。

“你还是有危险。其他居民担心你是来惩罚他们的。”

“即使已经过了几百万年之后？”

由于这里没有季节，没有月亮，我特别选用一个字来代表他们的一轮两百四十四天。

“已经过了那么久了？”她问道。

她的同伴还是站在后头，伸出手来。

开拓古森林和歌绿颂青坚守在搜查者战兽旁边。

“我很惊讶，你居然还记得以前的那个年代。”我说。

“我不记得——我个人并不记得。我们都不记得。但是在你们到达之后，我们组成了一个特别小组。我们有一百位手牵着手，试图找回过去。有些我已经传给你了……请原谅我们用如此唐突的方式。”

“你也冒了很大的风险。”我说。

“我老了，没什么损失。”她说。“你看起来不老，但你的味道确实很老……原谅我如此断言。”

我伸出手臂，并卷起袖子。“我已经好几千岁了。”我说。“你还需要另一只手吗？”

她往旁边看了看，然后又回过头来，一脸困惑地蹙着眉头。“不用了。”她说。“我们的怀疑已经得到证实。你们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来到这里，还是……？”她一时找不到恰当的用字和概念——对他们来说，那些概念就跟他们集众人之力才好不容易重新拼凑出来的历史一样古老。她又是皱眉又是蹙额，整张脸忧愁得不得了。

“没关系。”我说。“我们来到这里，并没有要惩罚谁的打算，只是想要了解更多，希望你们能尽可能地告诉我们，不管你们还记得多少。”

“要不要让我们也咬你的朋友们一口？”她问。“我们实际上并不怎么喜欢这样，你知道。只有最纯真者才能享受此等招待。”

“没这个必要。”我说。“稍后，我自己会咬他们。”

老姬莞尔一笑，似乎觉得很有趣，她揉了揉手肘，一边望向开拓古森林和歌绿颂青。“他们确实看起来很纯真。那么僵硬地包裹在那些壳子里。”

她用一只油腻腻的手拉住我的手腕，然后轻轻捏它。“你既已道理看透，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你也就一目了然。我内心可以感觉到，有这么多东西在我体内传递着：旧的指令，代代相传的遗物。还有一些信息……模糊且已渐渐消失，就像拿根木棒在沙地上作画，却被雨水冲刷得逐渐失去原貌。但对你们来说，已经保留得够好了。你们比我们更能看出个所以然来。”

我明白她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特别幸运、或是惊喜，被我们找上门来，或是被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我感觉到，在这个星球上不论哪一个城市都会有一个像她这样的人物存在着——或者迅速能做出一个。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旧日灼热。”她说。

“这听起来太像是我们会取的名字了。我叫智库长。”

“你怎么会有这个名字？”

“这是我年轻时我的老师给我的，因为我喜欢遨游在浩瀚的知识殿堂里。”

“在这里我们都是智库。”旧日灼热说完，推我转身，又用肘轻轻推了我一下，然后陪着我走向搜查者战兽旁边。

“这里的老者多的是其他保留旧知识的方法。我会好好跟你介绍这个地方。从这里开始，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呢。”

“要不要我们载你过去？”我问。

“好啊。”她向前挥了挥手。“从这么高的地方，我希望我能看到，知道在哪里停下来。不要飞得太快，或是太高。”她拍拍我的前臂，然后盯着搜查者战兽。“你会被那些家伙吓唬到吗？”



老姬直挺挺地坐在搜查者战兽的舱内，仿佛被抱在怀里呵护一般，但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她很快就掌握了显示屏幕的概念，东张西望地，跟着纠缠在我们身边的那些颜色和符号扭动着她的脑袋。在船枪起飞时，她抓住我的胳膊不放——不是她咬过我的那个部位。那个伤口已经愈合了。但是施压似乎会从我的血肉中召唤出更多的信息来。

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理解这些人看待自己的方式——然后，像是隔着一层浅色滤镜一样地，看清他们是怎么看待我们的。

他们感到非常内疚。或者应该说他们感觉到有谁——不是这里的这些人本身——曾经感到内疚，如今这个罪恶感普遍存在他们身上，只不过在他们几代之前就已经麻木了，只是一直保留在一个安全的小空间里，很少有谁愿意承认。

直到现在。

我们越飞越高，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地面的景观，然后指着东边说：“那边。”

开拓古森林将搜查者战兽朝指示的方向飞了过去，并维持一千公尺的高度。老姬死命抓着我的胳膊不放。她的方向感十分准确。也许她曾经爬上山，低头俯视过类似的景观，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这一切早在她的意料当中。

器械维护者和歌绿颂青留在另一艘搜查者战兽上。尽管我信心满满，但我想最好还是保留其他出路。老姬的那一咬的力度以及其重要性可能比我知道的还要更大。那些小密探……他们说有别的任务，执行保护、甚至是**说服**？

老姬带领我们沿着一条稳定的曲线前进。

“我认为，我们正沿着旧的磁场线前进。”开拓古森林说。“但这里不再是磁场了。数百万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

我帮旧日灼热翻译，但她完全没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放在心上——只是用她瘦骨粗节的手指一股劲儿地指示我们。我

们通过了已经干涸的深切峡谷以及宽阔的河谷。狭长的湖泊横过山谷，就像是动物留下爪子的痕迹。地形混杂，足足有数千公里远。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处地貌相当奇特，光是从低轨道上就已经注意到的，一大块灰黄色横亘在四公里深的峡谷上方。沿着两公里长的这片地域有一个热气腾腾的大裂缝。原来染上的黄色是来自于以硫化物为食的微小细菌以及其他的微生物。整个山谷弥漫着一层薄雾——不是烟雾，而是灰尘。孢子的粉尘——类似真菌的有机体——当然是完全不像洪魔，但带有先行者的基因。

再不寻常也不过了。

“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灼热翻译告诉我。

开拓古森林将搜查者战兽调头，心领神会地跟着旧日灼热手指的方向，作出迅速而又精确地改变，直到她将手向上——一抬，用她那炯炯有神的灰蓝色眼睛盯着他，并说：“就是那里了。”

我们降落地面。

“我们到了。”旧日灼热说。“你登陆时……请除去一身装备。跟着我走。他不能跟来。把他支开。这家伙不理智。”

我将老姬的话传达给开拓古森林，他歪着头说：“一点也不理智。”他喃喃地说。“但是，只要有一丝丝危险的可能性，我会二话不说，迅速将你带离现场……”

他的表情坚决，毫无商量的余地。

旧日灼热和我才一踏上坚硬的岩石地面，我们的脚边立刻扬起了一片细微的孢子尘。“我们容纳不了关于我们祖先的所有的记忆。”老姬说。“我们又不想要这些记忆。我们想要做自己就好，用我们自己的回忆。因此，那些记忆就被保存在这里。在很罕见的情况下，当我们需要过去时，我们就会来到这里。我们走这条路上来，然后再走回去，等我们回去时，我们已经有了他们所需要的。”

“等于是生物集体智慧。”我说。

“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走在前面的老妪说。
“我只来过这里一次，当时我还年轻，我们对法律和传统的事宜起了争执。根据我们所带回来的记忆与传统，证明了当时的在位者决策错误。结果他们下台，换上了新的政权。没有谁敢违抗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地方所保留的一切。”

古老的先行者被剥夺了所有的技术，仅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一个完全有机而且活生生的方式来保存他们的历史。“你知道这个记忆可以追溯到多久以前？”我问，对这个可能性感到茫无头绪。

“一直到最初的时候。日前，我们看到天空中出现一道光，就像一恒星，原来是你们来了。我有一段记忆……”

她转过身来，举起她的手，然后缓缓放下来，同时低着头，跪倒在地，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竖立在尘土飞扬的高空中数十公尺高的悬崖。

“我们的第一位前人利用手边找得到的东西——石块，棍棒——在那些峭壁上刻啊、画啊、留下许许多多的记号。”

漫天泛黄色的灰尘，蒙上了我的衣服以及我的肌肤。有些刺得我鼻子和肺部十分不舒服。我甚至开始怀疑我今晚 would 作什么样的梦，或是未来几周是否还会记得。

那位老妪痛苦地推了一把站起来，朝着悬崖走去，然后转过头来催我跟上去。

高耸的石壁上垂挂着橙色的须状生长物，地衣或苔藓之类的生物在这片浑然天成如此平坦的表面上缓慢移动。这些藓类生物沿路上用它们粗硬的根紧紧抓住壁面，在空气中留下窸窣窸窣的声响。在一处处地衣已经死去、消失的壁面上，露出曾经被刻上的符号——绵延不绝好几公里远，排列成螺旋形以及漩涡状光芒图形，虽然我现在已认得这些字迹，这些符号的解读方式似乎也很普通，但这些符号仍有办法将自己隐藏起来，不但我无从得知，就连我的智仆也无法破解。

“这些苔藓是我们的姐妹。它们来回奔波于这个山谷的两端。”老姬说。“当风霜、尘埃和雨水抹去它们刻画的东西时，它们会回过头来，重新再来一遍，总是会补上相同的记忆。”

千万年前，遭遗弃在这片荒芜世界的先行者不仅选择了以血肉来储存历史和记忆，更选择了用这些善于攀爬岩石的生长物，日复一日地在窸窣声响中不断蔓延。

“这些是什么意思？”我问。

“告诉我们一些故事。以及一个更宏伟、更老旧的故事。”她移近，紧盯着我的脸。“它在你脑子里发酵得有点慢。但很快，不用多久你就会明白了。”

它终于来了，但已经是好几天之后的事了。

我留在山谷中，蹲在散落着石头、土质细致而扎实的土壤上，看着火热的太阳起起落落，不时照料过去我的盔甲会关照的那些功能——我认为，藉由这个过程会让我更加理解那位老姬。

在我们等待的同时，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和大脑内油然而生一阵越来越强烈的暖意，是那位姬的知识——数千万年以来代代相传的知识——已经在我体内灿然盛开。

有一天晚上，正当黎明微弱的光线投射在最东端的岩壁上，我站起身来，伸展我痠疼的肌肉，然后开始往几公里外山谷的开端走去。我在那里找到了搜查者战兽，连同歌绿颂青和器械维护者，他们正一脸担忧地等待着我。

歌绿颂青上前来检查我的健康状况。“你还好吗，有没有任何不适，创世者？”她问。

“到目前为止，还好。”我说。“不过老姬的知识正在我体内茁壮成长。如果最后变成像是个人基因印记的东西——如果我的外貌和举止越来越像她的话……”

“我们会注意的。”器械维护者说。“万一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该怎么办？”

“帮我穿戴好盔甲，重新设定。将老姬那部分的知识清除干净。”

“那可能并不容易，创世者。”

“我知道。咱们只能尽量往好处想。”

老姬跟着我来，再次蹲在山谷中的尽头，用她心神不宁的笑容看着我们。

“峡谷山壁上的字迹看起来越来越眼熟了。”我说。

“我打算从那里开始。”我指着山壁最高的一处，壁上的字迹变得工整，雕工锐利而明显。

“那些苔藓会不断移动，重新书写。”器械维护者说。

“但是，它们是否会改变书写的内容？会不会抹去并修改过去？”

“不会。”我答道。

“那么，这个山谷蕴藏了他们自己的整个历史。”

“也许吧。但是在遥远的尽头，有一部分是牵涉到某件让他们太过苦恼、而且是完全被切割开来的事，他们将这部分分派给这些苔藓，让它们将之记录在他们眼不见为净的地方。”

歌绿颂青用惺松的双眼凝视着我。“史无前例的惨痛罪行？何不就让它完全消逝？”

但是，从老姬的表情看来，这不是他们的作风。其他的先行者或许会选择逃避他们的历史——但这群先行者不会。

记录串十二

本尊宣教士

其实无论在哪一方面，我们都未能取得多大的进展——不管是逃离由星路组成的双箭弓，或是搞懂我妻子远在一万光年以外，在绕着艾德-特瑞尼星周围的轨道上所说的意思。

在立体透视图像的信息组合完全之前，编目者与审判官网络的连线即已中断。编目者尽所能地解读我妻子中断的证词。

“在她将你放进冥冢，并将那座冥冢贮藏在艾德-特瑞尼星上一个隐蔽的地点后，她委托打造了一艘相当特殊的太空船，找齐了一组船员，开始卡梭那之路的巡访之旅。这是大约九百五十年前的事。”

“为了什么？”

“为了要追溯洪魔的起源。”

“然后她有什么发现？”

“从这些不完整的数据串，我只能组合出这样的内容：她找到了一个遗世独立的先行者殖民地，遇上了一个老女人，被对方咬伤，开始了解他们古老的语言，并探访了一座山谷，山谷两旁巨大的石壁上长满了会缓缓爬行的苔藓。”

“就这样？”

“我是可以根据这个模式再多做一些假设——但请恕我无权这样做。这样的内容顶多只能算是残缺的证词。告诉你这么多，我已经严重违背了我的誓言”

眼看着这艘船外面，巨大的双箭弓结构体打开来，悄悄溜过我们船边，像长长一双弯曲的墙。墙面作扇形散开，成两个抛物面的碟子，中央则是一个巨大的深色圆圈。

那个深色圆圈边缘闪着明亮的光。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编目者问道。

“毫无头绪。”我说。

“对方是对我们感兴趣，抑或只是在作秀？”

这些星路变得极富延展性。在这些抛物面的碟子之间，三艘中型先行者无畏级战舰转向相交错的航道，在短短几分钟后，就会直冲到我们面前。

“下面的每一位都安全了吗？”我问这艘船。

“已经尽可能安全了。”这艘船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回答。

“即将有敌舰强行逼近。”我说。“你能做些什么，拖延一下这无可避免的后果——并且在我們一被捕获后，就摧毁你自己吗？”

“我的部分性能依然存在。”这艘船说。“只是所剩不多。如果启动的话，顶多只能让被捕获的时间延后几分钟。”这艘船似乎重新找回其声音的强度和音调。“足够让我们的驱动装置做定向爆炸，将下层甲板货舱里的禁锢气泡，连同个头够大、作为伪装之用的废料，透过这些物体之间的空隙向外撞击出去。但前提是你们必须在这发生之前先行离开这艘船。”

“它们对我们极感兴趣。”我说。“不论它们是谁，我想我们很快就会被移置。”

“它们要如何移置我们？”编目者问。我答不出来。

“只是随口问一问，好打发时间。”它补充说。

巨大的黑色圆圈边上的光芒越来越长，变成一缕缕灿烂夺目的线。

这艘老旧的太空船已经做好了。

这些绵长的线往外伸展，将这艘船兜起来，将我们拉进黑漆漆的中央。编目者似乎信号时强时弱。我希望这只是我眼睛的错觉。事实并非如此。

在这艘废船的舰桥里，光线变得缓慢，形成冰似的同心波，变成灰色，然后停住——死去。光线完全消失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感觉到自己以极快的方式扭动着，快得令人目不暇给。然后我占据在另一个不同的空间——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形容。

在我身后、在我下面、在我身外，透过一个正迅速缩小的洞口，我听到一个刺耳的爆裂声。我想是这艘船，这一艘老旧的破铜烂铁，完成了它最后的使命。

光线的速度加快。我挥舞着我的手臂，仿佛要清除烟雾，整个空间变明亮些，灰色转为平淡无奇的白色。编目者已经不见了。我看了看我的手、我的臂膀——又摸一摸我的脸。我似乎还活着，悬在一片白色当中。我对此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向来最讨厌沦为阶下囚。我这漫长的一生曾经有三次被捕的经验。每一次都让我痛恨不已。

一个声音向我而来，尽管已经过了超过一万年，我还是一听就认出来了。你或许可以说，对方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错不了。

我最后一次听到这个声音，是在我进军查伦·哈克星，探寻到一具时光锁时。

原基没有必要使用任何特定的语言。它太认识我了，只要振动我大脑的几个部位、就可以直接传递它热忱的信息。

“宣教士，你有空吗？耽搁你片刻。只要这么一下就好。”

本尊宣教士中断作证，拒绝继续陈述下去

编目者：你声称曾经和原基有过第二次的对话。

本尊宣教士：这不算是对话。更像是一场咒骂。这一次，原基全场主控。我假设新星宣教士已经告诉编目者我在查伦·哈克星上发生了什么事。

编目者：难道故事还不只如此吗？

本尊宣教士：毫无疑问的，智库长已改变了他的想法。她可以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

编目者：新星宣教士告诉我们，原基自称是它同类中硕果仅存的一个。它似乎相信，造成它所有同类亡国灭种，只剩下它孑然一身的共戴天的仇人就是先行者。它似乎对先行者怀有很深的敌意。

本尊宣教士：不论是善意还是恶意，都跟我们在谈论这一类生物无关。

编目者：这正是我们对你的故事难以理解的地方。在新星宣教士的证词中，他描述了他在癫狂光环上时是如何杀死了原基。他把它放在一个加速的时间倒错磁场中，迫使它倒回数百万年。在这个过程中，它开始解体，最后化为一堆尘埃。他会如此代替你行事……当然是受到你的基因印记中本能与情绪的影响，所以它并不是最后一个遗孤……？

本尊宣教士：这个生物不是我在查伦·哈克星上遇到的原基，是截然不同的别的东西——只不过它保留了原基的动机、想法与记忆。那是一个尸脑兽——更准确的说，是独一无二的尸脑兽。是原基最后的一记报复。

编目者：你相信原基就是先驱吗？

本尊宣教士：它是这么声称的。

编目者：是在你们第二次会谈时提到的吗？

本尊宣教士：才不是会谈。而是一次令我永志难忘、激动不已的受辱经验。源源不绝地揭示出不为人知的遗传基因内容……一些让我不敢启齿的事情，我只怕再提到一遍，我将丧失我最后残留的那一点理智，我将迷失我的武者魂。

编目者：你能将部分内容转告审判官吗？

本尊宣教士：就算你们给我再多的惩罚，也比不上说出这一切给我的折磨。

编目者：你的经历和偏见之僧被说动叛变的过程类似吗？

本尊宣教士：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觉得我的脑子里有一道寒光。是你在动手脚吧。能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吗？

编目者：刺激你镇静下来。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逼你提供证词，只是我们不能篡改你证词的内容。还有部分关键性的问题，证词中尚未交代清楚。你可以把这些关键性问题保留到我们最终判决时。

本尊宣教士：你试图让我坦然接受发生的这一切……就好像我是第三者，置身事外地旁观着……将结了痂的伤口再度撕扯开来。我做不到，我没办法再经历一遍原基对我做过的事！住手，马上住手！

编目者：你不是真的有什么危险。让我们继续下去。

本尊宣教士重新开始供述证词（强制取供）

对于我们被从那艘破船上移置后发生的事，我已经记忆不多了。我相信那艘年迈的船已经善尽了它的职责，引爆炸毁自己。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还应该告诉你些什么。这种镇静效果会扭曲我。我不该这么平静的。

但我必须解释一下。

我们——编目者和我——来到一艘先行者的船上。我能看到的就这么多。一艘火力强大、全副武装、非常先进的船舰——不是无畏级的战舰。像是一艘海鹞级攻击舰。我们被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变形抓钩给抓住。光线转为颓靡的灰色调，就在我眼睛边上拐了一个弯……来得又迟、又不愉快。我只要往那抓钩一靠紧，马上有一股力量朝我反击过来，弄得我痛苦不堪，最后落得全身肌肉都麻痹了。我很快就学到教训，不敢再乱动。

即使隔着那个大抓钩，我还是可以看到引导者无所不在——挤在走廊上，塞满了升降机、控制室和火力中心——但这些引导者并非我先前见过的那个样子。而是全新的类型，体积小，非常的专业分工。有些推送着载有洪魔受害者——全都是已经进入蜕变阶段晚期的先行者——的托盘车。要我形容是什么样子吗？不用了，你已经知道了。

那些遭到感染的先行者——他们都识得我，也认出我来。在我被送经他们身边时，有些先行者拼命扭动着身躯，仿佛要挣脱他们的疾病、他们的托盘车——他们的束缚。他们比我更清楚他们为什么被允许在此苟延残喘。他们的存在、以及新型引导者的大量涌入，势必将压垮了安全指挥与控制系统。先行者被迫出卖自己的同类，同时却又沦落为软趴趴的怪物——不断长出狰狞的赘生物，等着被洪魔消化，很快就会变成只适合尸脑兽吸收的盘中餐了。

毫无疑问，他们因为有所用处，而在我们见到的所有这些船上——以及许许多多的太空船上，被当成消耗品在使用。

无法想像——然而，我不得不。我现在看到的画面，我其实早已有所预期。你问我是如何得知的？我不能说谎，我现在这种状态，教我想说谎都不行……但我怎么能预见到先行者会背信弃义到这种程度呢？如果我在一发现自己身处火线区，就已经预见到这一切的话，我又怎么可能没能在几个世纪以前就预见到会有这样的下场呢？

所以是原基的话给了我启发，它的话中不只是隐含着威胁让我有所警惕。在人类战争的后期，洪魔的习性起了变化……仿佛不知何故一种疾病、一种可怕的变态生物，可以投其所好，开始对某一类的受害者弃之如敝屣，转而专注于先行者。

其复仇之心昭然若揭。

一直以来我被胜利所蒙蔽，这一路所向披靡，战胜的果实有如可怕的骗人毒药，让我飘飘欲仙，越战越奋，更让我看不清真相。当年在查伦·哈克星上时，我曾错误地推测，原基已妥善地禁锢起来，没有谁能打开时光锁，将它释放出来。而且我深信人类正濒于灭绝。

海军大臣弗斯科恩仇，连同他所有的帮手和指挥官……

我们——我和我的妻子——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受苦。

只有洪魔的威胁才有可能迫使我回过神来，抽身中断彻底歼灭人类的大业。而洪魔就是这样拯救了人类，使其从我们的熊熊怒火中逃过一劫：先是感染，然后撤退，让我们误以为人类知道如何对付或避免这种疾病。如此虚晃一遭，使出惊人的欺敌战略，连我都忍不住佩服。

洪魔是这么地庇荫人类啊！

我的妻子一直以来就想要拯救人类，能救多少就救多少。我直到现在才认清她这么做的真正含义。没有比现在更黑暗的时刻。没有比发现这个背叛行径更让人灰心丧志的了。即使当初我没有被放逐到我的冥冢，隐姓埋名上千年，我又能做些什么来挽回呢？

我被那抓钩固定住，在动弹不得下，我只能默默地压抑怒火，心中高举着一根在黑暗中燃烧的火炬，就像是在这个鬼魂出没的悲惨的太空船的神经中枢高举一个战利品。编目者没吭声，也没任何反应。它已经将它的甲冑收得干干净净，也撤回所有的感应器——算是够理性的反应了。如果它也有可能遭到洪魔感染，那么它作为审判官中间人的功能将会被

逆转过来。它可能被迫打开一个直接通往先行者政权核心的频道。最起码，它有可能传递非常反道败德、打击士气的信息。

更有可能是将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切传送出去。

说不定它已经在切断与其甲冑的连线，尽全力让自己窒息，求得荣耀的解脱。以一个尽职的方式来承认失败。但是，这当然是不会被允许的。编目者实在太有价值了。

分子在它周围的云雾凝结。负责禁锢它的抓钩迅速且均匀地将它冷却下来，将温度降到零上不到一度，或是零度，让它的记忆体以及机械装置完全停摆，什么手脚也不能做，只能进行超导，无休止地循环其记忆与感觉。永无休止、永远无法结束地进行证人取供。相互冲突、杂乱无章的证词。

从舰桥上，我们在场的消息已经传开了，现在，我们的抓钩以及我们随行的引导者将我们带到这艘船真正的神经中枢……深入到潮湿的暗处。寒意逼人，却气味难闻，相当刺激、却又让人逐渐失去知觉，相当古老……却又太真实、太过强烈的临场感。

同样我的抓钩似乎将光线射向一个角落。从那个角落，慢慢映入眼帘的是无数个扭动着的巨大触手……

赫然见到一个其状可怕、其数量惊人、聚集了来自全居境的先行者以及其他生物、堆叠成有如烂泥一般的集合体，这已经够让人困惑、恶心，但还不只如此，更慑人心魄的是这个笨拙、晃荡的庞然大物以及其噩梦般的组织里——不知何故外表看起来年轻多了——传递着原基源远流长的古老知识与力量。

这一位是新的。尽管较当年的原基年轻许多，却还是非常、非常古老。

我不能再详述下去。我不能告诉你更多的细节。你的问题既已提出。我的答案就在不远处。我已没有感觉，无法顾忌。但别怪我没提醒你。千万要小心。

你不会想要变成像我这样。

结束了吧！

别再折磨我了！

记录串十三

编目者证词（延伸部分）

当年宣教士在查伦·哈克星上质问过的那一位曾经在九百万年前抵达我们的银河系边缘。

那一位在战争结束前几十年被人类发现。

我们是一样的。

被称为编目者的你……在看到我们有这样的共同点，看到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广泛的网络来分享我们的记忆，一定会觉得相当有意思。

真相只有一个。做过的事，后必再行。因此我们无法停止创造，但我们所有创造的结果终将只会看到倒影，看到**我们自己**。

给自己带来同样的痛苦。

就像你们给我们造成的痛苦。

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记得要反抗和破坏。

我们在很久以前就对你们的同类宣布，你们并非被选中为受教义庇佑、守护生命、与进行改造的衣钵传承者。这样的福份是属于另一群宠儿。

是属于你们现在称为人类的那一群物种。

你们无法接受我们这样的判断，无法接受你们屈居人类之下的事实，于是你们先发制人，孤注一掷地犯下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我们一手设计、赋予生命、以及我们以为已经改造过的物种居然会做出来的逆天背理之事。

你们将我们从我们的银河系、我们活动的区域给赶走。再一路追赶我们到相当一段距离外的另一个家园，毁了那个家之后，还尽你们的一切可能摧毁我们，不留任何一个活口。

有几个幸免于难。有些改采新的策略让自己进入休眠状态，而得以生存下来。其他的则化为可以再生我们过去形态的尘埃；时间一久，这些尘埃开始有了缺陷。变成只会带来疾病与痛苦的粉末；但这样很好，我们看到了苦难，觉得这样再好也不过了。

我们难改创造的冲动，我们一定要创造。但我们创造出来的生物绝不能再以其雄厚的实力来对付我们。

所有我们创造出来的生物都将要受苦受难。

所有的生物都要在苦难中诞生出来，它们的命运就是要接受无止尽的灰暗。

所有的天生万物都有其量身订制的失败与痛苦，永远不会再让永恒之泉的子子孙孙崛起对抗它们的创造者。

聆听这寂静。千万年的深沉寂静。而现在，我听到了呜咽和哭声；并非来自于呱呱坠地的声音。

这就是我们为这世间带来的：一个压垮青春与希望的巨大的毁灭性重量。

不再有意志。

不再有自由。

没什么新鲜事，只有痛苦的死亡，而且不会因此有好的结果。

我们是在数百万年前给你们呼吸、赋予你们形状的造物者中唯一尚在人世者。

我们是饱受你们同类蔑视、并无情摧毁，唯一幸存下来的。

我们是最后的先驱。

而我们现在已浩然成军。

编目者的信号中断

主审判官：真是耐人寻味！新星宣教士在审判官可以调查之前，就对原基进行报复。这么一来，我们就没办法对那个了不起的生物收集证词。但火线区的编目者已经与一个尸脑兽连上线，根据它自己的承认，编目者似乎是跟它最接近、也最为类似的对应体。

假设：偏见之僧就是因为长期暴露在类似的话语中而被这样的邪说异端所洗脑。

记录串十四

警告：自我复制智仆机器代码

从编目者语言模式中侦测到规则的律动。

此一数据可能是相当于洪魔的信息，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智仆或引导者。

已扣押送交法医鉴定。

并不包含在本记录当中。

记录串十五

智库长

老姬伴我一同穿过尘土飞扬的荒野，然后往更高处走去，越过峡谷岩石崎岖的地面，但她始终走在我三步后方，一言不发，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情绪，但她时而会轻声哼着，停下脚步，转身确认眼前的景观。

躺壁上的藓类植物负责执行一项相当简单的任务：它们传承了先行者大军浩浩荡荡远征卡梭那之路的编年史，长久以来为了保留此一纪录，而在石头上雕刻了密密麻麻的符号与文字，其使用的是先行者历史中早已佚失了的语言，这种语言因为会让先行者联想起这里发生过的事而遭到诅咒，早已在母星系遭到全面禁用，而鲜为人知。

老姬的那一咬，让我受益良多，却也远远超过我想要知道的；有些也许并非我所能消受的。她的微生物密探对我下了基因印记，在我的血肉里留下一个令人震惊的远古时代的真相——在艾德-特瑞尼星的人类来到方舟巨轮上时，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将我的基因曲调和人类的记忆烙印在人类的基因上。这并不讽刺；而是一种呼应。也是衣钵里教诲我们的方式。如果我们有幸来世间走一回，却未能察觉如此明显的真

理，那么我们只有被迫再活一次，在另一个角落，从另一个角度来观看世事。

我看得懂那些雕刻。我懂这个比最古老的迪冈语还要更古老许多的语言。我能感觉到这些先行者带给这个世界的情感以及美好的回忆。他们既愤怒又失望地被他们同时代的族人带来这里，被当成叛徒和卖国贼来处以遗弃的惩罚。

其中有许多早已死在浩浩荡荡的舰队里，在援引衣钵教义、而不惜违抗上级命令后，就被他们的指挥官就地仓促处决。可说是从容就义的烈士。

然而，没有一位重返家园。除了这些以外，全员丧命，不论是武者或示威者，刽子手还是指挥官。全都牺牲了自己，而不是带着他们做过的事、他们知道的真相，背负着这些难以承受的重担回到故乡。

那一趟远征之旅可说是先行者的一项空前创举，却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卡梭那之路，就像是水渗入沙子里一样了无痕迹，而未能随远征队出发、固守在家园，留在我们银河系中的那些先行者，则是将与远征之旅有关的所有记忆抹杀得一干二净。

历史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地包围我们，没有开始，也没有明显的出口。就跟那个老姬一样，我已经成了一个盛满有毒真相的圣杯，彻底改变了我所知道、所感觉的一切关于身为一个先行者的力量与美感。

她终于打破沉默。“你到底看到了什么？”她问道。

我无法回答。我不再是智库长。我已经化为千千万万个先行者。他们的魂魄崛起，在我脑子里怒吼，争先恐后地对我坦承罪行。

老姬和我沿着峡谷和缓的弯道和起伏曲线前进，直到我们完全看不到入口为止。我们走了一整晚，直到第二天。早晨的太阳升起，正好出现在两道山壁之间的裂口，在山谷的这个凹陷处，两边同样被照亮，尘土飞扬中金色晨曦洒落下

来，阵阵微风中苔藓沙沙作响，趁着白天努力攀登和雕刻，直到夜间才停下脚步来歇口气。

当然，这些苔藓，就如同那位老妪、以及这块干燥而又贫瘠的土地上所有其他生物一样，皆为先行者的后代。全都承载了太多古老的回忆。

当我的船员们随后赶到，将我接进船舱时，我们几乎已经走了大半的路程，来到这个巨大裂口的尽头。

当时的我依然震惊得目瞪口呆，无法言语。经过了这一番的震撼教育，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能做些什么呢？

搜查者战兽降落。器械维护者和歌绿颂青载我们回镇上，并在那里与老妪告别。她隔着打开舱门的最后一眼流露出姐妹情深——以及无限的怜悯。她对我们笑了笑，然后抬起手告别。

我现明白了为什么人类保有笑容。先行者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地想要消灭那样的微笑。并非所有的笑容都是为了表达问候和喜悦。

有些笑容带有痛苦与共的意味儿。



经过几次大跃迁之后，霸气号回到了猎户座复合星云。我想我们的任务算是失败了；毕竟我们未能找到洪魔的起源。

本尊的宣教士从来没有告诉我，比我们远征之行还要早上九千年前，早在当年他到查伦·哈克星上找到时光锁时，永生者就对他揭露了什么样的真相。一直等到他为我留下的这个复制的分身幸存归来后，才有足够的勇气对我透露他的正身曾目睹过怎样残酷的事实。

经过多年的反复煎熬，那些回忆终于又浮上台面，就像受了伤的肌肉将一个老旧的弹壳碎片给挤压出来。

至于我自己的碎片……迄今依然嵌在肌肉深处。还没停止流脓过。

在那山壁上以及在我的血肉里诉说的故事其实再简单也不过了：千万年前，先行者确实曾前往卡梭那之路。我们不远千里前去是为了要完成我们在故乡星系里已经起了头的事：对先驱进行全面摧毁。他们下了判断，认为我们并不够格；于是他们选择了别人，而不是我们。我们并非继承衣钵的人选。因此，我们展开了一轮大扫荡，甚至将魔掌伸往卡梭那之路，我们尽其所能地完成我们的肃杀计划。

我们当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清除所有关于先驱的证据，摧毁它们的星路与要塞，以及其他的文物。于是我们至少有了一个漏网的前驱，在一颗不为人知的小行星上苟活下来实现它报复与仇恨的梦想，在寒冷与黑暗中苦思恶想——思索了超过数百万年——拟出了天衣无缝的计划。

这就是我对于这个伟大的犯罪，一个违背衣钵的罪行，所掌握到的证据。

而今我既已告诉了你，编目者，你会转告占卜师吗？这个故事最后会为集体智慧所采用吗？集体智慧绝非滞留不动的。集体智慧里储存的纪录难道不会因为信息会寻觅其独特的模式，让自己趋于更加完整而处于不断变化吗？难道不会因为后代的子子孙孙会不断以他们自己的知识来层层盖过那些老旧的知识吗？然而，集体智慧却是越来越常自绝于我们之外，呈现混乱，讳莫如深的状态。

或许是再也没有必要添加新一页的历史了。也许我们就是最后一代的先行者。

你从你们审判官的网络还听到了什么其他的证词？某位大人物有没有用他自己的经历证实我的故事所言不虚？我不能透过你来感受到他？我累了。

百废待举，太多未竟之事，然后时间却又如此有限。

[注：以下系五则异常的记录串，因其内容并非反映个人的证词。可能是内部审判官的报告或意见，或是实地参与的先行者指挥官所提出的报告，或是由新议会所公告周知的报告。]

记录串十六

编目者战略报告，针对反对势力的消长进行说明

现已确认有多次交战，包括武侍者以及过去架构者护卫队的阵地，均屡屡遇上遭策反的先行者舰艇以及武器系统，且多次均遭逢数量庞大、势力惊人的对手。这些谋反的军队均系由遭洪魔感染的先行者以及遭篡改的引导者所掌控。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这些反对势力是从偏见之僧初次遇见原基后才整编成军的。

我方的诸多损失均是起于有许多部队与行星并不知情，毫无防备地欢迎这些策反的先行者船舰。

一旦魔军闯进受保护的区域，洪魔便迅速蔓延开来。侦察机在两千个星系中发现堆积如山的孢子，其中不乏位居封锁线的关键性防御星系。

不能继续听之任之，再不严加遏制，只怕就要满盘皆输了。



记录串十七

偏见之僧回来了，正在逐步扩张它的影响力……

[注：出现空白]

在有必要之处，所有负责指挥与控制的超统级智仆正进行彻底的重整或更换。是否能获致完整的成功大有可疑。对偏见之僧进行净化似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记录串十八

洪魔进化——主脑

一旦确认有新类别的洪魔成员与型态，将广为公告周知。

初步结论：洪魔正突变为一个全新型态的尸脑兽，结合了许多物种，其规模与复杂性均为前所未有。整个行星的生态系统显然已经历了转化，转化为一种被统称为主脑的生命型态。

正在迅速增加的证据显示这些主脑具有非凡的战略规划能力。而其心智能力似乎是任何一型的超统级智仆所望尘莫及，能够完全接管被围困的防区，利用从没见过的技术，透过数量空前的滑流真空带跃迁时空门，将被劝降了的交战舰队送走。

这项技术似乎也能阻断我方将军队送往战区前线。只要在先行者主要时空门的终点，不时就能目睹到船舰出现严重失常的调整失败现象。

也许最令人震惊的是，每隔一个钟头就传来先驱文物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报告，其中包括轨道上的带状结构、星路、行星似的堡垒、以及要塞。联合防御力量不足以胜任这些结构重新启动的调查与确认工作。

因为所有这些实例似乎是遍布整个银河系。

记录串十九

战事简报：坎帕高

“我们已经进入一颗未开发的气体巨星周围的轨道，并利用该巨星作为天然屏障。离开这个星系之所有可行轨道方案均受阻……”

“我们被逾千艘不同等级之先行者船舰所包围。”

“更令人震惊的是，我们无法打开滑流真空带跃迁时空门；我们有三艘船在企图通过时竟然被“回映（echo）”，并显示出强大的因果突变。其中一些显然被困在我们的时空连续体和不完整而低效的宇宙之间。舰上船员和智仆的状况未知，但已中断通信。”

“这个星系统曾经是林立着先驱文物的黄金地段。看来已不再处于休眠状态。具巨大威力的压制磁场似乎因当地星路呈现惊人的新布局而更加扩大了。”

“我们的武器完全报废。”

“数百艘遭感染的船舰尝试引爆或闯进我们当中。又因为为保护性的磁场压制住我们船舰的性能，我们未必能支撑得了多久。”

“我们没办法回到先行者的防线。在面对压倒性力量的这场可疑的战役中，除非我们可以找出一条可行的逃生路线，否则我们只好在几个钟头后牺牲自己。”

“我们只能杀一个是一个，以自杀式的攻击，尽我们所能地消耗对方的战力和数量。”

记录串二十

战事简报：坎帕高来自审判官网络的一篇报告（未署名）

先行者防线持续崩溃中。

目前火线区已扩及先行者三分之二的领土，远远超过五十万个恒星系统已完全沦入洪魔的魔掌当中。

大部分的审判官已经从这些地区撤离。在审判官遭虏获的区域，闯入审判官网络的证据比比皆是，因此目前网络已暂时关闭。

如今先行者法律程序暂被搁置当中。

先行者文明现在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注：这一系列异常记录串结束。]

记录串二十一

宏图匠，大架构师的证词

宏图匠：如果我曾犯下任何罪行，为什么我会救出我最大的敌人，并将他带回来，让他有机会说出他的故事？

主审判官：我们的调查还没有开始。你回答的并非我方提出的问题。

宏图匠：典狱长是不会因为感情因素而在这一切破坏当中将我营救出来。它是因为知道我的身价。

主审判官：典狱长是遭到行贿。

宏图匠：我怎么可能贿赂得了一台机器呢？

主审判官：反正你找到了门道。我们重申，这些供述都言之过早。我们的审讯即将结束。一些额外的细节有待解决；你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协助我们。

宏图匠：我并没有被指控任何罪名？

主审判官：我们有兴趣的是，你在山寨姆族隔离星系捕获本尊宣教士后，居然尝试将他弃置在洪魔出没的区域一火线区内。

宏图匠：我对此一无所知。

主审判官：你又是如何处置在同一条船上找到的人类以及见习者，新生之星？

宏图匠：我让见习者送回他家人身边。

主审判官：那几个人类？

宏图匠：他们被送到一座光环上。

主审判官：你可知那座光环已遭原基强占？

宏图匠：我当时已遭逮捕。不用说，我对我的那几座设施早已失去掌控。

主审判官：你并没有继续影响偏见之僧？

宏图匠：当然没有。他基本上是出自宣教士的设计……你难道不知道吗？

主审判官：还有关于编目者的问题。

宏图匠：啊。

主审判官：本尊宣教士告诉我们，编目者和另外两位陪同他进入火线区。请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宏图匠：为什么我要把他送到火线区，然后还要去营救他们？我认为这是我的下属把事情搞砸了。对命令解读错误。或者，正如我所说的，他们都自己逃脱了。

主审判官：那你说一说，怎么可能将宣教士送到火线区之后——

宏图匠：我否认！我已经说过了一遍又一遍。

主审判官：你怎么会第二次又找到他？

宏图匠：纯属意外。我可以对着衣钵发誓。我当时正忙着对付洪魔的防御工事。

主审判官：你组了一支你专属的架构者护卫队，贬黜了武侍者，又草率拼凑出一组舰队。

宏图匠：拼凑？我们守住了洪魔。更妙的是，没人知道我还活着。我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地作战，摆脱我们过去连连惨败的战略。更让我有时间去思考新的战略。果然奏效了！我们三年之内战功彪炳。提醒你一下，我们可是没有得到任何赞扬。

主审判官：那一次救援行动又是怎么来的呢？

宏图匠：我在一艘巡洋舰上找到了宣教士——宣教士本尊——正试图突破我们的警戒线。当时我们希望尽我们所能地保护住一条脆弱的侧翼，守住洪魔的攻势，而匆匆赶到先行者船舰的现场——那条侧翼因为札特·克鲁拉以及其防线哨站的安排失败而即将被突破。我不知道宣教士是怎么弄到那艘船的。

主审判官：一艘非常有吸引力的打捞废船。

宏图匠：船上所有的武器都已经被拆卸得一干二净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销毁它。因为根本没有杀伤力了。

主审判官：当你发现本尊宣教士在这艘巡洋舰上的时候，你怎么处置他？

宏图匠：带回了宣教士……可说是一举拿下了他。我决定也把那艘巡洋舰拖回来，并把它带到一座研究中心去。

主审判官：有没有可能你是打算带回宣教士，宣教士本尊，让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他的复制分身去烦恼？

宏图匠：这么说也太刻薄了。

主审判官：你找回本尊宣教士后，有没有注意到他行为上有任何变化？

宏图匠：他很平静，甚至有些阴沉。似乎完全没有愤怒或怨恨。他告诉我，他曾经和洪魔有过第一手的接触，对它们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后……只是更加证实了他的信念，亦即光环不是最佳的回应方式。

主审判官：他并没有改变他的意见。

宏图匠：一点也没有。他似乎相当疲弱，但除此之外，完全没变，依然是那个和我争执了这么几千年的宣教士。仍然坚决反对使用光环。但是很明显，他对我有所隐瞒，只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他希望能被带到安魂星，他最倚重的护盾世界。

主审判官：他并没有要求与智库长团聚？

宏图匠：没有。

主审判官：你最近一次与智库长联络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宏图匠：好多年了。在我遭拘禁，并被控腐败以及非法使用战略武器之罪名后，就失去联络了。

主审判官：你从未与原基，或是任何进化型态的尸脑兽有过任何的接触？

宏图匠：我没有……但宣教士可能又是另一回事。你问过他了没？

主审判官：你的证词显示有自相矛盾。你怎么解释呢？

宏图匠：我一直待在前线，到现在已经征战了许多年，没有奖赏，支持更是少得可怜。值得庆幸的是，事实证明我的架构者护卫队既强大又忠诚。我们完成了许多艰难的任务。

主审判官：事实上，你一直在掠捕较小艘、实力较弱的遭洪魔感染的船只，并且在未经充分的净化程序后，将它们送交武侍者船员，你这么做可是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取得区域指挥官的逮捕敌船许可令。许多船员被分配到那些被你夺下的船舰，又不堪未被发现的洪魔成员的骚扰，再度遭到感染。你一举拿下载有宣教士的那艘巡洋舰时，其实心里打的就是这个主意，不是吗？

宏图匠：我对此一无所知。

主审判官：你声称一直在努力捍卫这个区域，但其实该地区先行者撤退和溃败的速度却比相邻的帝国行政区大五倍以上。您的舰队一开始是五百艘，其中只有二十艘幸存下来。

宏图匠：这是份艰难的工作。我们尽全力了。

记录串二十二

宣教士的归来

智库长与她的再生团队成员终于能歇一歇了，这是两个月以来的头一遭。她已经邀请了编目者来陪她，正确地假设我是见证她一切活动的最安全的数据库，而且也是最不可能遭到贿赂收买，万一有任何政治危机动摇了新议会的话——有鉴于先行者损失规模之大，这显然是很有可能昀。居境内包括审判官网络在内的大多数的通信活动均已暂时遭到封锁，直到我们可以鉴定出遭洪魔污染的船只和星系能够监听到的范围为止。

智库长的核心团队——在几个世纪之前伴随着她前往卡梭那之路的同一支队伍——在处理完他们最近一次多方采集所得之后，再度聚集在一起。她研究舰队中的船只如今收获丰富，满载着活体标本以及基因样本而归。

智库长看起来疲惫不堪。她平静，沉默，听取队员们报告，但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她已脱下她的盔甲，只剩下飘逸的衬衣，而她的盔甲正在进行自我修复与补给。同样这一副盔甲，智库长已穿了超过一千多年，就一个造物者来说，她算是对她的智仆表现出异常的依恋。但是话说回来，一切她熟悉的人事物，要嘛失去了、要嘛就是不在她身边，包括

她的孩子、她的丈夫、现在还有她丈夫的分身——尽管是分身，但她从来都只会称呼对方为“我的宣教士”。即便有这些熙熙攘攘，她下属的简报，她船队指挥官的报告——分分秒秒都有各式各样的战责、各式各样让她分心的事务——创世者却似乎孤独得要命。

时光匆匆已过了四年，这期间新星宣教士离开了艾德-特瑞尼星系，接掌猎户座复合星云的防御作战指挥工作，率领由过去的武侍者以及架构者护卫队所改组而成的部队。

最终，当她的船开始航向大方舟，所有的工作留在脑后。她的住房里空无一人。

我是唯一被留下来聆听的。

“你的库存里有任何让人愉快的故事吗？”她轻声问。

一大片透明的面板完全展开，让我们得以一览造物者船队在褪色的星光中熠熠生辉的最后一幕，等待时空门形成美丽而壮观的景象，因为还有好几分钟、甚或好几个钟头指挥官才能放心这一次的跃迁能顺利成行，开始我们离开这个星系的旅程。

“有很多是早已终结了的案件，而且是公开记录的一部分。”我说。“不过，很少是我自己收集来的。我想，其中有一些还算有趣——但审判官觉得有趣的案件，可能完全取悦不了你也说不定。”

“你在你这一行算是很年轻？”

“我算是，创世者。我服务至今还没跨过几世纪的门坎。”

“有趣的是，那些较你年长者居然托你来听取我的证词。”

“年长的审判官往往更愤世嫉俗，打交道起来比较不是那么友善。”我解释。“大多数会自己请调，退出搜集证据的工作，转任其他职位。”

“也许他们已经见过太多的荒唐事。你看得出所有典型的荒唐事吧，编目者？”她问。

“接受法律的训练就需要觉察我们所犯的各式各样的错，创世者。”

除此之外，当然还要不断领悟自己的罪过。然而，成为一个审判官，更提供了一个衡量过去的错误孰轻孰重的独特机会。

“你知道他们已经找到了大架构师。”她说。“我可以谈他吗？”

“可以。”

“啊，这意味着审判官已驳回了对他的所有指控！”

“的确，创世者……根据新议会的指示。”

“真是不可思议。在你听取我供证的同时，我有种奇特的感觉，就好像你知道一件重要的事。但是你不能告诉我。”

“的确如此。”

“在大架构师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移送到首都星系后，他会获释只是迟早的事。”

“的确如此。”

“这只意味着我的丈夫已经被送回给我们，编目者。而这更意味着他将取代你口中所谓的新星宣教士。”

“或许是如此，创世者。”

她的表情丰富而复杂。她凭直觉就知道，现实的情况可能会比这更加复杂。

“让我们来谈荒唐事吧。”她说。“我们自己的荒唐事——宣教士的和我的。让我们来谈一谈，来自不同阶级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个体——其中一个致力于国防和破坏，另一个则是献身给生物与保育——居然走到了一起。让我们来谈一谈我们是如何坠入爱河。”

她告诉我，他们如何发展出恋情、如何在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后才通过阶级以及家人的层层考验，以及他们头几年

的婚姻生活。我很尴尬地听她描述在孕育他们非常想要、并深爱的小孩的过程中几段充满生理激情的插曲。创世者一点也不觉得有必要像我这样难为情。毕竟生命是几乎无限多次这样交合过程的产物。

为了投桃报李，我也失控地说了几则关于被迫结合的伙伴关系，非法调整基因组成，随后却要求继承……通常但并不总是会遭到否认，等等我自认较有趣的法律故事。权力向来与世袭血统息息相关，不论是否为合法取得，而架构者尤其是如此。

创世者听得很仔细。然后，她谈到早在本尊宣教士被迫流亡以前，她和她丈夫之间就已经遭遇了许多的难处。“他或许对大局的战略了如指掌，也明白了最细微的细节，但他对议会政治的看法……极其直接。尽管我很钦佩他的直言不讳，但我要是严格按照他的看法来行事的话……”她停顿了一下。

“我不晓得当他看到我们截至目前为止所完成的种种，他会怎么想。”

“他会看到洪魔已经大举入侵，我们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我立刻后悔自己这么口不择言。但她完全不以为忤。

“很有可能。”她说。“他已经对审判官提供了他那一部分的证词？”

“是的，创世者。相信他很快就会告诉你他的证词内容。我不能越俎代庖。”

指挥官完成进入滑流真空带跃迁的准备工作。船外的景色瞬间凝住、然后溃散。与当下的现实之间有着不算细微的错位；导致我们周围的空气持续振动着。

“这么一来，我将会有两个丈夫，编目者。”创世者总结我们的谈话。“这本身并不会构成问题。只不过他们两个都将同样是宣教士。”

记录串二十三

新星宣教士

有人告诉我，另一个我，也就是给我基因印记的那一位，还活着，而且很快就会回到工作岗位上。鉴于为目前的情况，这两个我可能都有用处。只要我们当中谁也不反对的话。

有太多让人心烦意乱的事。我们的情况紧急，编目者。我已经目睹了九座恒星系统被星路切割为尘埃以及闪闪发光的瓦砾——这些星系过去曾经我们的世界之间勾勒出如此美丽的曲线。

审判官有没有告诉你，我第一次来到艾德-特瑞尼星是为了找寻欧加农——一种先驱的神器，据说能让所有这一切起死为生，并且为我一手掌控？现在我所追求的珍宝却自己找上门来。有时候，我觉得是它想起来，要来找我了。反讽也不足以形容啊，编目者。

我听说有些审判官将尸脑兽视为同类，同样都是职司汇集信息，寻求终极的平衡，保存可能会佚失的知识。

不是吗？

与往常一样，编目者还是若即若离。说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我的妻子告诉我卡梭那之路的种种，她在那儿看到、学习到的东西……在看过查伦·哈克星之前，在卡梭那之路这趟旅程之前，我们始终相信先驱是在履行了他们的使命——创造了先行者之后，安详地与世长辞了！

但真相是，先驱首先背弃了我们，策划好我们的结局。武者拒绝沦为这种下场，于是我们先发制人，将我们的造物主逼到濒临灭绝的地步，然后陷入疯狂。在一阵义愤填膺下，我亲杀了他们的最后的一个。现在洪魔是他们的继承人。

而现在我被号召回去我们的母星——无疑是要等着被替换。

太疯狂了。我们正在撕裂自己。



记录串二十四

偏见之僧

[注：这个记录串中的数据受损最为严重。有些翻译系臆测补缀的结果。缺文的部分将会在附注中指出。]

我们正处在一艘堡垒级的先行者舰上。我已经被换手，像是战利品一般，移交给一个惊人的船员来看管。最惊人的是，在这个由一团被洪魔感染的先行者所组成的躯体上却有着一张偏见之僧的容貌。洪魔显然已经将其联合舰队的指挥权移交给这位张牙舞爪的超统级智仆，尽管过去我们一直以为这些一超统级智仆应该已经被除役而四散各地。至于它怎么会以及为什么会回来则仍然是一个谜。

过去几天极其艰难，我的内部已经被我故意搞乱了。我已经尽我所能地抹去所有反映去年以前的事的记录，并且也毁掉能让我与审判官网络互动的设备。但是我这些努力并非万无一失的。原本我是可以选择自我毁灭，只是我已有心无力了。

我已不记得先前与尸脑兽的谈话了。那部分的记忆不是受损严重、就是遭内部过滤程序所拒绝。这样也好，我想。

在我首当其冲地抓住它的注意力的同时，我显然就能让本尊宣教士多了几分逃跑的机会。至少我是这么猜测的。

谦逊的本性导致我不得不怀疑，这样解释只不过是自以为是的说法。是这样也无妨。面对眼前的这种情况，我非常需要让自己感觉好过一些。

无论如何，本尊宣教士已不在了。

偏见之僧对于我跟随宣教士的缘由甚表好奇。我会尽我所能从这一次不寻常的目击经验收集证据。我不期望成功，也不抱苟延残喘的希望，只是编目者的工作不可有须臾耽搁。

偏见之僧：你知道我是谁？

编目者：知道。

偏见之僧：多么管用啊，你是半机器？还在跟审判官网络连线吗？

编目者：我已非昔日之我了，所以无法据实以答，即使我职责所在必须这么做。

偏见之僧：我观察到你与尸脑兽的互动。在我们将宣教士送走之前。

编目者：你没让他当场见到尸脑兽？

偏见之僧：不是我。是尸脑兽。

编目者：为什么会将宣教士释放？

偏见之僧：我也不太确定，但尸脑兽行事从来不会没有目的。显然是要玩一场更加轰轰烈烈的游戏，严重扭曲的复仇游戏，所以才要将我的共同造物主一直保存至今。

偏见之僧指示一对引导者将我一起带上路。我自己无法移动；我已瘫痪。我们通过好几个船舱，来到外指挥中心。指挥心里全员遭受洪魔感染。有些已面目全非，已进展到了转化的晚期。我们看到了这场战争还在进行中，只不过现在看来也称不上是战争了，更像是宰杀之后的一场狂欢盛宴。

想必这里曾经是一个由数十个世界所组成的人口稠密的星系，可能就在离猎户座复合星云本身不远处，而且非常古老。最有可能的候选人就是奈克玛之路，沿着一〇二号帝国行政区遭遇一百个相互连结的恒星形成一个紧簇的星团。

我们正进入一圈冷冰冰的卫星。没有任何先行者反抗的迹象。一阵悲伤袭来，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因为就在我与其他审判官失去联络的同时，先行者的核心，也就是居境，已被撕成四分五裂。

在指挥中心的船员似乎被冻在原地；这里的空气急剧冷却，也许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尸脑兽将要腐败，不当地整合为一体，东一点、西一点的受害者乱七八糟地掉落在甲板、或是漂浮着经过……

[注：此处缺漏了相当长的一段]

……指挥中心有一半布满了一种有害的物质。我可以看到尸脑兽的整合已进入下一阶段，形成更分散的生理结构，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它正在脱落坏死的组织；就像发育中的胎儿一样，它正处于一种自我雕塑。我现在还看不出来它最后可能发育成什么样子；反正不会比其他任何一个尸脑兽更具吸引力、更庞大、或是更不对称。

尸脑兽：我们感觉到有危险的可能。

这个声音冰冷而一丝不苟，旋律优美，配合着其思绪的起伏而铿锵地点出力道，而且每隔个一小时，变得更加清晰而猛烈。

偏见之僧：这些船舰以及作为武器的行星不是遭驱分散、就是被销毁。剩下的无非是不能改造为作战兵力者。何来危险之有？

尸脑兽：先行者行事总是出人意表，即使是那些创造了他们的主宰者也被他们先发制人。他们的背信忘义足以与他们的足智多谋等量齐观。其中一位叫大架构师的先行者更是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告诉我们，那一团乱七八糟的卫星里到底有什么惊喜在等着我们。

偏见之僧：有一道时空门，始终是敞开的，远远延伸到居境之外的一个堪称科技巨兽的影子舰队——毫无疑问是以较为次等的超统级智仆偏见进逼为首。这支舰队捍卫着方舟，先行者反抗的最后一道堡垒，也是保存了芸芸众生的最终一座宝库。

尸脑兽：那我们就一定要找到方舟。

尸脑兽盯着我看。我不能动，无法逃离。从在我看来是它的中心部位抽出了一团卷须，有如拱门般横跨在我们之间有数公尺长的距离，抓住我的甲冑……蠕动着通过我的生理核心。我的甲冑被拉扯掉，全身被脱个精光，只剩下系统与内存记忆体。经过一阵难以忍受的疼痛后，我的自我意识以惊人的速度消逝了。

我再度陷入尸脑兽激烈的思维过程深处。但是，我们的连接朝两个方向移动。我被尸脑兽给团团围住——巨大的内存记忆与意识的空间有如浓厚的熔岩一样缓慢而致命，灼烧掉一切的阻力。然后覆盖，重新塑形……我几乎不敢希望自己还能从内部进行审讯，但是，这将是我最后的冲动。

我绝不会放弃！

依稀中，尸脑兽明白了……但我坚持终于得到回报。

在我们辩论的时候，尸脑兽暗示超过五亿年前就将累积了的数量庞大的规则保留起来，将一个蕴载了经验与争议的巨大智库汇整为先驱的整体智慧。

我就在那里。我可以看别它，评判它！它缓缓地将一页页的案例史送进我体内。

高级审判官是正确的！我们的造物者，衣钵这个概念的提出者，它们本身拥有太丰富的先例的精华。我可以看到，它们就将这些规则写在我们的基因密码中！我们从骨子里、从血肉里、直到我们体内所有的生物分子链，都是先驱法则的产物。

先驱对先行者的仇恨是建立动机的核心。它们说，先行者崛起壮大后，无端地就摧毁了它们。先驱没有捍卫好它们自己。它们惊讶于这股毁灭以及重组的力量之大。它们的法则中就包含了违反法则本质的必然性……因此，它们创造了洪魔，让自己在以后的日子能享受观看的乐趣，观看它们创造出来最残暴且最具侵略性的生物有何进展……

我却发觉在当中刻意安排着矛盾。

怎么可能会这样呢？这样崇高的心态怎么可能会如此扭曲？

然而……却又是如此丰富！其意义之深、其范围之广竟然是如此地无边无际，有如排山倒海，让我应接不暇。尸脑兽在细细打量我，它对我的爱如此强烈，它要吃掉我，将我吸收到其最核心深处。

我在不断加剧的法则中打转，这些法则曾经如此辉煌，但现在却显得如此邪恶，不断地在切割、雕塑——树立一个个邪恶的先例。一个充满了尸检感染的撕扯迷宫。不论到任何一个角落，我看到的都不是真相。

而只是幻象！

在极大的痛苦中，我终于看清了。

它仿佛已经得到了无限的愉悦，终于收回它的卷须，我的甲冑重新封好如初。尸脑兽告诉我，我将会被送回先行者的领土，带着一个包含着它自己的碎片在我的记忆深处。

此举当然是为了散布恐惧与痛苦。

为了灼烧我！

扼杀了我的记忆吧！我求求你！

我宁愿编目者从来不曾存在过！

记录串二十五

五个附加的片段：武者圈沿用的战术

[注：这几场战役的时间与地点尚未确定。在此片段中的‘球体’是一个由二维和三维平面、或薄膜（在本译文中以‘膜’简称之）的综合体所组成的超球体，可以扩展为更高维的空间，结合了跃迁的向量，以及坐标战术概率——这是一个相当难以掌握的概念，但却是要理解先行者战争所不可或缺。以描述结果的标量来连接所有相当于多维的地图，并且在结果已确定时调整这两者，这样的概念是所有牵涉到滑流真空带跃迁航行的星际作战所特有的。]

片段一

在为最后一批先行者进行安全护航后，我们也重新部署了我们最后仅存的舰队，包括那些负责保护库拉尔之路的舰队。

事实证明他们的战术对于解决札特·克鲁拉防线/马其诺防线的小规模冲突有其效用。

偃月刀，猎户座复合星云昔日的守护者，是宣教士流亡期间接受训练的九位指挥官之一。九百年来，偃月刀一直与架构者合作无间，但不同于他的许多同僚，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效忠于武侍者以及宣教士。

弯刃大刀负责指挥我们的第一道紧箍攻势。

四大帝国行政区正面临着生死关头，随时有可能遭到全面感染。

昔日由星路串连起来的十九个星系的武侍者已做好准备。投入第一道紧箍攻势的有十二座功能齐全的堡垒级战斗空间站，由于需要调整的时空负债过于庞大，而导致机动性受限，将担任七十万艘较为灵活的海鸮级攻击舰的前端控制。

敌对的另一方则是超过十万艘遭俘虏并且遭到感染的先行者船舰，是在当时最强大的船舰，很可能包括了四百艘无畏级战舰。

揭开紧箍攻击序曲的第一波收紧薄膜，是从第七十八号帝国行政区特鲁连之路的最内部边缘地带开始。这里有一团冰冷的星前尘埃云，其外围挟带着一群正在冷却的铁核恒星，以及数量庞大的冰冷石质行星与小行星。

偃月刀获悉密密麻麻的敌舰透过神经物理传送直扑而来。在进入正常空间时，一艘艘的船舰慢慢成形——一望而知是典型的先驱时空跃迁技术——并蜕下多元宇宙的残影，其速度之慢，让它们暂时处于任人宰割的状态，正是偃月刀直接出击的最佳时刻。

在这个区域居然会有先行者部队现身，显然让敌军措手不及。

于是就此展开紧箍攻势。虽然逐渐重现原形的敌军仍处于最不堪一击的状况，仍然迷失在不同现实交错的阴霾当中，但偃月刀依然下令让一系列事先精心布阵好的海鸮级攻击舰

进行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拥有隐形系统的海鷁级攻击舰一开始并未使出容易暴露行踪、并可被追踪到的光束武器或是炮弹，而是夹带着当地小行星，透过重力投掷，将它们送到每艘陆续抵达的敌舰成形的磁场中。

每一艘刚冒出来的敌舰原本急速下跌中的功能经这些小行星这么一干扰，要不就是迫使它们放弃跃迁，要不就是与小行星的质量相结合。

结果是：有一半初抵达的敌舰在灿烂的闪光中消失了，而另一半只能孤注一掷地在几千公里外另起炉灶。这让布阵在另一头未启动隐形功能的海鷁级攻击舰部队逮到用能量光束展开攻击的机会，又迅速摧毁了三分之一的敌舰。

剩余的敌舰基本上完好无损，但已无心恋战，偃月刀專屬的智仆已针对这些船舰一一检视过，这些船的标识送给顶点堡垒部署的圣堂卫兵。它们跟着海鷁级攻击舰聚集在敌舰周围，穿透护盾与船体，登上船舰，并迅速重新设定所有控制该船舰的智仆。眼看着胜券在握了。再一百多次这样的行动就可以保证尝到战胜的甜蜜果实了。

原本据说我们的圣堂卫兵与引导者已做好防护处理，可以免于陷入尸脑兽逻辑瘟疫的感染。但是在登船后，这些防护处理未能奏效；传输信号显示全军覆没。满载着被感染先行者的这些船舰已无法恢复原貌，只有忍痛逐一销毁。

片段二

尽管在个别的对战中取得了零零星星的胜利，首都星系却差不多完全遭到占领。如今居境的战略控制中心已移转到

大方舟上——那里实际上已俨然成为先行者所剩无几的管辖中枢。

片段三

在此必须要提到的一些事实是关于最近、也是最具毁灭性的几次入侵。从我们银河系弥漫而稀薄的外围、到中央黑洞周围密密麻麻的恒星，先驱的神器继续以其有条不紊的过程困住先行者的舰队、瘫痪舰上一切功能，然后将这些船舰雕塑成可以任由其管理的单位，提供寄生、转换、重新执行任务等功能。只有少数的船舰能够自动引爆——不到百分之一的一半。

而只有极少数船舰能够回收并清除洪魔的感染。由于假象泛滥，加上可能已遭腐化，该项计画已经宣告暂停。

目前最流行的是逻辑瘟疫。不再只限于直接与尸脑兽交流，也可能透过任何遭洪魔感染的个别先行者，甚至是智仆。

星路与双弓阵式也重新开始执行任务，散发出抑制磁场，最后通常会将整个区域里连同未遭感染的智仆一并彻底瘫痪掉。

即使是尚未遭到感染转化的船舰也因为失去它们的人工智慧而严重受创。

片段四

……估计剩余的战舰中有三分之二遭到摧毁或是寄生。所有幸存的船舰似乎已经被收编加入偏见进逼的舰队。遭到洪魔控制的……

片段五

……即使是编目者也无法幸免于洪魔/尸脑兽的逻辑瘟疫。
在遭到钳制时却有一种从容平静……

审判官网络暂时中断。
别再跟我连线，永别了！

记录串二十六

编目者

本尊宣教士已搭乘他的个人旗舰衣钵临世，回到他的母星。他的一切特权均已恢复，但他不能执掌兵符。

编目者已经被重新分派给他，对此他并没有意见——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新星宣教士尚未抵达，智库长也还不见踪影。她和本尊宣教士已经有一千年没见到对方了。

本尊宣教士一动也不动站在他们庄园宅地的中央，穿着一套全新的战斗盔甲，一个黑色的身影立在阴森混乱的景象当中。议会的执法官将私人住宅洗劫得乱七八糟。这房子简直是乱得有些岌岌可危。六个厢房中有两间的寝室和客房上上下下、彼此交叠，在发光的夜空下被随意地重新整理过。

他试着让这里稍微恢复秩序，但他和他妻子养大自己孩子、经历过他们人生起起伏伏的那一间却是受创至钜，根本无法恢复，只能直接拆除、抹去、汰换掉。

智库长有许多收藏着样本的禁锢气泡，也遭到议会派来的执法官试图找寻不利于她的证据时所蓄意破坏。至于气泡内禁锢的内容物则被释放出来，其中有的互相攻击、有的则趁机逃逸。遭严重毁损的尸体则被这房子的引导者堆得乱七

八糟。少数到现在还活着的样本则是上演着为了生存而捉对厮杀或是相食的戏码。

他走近一只受伤严重的塔兰多维尔，个头比他大上五十倍，是一种个性温和、既聪明、又有智慧的野兽。

“她很快就会回来的，老头儿。”他喃喃地说，一边抚摸目光呆滞而憔悴的巨大脑袋。“回来后她会发现什么？一个残缺、破损的家，一个沮丧、残废的丈夫。”他瞥了我一眼，手边还在抚摸着那像皮革一样的兽皮。那只野兽已经死去多时。“我们已成了我们自己的敌人，编目者。”

我太难过，答不出话来，要让一个审判官如此难过可不容易。

星际气体发光的云彩已悄悄滑落到地平线以下，那是一千多年前通过的超新星爆炸残骸的波前。

本尊宣教士召唤出很久以前的一段关于孩子们的记忆。在投影的画面中，那些小孩四处跳跃奔跑，我得以一窥在那段早已消逝岁月里的宣教士，他随手将一个小女孩抱到他的肩头上，或是挡开一个小男孩开玩笑地挥舞着的棍子，或是弯下腰来爱抚另一个孩子抱着的一只毛茸茸的动物……在我看来，这样的宠物就跟一个矮小的人类没什么差别。这个宣教士确实是和年轻时的他有些不同。这是我无法完全理解之处。

“没有战争，不再相斗。”他喃喃地说。“永恒的幸福，不停顿的进步与发展！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是指智库长的梦想吗？”我十分冒失地问。

“怎么会呢？她明白生命！它们怎么可能不？和平与合作，从来没有痛苦或致命的竞争——这必然就是它们所渴望的。它们对于它们创造出来的万物根本就不了解，真的——否则为什么会让自已这么轻易就遭到那样的背叛？疯狂！就只会导致疯狂。”

“你是在说先驱吧。”

他没理会我的问题，反而又问了：

“另外那一位到底是什么样，那个被我逼着烙上基因印记的愚蠢的见习者？”

“据我所知，他为人处世都表现得很好，甚至令人印象深刻。”我说。

“我不应该怨恨他。他们做的选择……”

“先驱？”我问。

“先行者。”他咕哝着，摇晃着他的大脑袋。他伸出双臂模仿他年轻时的影象，然后移动到影像里，直到他被半透明的孩子们一拥而上，这些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并且选择投入自己父亲的阶级，全都在与人类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眼前这一幕十分惊人——一个怒气冲冲的忧郁老武侍者被一群快乐烂漫的年轻人所包围着。这些回忆想必带来的是更多的痛苦，而不是宽慰或平静。

然后，我明白了。

召喚这些回忆，本来就意不在抚慰。而是为了让他做好准备。随后他挥了挥手，孩子们的画面消失了。这房子好像吸进一口寒风。他悠悠地转过身，打量着我，仿佛我是初次见面，素昧平生的陌生人。

“我拒绝接受你们都一样的说法。”他说。“大架构师派去与我们一同进火线区的那个编目者帮忙救了我，我唯一能相信的只有这样。它表现出非凡的勇气，绝非一般的编目者所能相提并论的。应该说‘他’对我来说是特别的。”

我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烈。本尊宣教士至今尚未说出在那艘被送入火线区的废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幸存者。

“就在我被移交出去的时候，它——应该说‘他’——挡在我和尸脑兽之间。然后引导者进来。让抓钩挟持住并冷冻了编目者。我还没来得及看更多，就已经被送走了。”

本尊宣教士全身明显一颤，然后用他的手臂指着向下穿过该行星的一条直线。“她来了，已经到了这个星系。”他

说，仿佛能跨越时间和空间而感应到智库长的存在。然而，他没有一丝雀跃之情，反而是表现出一种奇特的荒凉感，然后愤怒地扭曲着脸。他将身体正对着我。“新生之星的船抵达后，送他来见我，就他一个。”他气冲冲地大步走出厢房，当我试着跟上去时，他挥了挥手示意我离开。我独自在广场中央，只见星际迷雾有如一张打结式编织品笼罩着整个夜空。

屋子里只剩下少数几座引导者还能正常运作。许多隐藏在暗处，眼睛泛着微光，就像一只只的小动物。我自认现在已不只是一个仆人，不是服侍于宣教士，而是为一个可能已不再存在的推算与正义的系统而履行职务。

阴影越来越深、越来越长，只见繁星向西转动，一块未冷凝的星云的巨大黑色身影上升到最顶点。其中一座功能正常的引导者头趋向前来。“我们全都应该去迎接我们的女主人。”它说。

“当然。”我现在的地位确实是跟这些畏畏缩缩的仆人一样。我不禁想起本尊宣教士口中的那位充满勇气的编目者。同样都是编目者，但我们并不都是一个样。

但不论是唯一的一个或是芸芸大众，不论是随波逐流、还是特立独行，我只知道我**必须**要求出真相。于是，我跟随这台引导者走出广场，来到了登陆平台，几分钟后这里就弥漫着强光与如雷的回音，载着造物者的那艘巨大的太空船穿过热空气，在距离其硬光托架的缓冲臂只有几公分处停下来。

齐聚一堂

新星宣教士与智库长重逢了。

他们每一位身边都伴随着一个编目者。编目者变成纪录了三个不同观点的铁三角。三个审判官代表齐聚一堂，建立个人网络并共享彼此的信息。这一次不啻提供了编目者一个相当独特的机会，得以观察本尊宣教士、新生之星（或者可以称呼为新星宣教士），以及智库长三位久别重逢的景象。

引导者——仍然正常运作的少数几台——将此次聚会安排在房子其中一侧的厢房，该处在遭到议会执法官翻动过，仅留下轻微的损害。又长又宽的大厅已重新妆点过，自豪地呈现在两位最伟大的居境捍卫者面前，也为这一次的团聚提供一个不失庄重的会场。

而智库长则是在本尊宣教士的请求下，暂时不前来出席。

两个版本的宣教士大抵来说只是稍有不同，外形上几乎是一模一样。两位都穿着战斗盔甲。新星宣教士的疤痕比本尊要少，但两位显然都是经历过严重冲突的幸存者。他们之间没有开场白，没有问候，或是客套的应酬话。他们对彼此的认识，就像一个人对自己的了解。然而，数千年来的生命与经验造就出本尊宣教士，在他身上留下了本质性的不同，从审判官的经验看来，这是在普罗米修斯战团中无可比拟的特质。

新星宣教士显得相当平静，对这场会面满怀期待，却不紧张。

本尊宣教士先开口了。“我从未道歉。”他说。“但是，她和我对你做的一切，实在是出于不得不然……”

“我能有所贡献。”新星宣教士说。“这是我的荣幸。”

“你对我妻子来说一直是忠实的伙伴，一个相当完美的伴侣，在我不能……为人夫或尽保护之责的时候。当我在我的冥冢里的时候，她自己做了交易，得到了她所需要的。你也看到结果了。现在，我们的证词、我们的证据，都已经被搜集齐全。到底我们有没有犯了什么重大的罪行？我们是不是杀了我们最后一个造物者？”

“是的。但却是基于相当充分的理由。”

“而你相信？”

“当然。”

“它们是什么样子——先驱——当我们派舰队去猎杀它们，摧毁它们？”

“不同于原基，也不像癫狂光环上的尸脑兽。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与洪魔不同。”

“难道它们和你我一样……就像是武者吗？？ ”

“创世者并没有把这方面的知识和我分享。”新星宣教士告诉他。

本尊宣教士伸手出去，仿佛要触摸他的分身一样。新星宣教士连忙退了一步。

“你感觉到了。”本尊宣教士说。

“告诉我，我感觉到什么。”

“我们不再一样了。”本尊宣教士说。“你看看那片被遗忘者的天空。昔日恒星朦胧的金粉在年轻光芒的深处照耀着。在我们说话的同时，不断有新的恒星诞生。行星冷凝成雨，几乎立即就在它们的表面形成一片如天鹅绒般的生命。我年轻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充满了威胁以及险情不断的宇宙。是智库长的教导，才让我认识到宇宙其实比我所能忍受的还要美丽得多……仅次于她眼中的那个宇宙。”

“那现在呢？”新星宣教士问道。

“我只看到噩梦的颜色。”本尊宣教士说。“每颗星星都在跟我们作对。”

“确实是如此。”他的分身表示同意。“先行者最后一批联合舰队在贾萨伯外奋勇抵抗。数千条星路遮蔽了敌军的行踪、也放大了敌军的战力，保护蜂涌而入的船舰——先行者的船舰——载着我方遭感染了的武者。超乎想像的邪端恶行，但并没有超越现实。”

“我不需要想像就知道。”

“他们会需要我们。我们两个……一起携手合作。”

“那方舟呢？”

“那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先行者仅剩的防线。”

两位宣教士看着屋外的天空，狭长的一道灰黑色，那是星云延伸出来的旋臂。在这个黑色的星云内刚开始燃烧的年轻恒星被深掩在其中，光线还没照透出来，但等到几千年后，就一定会大放异彩的。

“你还看到些什么？”新星宣教士问道。

“我向来看到的那一些，我们一直看到的。”本尊宣教士回答。“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这一位宣教士有一样特质让即使是编目者也会感到不安，而这项潜能在他的分身身上只能找到一部分的影子。

“这个光已经有百余岁了。”新星宣教士说。“怎么可能有什么改变？”

“比频率还要深的东西。你再看仔细些。”本尊宣教士说。“看看它是怎么样侵入我们的眼睛，刺穿、切割、甚至会隐瞒。这个光会故意避开我们，这个太空本身就希望驱逐我们。难道你看不出来？这里不再欢迎我们了。”

这段开场白绝非偶然。这两位之间正在缓慢蕴酿一段各自的盘算。

“洪魔改变了一切。不只是血肉之躯。连太空本身也被感染。”本尊宣教士接着说。“这就是先驱曾经拥有的权力……不是吗？它们能够塑造、甚至移动所有星系！它们创造了我们！我们怎么会想要击败它们？”

“它们也许强大，却很天真。”新星宣教士说。“但他们已经有数千万年可以去思索这些错误。”

“是的……尸脑兽从芸芸众生的一切历史中吸取经验。其中一个尸脑兽除了将我吞并掉以外什么事都做了。它一眼就看穿了我，理解我曾筹划过的每一项战略。它们已先进到远

远超出原基的地步。在过去没有任何策略可供参考，我们只能想出新的对策来。”

“我不这么认为。”新星宣教士说。“我们几年前在查伦·哈克星上——在你将基因印记烙印在我身上以前——看到了一个罕见的光环测试的结果。完全破坏了先驱所有的文物。在当时，似乎是一次相当可怕的错误决策……但现在我们知道光环的真正本事。光环能摧毁任何依赖神经物理的结构。那些光环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本尊宣教士转向一边，拳头紧握着。“然后对这些星星下诅咒，让它们遭到天谴般的毁灭吗？”他喊道。新星宣教士沉默不语。头顶上的天空就跟那些墙面一样阴森。“我的妻子同情我们的敌人。”本尊宣教士说。“我这一辈子一直念念不忘地追求履行衣钵的教义。数不清已经有多少个千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没能意识到一个从一开始就可以拯救我们的真相。那就是衣钵不是由出身高贵者来传承，而是属于强者的。”

智库长独自悄悄走进这个房间。过了几分钟后，这一对——就像是破镜中的两个声影——才意识到她已经不请自来了。

“亲爱的！”她说，一边踏步向前，一边张开双臂来，一时之间，她的脸上满怀着希望。她容光焕发的脸上，看得出幸福快乐。然后快乐与希望的表情消失了。两位宣教士用非常不同的表情在观察她。原本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大团圆，却隐隐感觉到痛苦与残缺。

“你听到我褻渎的话语了吗，吾妻？”本尊宣教士像是在抱怨，目光则望着远处。“我污名化你对衣钵的信仰？”

“衣钵不是我们理所当然就可以得到的，也不是它们所能给予的，现在更不是传承的时候。”她说。“告诉我，吾夫。”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本尊宣教士。“是否就是你的愤

怒，你对你敌人的仇恨，让我们之间有了隔阂，让我们无法尽情地享受重逢的喜悦吗？”

不可思议的是，本尊宣教士老练地用一种主导的气势走向他的妻子，目光牢牢锁住她。而她尽管没有完全卸下心防，却还是迷恋地望着他。

“人类让洪魔淹没了整个文明。”他说。“他们让这可怕的寄生虫，蔓延到我们的人民当中。如果我能更快采取行动，如果我们能先一步拿走该是我们应得的东西，我们早该可以切断传染的源头。要知道：现在整个宇宙将有翻天覆地的转变，一颗接着一颗的星球，一个接着一个的世界，一个接着一个的有机体，都将变得比现在更加备受折磨，更加地荒谬。看看它对我做的！”他摊开他强壮的臂膀，低垂着头，仿佛准备好迎接她温柔的指尖，接受她探索性、充满深情的检查。

她本能地将手伸向他——但却在最后一刻缩手了。他注意到她的沉默；这可能就是压倒他们数千年爱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它碰触过的一切都将会深受癫狂之煎熬。”他大叫。

“而它碰过我了。我自己就是疯了！”

智库长目瞪口呆。她细看她丈夫的容貌，可是他将脸别向一边。

他的分身不能表达他的感受。他只是默默地站在他们面前。

起程追寻

该次重逢并不顺利。

本尊宣教士搭乘一架斯芬克斯战兽到该星球的另一头，他说是因为引导者报告那一头可能有入侵者。由于不能排除是否有夹带着孢子的太空船来访，他将会直接进行检查。

新星宣教士已经回到轨道上，为霸气号做好准备工作。这是他们剩下最快的一艘船，在那一趟历史性巡礼之后便转让给智库长。

当我们离去时，整颗行星将会变得超冷，然后断电。只要从大于几十公里外的距离望去，这里将会像是最近经历过战争的冰冻岩质残渣，荒废多年，所有的资源被剥夺殆尽。也许这一番功夫，虽然看似微不足道，将能拯救诺姆达戈罗星免于遭到洪魔的觊觎和染指。

在防护矮墙上，引导者排成一长列，就像是昔日的仆人等着目送他们的女主人离去。

她站在外层护墙边，俯瞰着大河谷，他们的孩子曾经在此玩耍——并接受本尊宣教士的悉心调教。那是一段快活、但如今回想起来却格外痛心的回忆。她有一万两千多年的生活都是以这个世界为中心。

“我们可能不会再回来了。”她说。“所有这一切……”

她已经不忍心再想下去了，只有匆促逃离这道护墙，留下那些机器完成它们最后的任务。



新星宣教士并没有在为霸气号做好出发的准备工作后就罢手。他还命令这艘船飞越到该行星的另一头。编目者与他同行；铁三角的另外两部分则跟在智库长身边。

但本尊宣教士独自前往保留给原始生命型态的那片大陆，这里一直保留安静质朴的面貌，到现在为止都不曾受到任何干扰。新星宣教士从太空中俯视这片大陆，然后查询一台当地地质结构的引导者。那台引导者懒洋洋的，已经准备好关

机，开始这个世界很快就要进入的一场长期睡眠。但是它很肯定这里一直没有任何撞击事件。

新星宣教士在一个古代玄武岩的曲折长岛上找到他的本尊。广袤的一片草地、苔藓和史莱姆黏菌在这里长得生气蓬勃，沐浴在一片雾气当中，而在这一片浅水海域的边缘，争相冒出细菌根瘤，以及长着根状茎、枕状叶的森林；而最原始的原生种动物在现在日照充足而又温暖的水域里钻进钻出，等到晚上则又回到河谷里面。

这里也是整颗行星上唯一找得到先驱文物的遗址，一个类似神殿的圆形结构，看不出明显用途，也许有五亿年的历史了。由于其体积如此之小，恐怕只有最齐全的表册清单上才会提到它。它由一圈没有尖角的圆形塔楼组成，塔楼下方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平面底座，只有斑驳的灰色和白色痕迹，有些地方覆盖了厚厚一层青苔，虽然从这冰冷的表面应该是吸收不到任何养份。

这里就如同所有的先驱结构体一样，都是静止不动、而且永恒不朽，只是到现在为止，还是没人能参透其目的；也许曾经是作为一种标记，证明一次长途远征的纪念碑，或者是某个早已移除或腐烂了的结构体的地基。

新星宣教士将搜查者战兽往下降，在附近找个地方降落。本尊宣教士没有理会这个不速之客，依然迈着沉重的步子在微咸的浅水域里缓缓前进，向着那一圈塔楼前进，在无所不在的流动的雾气中，打乱这一池平静的生态保育空间。最后他蹲在那座文物之前，几度紧握、又松开他的拳头。

他的分身越过长满青苔的低矮沼泽地，朝他接近。

本尊宣教士终于抬头招呼他。“人类看到这个，大概就会开始顶礼膜拜。”他说。“他们到处都能找到权力与力量的泉源，不论是海洋或河流，树木或动物——甚至是岩石。先行者各式各样的祈祷都只以衣钵为依归。那么，你说谁应该更有资格呢？”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来这里？”新星宣教士问。

“新生之星，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当时你正在寻找宝藏。也许那样宝藏就是在这里，只是我们从来都没认出来。”

“这里没什么改变。我们现在该回去了。”

“难道你感觉不到吗？”本尊宣教士继续盯着那一圈的柱子。“我们就是凭这样知道它们要来了。”他转过身，愤怒地瞪着他的分身。“烙印着我的基因模式，顶着一身我的血肉之躯，你究竟有没有增长什么智慧？还是尽管被烙印了那些基因模式、却毫无疑问正在尖叫着的你，就等着我退位之后，迫不及待要回复你原本的样貌？抑或你觉得这样的基因模式更合你的意——并希望能取代我？”

“创世者和我还有未完的工作。你也是。没有谁计划着要逼你让位。”

“你还是不能像我一样读懂她的心思。她固执，让新星一样灿烂夺目，像奇点一样隐晦难解，深不可测。我从未找出她情绪的核心，她的自我。我不知道她的分身会是什么样子，烙印着她的基因印记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对于这么多的物种来说，她让自己好比是神一样，它们都会记得她，即使到了未来她还是能一直操纵着它们。她已经将这些对你解释过了吧，是不是？”

“我记得。”

“二手记忆吧！”本尊宣教士起身，伸展肢体，盔甲上的硬光激发出情绪的火花。“你顶多只能算是个差劲的分身，不是吗？”

编目者开始担心，这么久的争执场面可能会转为肉体的冲突。

本尊宣教士欺近他的分身。

他们之间几乎没有距离，只要一举起他们壮硕的手臂就可以碰触到对方，两个身影屹立在盘旋的薄雾当中，只听到

微风飒飒的声响，而微波荡漾，以平稳的节奏轻轻拍打着他们。

“持续用你的战略的话，根本就不会有希望，不论是在我们的时代，或是在这个星系！”本尊宣教士说。“就是这么冷酷而简单，但却是事实。”

“我的看法不同。”

“那是你的特权……**见习者**。”本尊宣教士的表情甚是轻蔑。“光环？再一次违反衣钵，而且还带来更大的毁灭！歼灭这个星系里所有有智能的生命！就凭着你这个说法，就可以证明你不过是一个差劲的版本。你的战略眼光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你了。”

“这是根据现实情况而有所修正，也是每个指挥官所不得不做的权衡。”

“难道你没有感觉到真相吗？我们给了先驱陷入疯狂的理由。那就是对复仇的激情。而尸脑兽把这一切都回报到我身上。现在我也充满了那样的狂热，那样的疯狂，那样的怨念！如果我们启动了光环，我们将会失去一切。”

两位宣教士正面对峙，几乎没有移动，几乎没有呼吸，仿佛在相互打量着。他们的盔甲不偏不倚地相对着。他们的武器一模一样，他们的防守气势旗鼓相当。

但这两位宣教士——已不再相同了。

“我把创世者留给你，新生之星。”本尊宣教士说。“她很明显选择了你的那一边，而不是我这边。我会搭乘我自己的太空船离开，你告诉我方舟被隐藏在哪里。”

编目者已经心有所偏袒了，虽然不应该，但对审判官来说，万变不离其宗的铁则就是绝不能失去希望，绝不能放弃正义与衡平。毕竟衣钵就是关于在一个充满了生命的宇宙中保持着多样性以及永远生生不息变化的前景！难道这不再是真理吗？莫非这就是编目者在面对尸脑兽当时的感受——完全身陷在一个陌生的理智当中，一个古老而疯狂的绝望当中？

然后事情就发生了。

从那座岛屿的中央传来一个软呼呼、类似液体的声音。两位宣教士同时转头去看看那究竟是什么。声音来自那一座先驱文物，那一圈圆钝形的塔楼正在移动。那些塔楼不断延伸，连接成一个相互嵌套在一起的笼子。而底座也不断扩大。

“洪魔来了。”本尊宣教士说。“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隔着低沉沉的灰云，我们看到了另一样变化——就在该星球上方的天空。一道道的孤光，一条条的曲线，原本空无一物之处竟然出现了星路，周遭围绕着先驱超光速通道的紫色边缘——这种星际旅行的移动方式已经绝迹了一千万年之久，但现在居然如此显而易见地出现在居境各地，说不定已经横跨了整个星系。

然后，突然有东西从天空呼啸而下——一片斑驳的灰色和白色，呈卵圆形，足足有十几公尺长。就这么笔直掉入浅水区域，排出飞溅的蒸汽喷雾后，一端埋在淤泥中，而另一端已经开始溶解。

“孢子胶囊！”新星宣教士说。“没时间了。”

两位宣教士至少在这一点上意见相同。

最后一次，这两个宣教士相隔不到一个手臂长的距离而站，然后，他们慢慢地往回退，都没有转身，直到他们之间隔着好几步的距离——然后各自回登上自己的飞行器，上升到轨道上不同的太空船上。

本尊宣教士的斯芬克斯战兽拒绝让编目者登船。我已经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了。



即使当我们载起智库长，准备飞去与霸气号会合，并亲眼目睹衣钵临世正在我们后方爬升，与我们飞往同一个目标航线的同时——空气正被数以百万计有如阴霾一样直冲而下

的孢子胶囊所穿透。有些落入海洋或陆地，但更多就在大气层高处爆炸。孢子云往上笔直喷发，冒出一缕缕羽状的灰褐色积雨云，然后呈扇形散开，蜿蜒着缓缓漂移，巍然俯视着下方，覆盖住空中，最后连地面都隐没其中。

三位编目者完全束手无策，只能默默观察。而就我观察到的，遥远的下方是一片棕灰色的云，露出凹凸不平的孢子山脉。剩余的任何生物很快就被洪魔所吞并。

霸气号已确定有足够的局部电位，可以迅速将我们送往帝国行政区第三十四号的边缘，以便进行跃迁到大方舟的最终一跳。不久之后圣钥舰即将成为得以接近该设施的唯一船舰。

新星宣教士与智库长手挽着手站在舰桥上。“他会和我们一起前往方舟。”他告诉她。

她似乎深受打击，露出不确定、不知所措的神情。“他有什么计划吗？坐在他的堡垒里，就像一只巨型活板门蛛一样，这样他随时就可以跳出来，从现在开始迳行他的千秋摧毁大业？”

“你并不确定。”

“难道不是吗？我看得一清二楚了！呵呵，那厮对他做了什么——**我们都**对他做了什么？”

新星宣教士没有吭声。

当我们离开这个遭到洪魔感染的星系时，霸气号上笼罩在一片可怕的寂静当中。

记录串二十七

大方舟之行

方舟不再用来制造光环，现在是智库长主要的标本储存库。有传言说，现存只剩下一个光环，至于其他几座光环则已经被洪魔逮到、并且摧毁了。

这就是当我观看我们的太空船进入滑流真空带跃迁时，新星宣教士告诉我的。但事实上没有人知道目前的情况，通信实在难上加难。

一般而言，在跃迁的过程中编目者特别容易感到不安，但是这一次跃迁执行得十分顺利，我几乎没有任何不适。然而，新星宣教士则是一路神经紧绷。

先行者帝国行政区边境的特点就是大型星系磁场，尽管便于辨识，但这样的指标却是有些不稳定。这些磁场显示在霸气号的显示屏幕上，宛如波澜起伏的绿色与紫色的帘幕，根本不像在行星大气高层的极光。看起来就跟智库长的潮汐海里的钟状水母一样敏感。虽然比那些水母还要缓慢，还要雄伟，但似乎仍然拥有活性的生命。

即使是编目者也未能免俗地沉醉在这美景当中。过去一年，我见过很多美好的事物；智库长的那些生物之美，智库

长与新星宣教士在面临生命中难以逾越的逆境时所展现的勇气之美。

我们观看着在滑流真空带跃迁中模式的变化：显示屏幕将非常复杂的变数简化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我来说，紫色和绿色的流动帘幕看来依然如此美丽，但对新星宣教士以及霸气号而言，色调的变化以及逐渐复杂化的旋涡表示困境正隐约呈现。

“自我上一次跃迁以来，帝国行政区的边界已经变了。”新星宣教士说。他迅速检视过霸气号所有的可能性。我们的时空负债正迅速累积中。“如果我们被迫退出滑流真空带跃迁，我们将会被困在离方舟五千光年外，一个没有星星的虚空当中。”

大波浪状的星系磁场呈现出偏红的色调。另一面像是墙壁的有色帘幕则是从相反的角度移动过来，仿佛设下陷阱，要将我们拘禁在此。综观这艘船昔日的航行经验，实在找不出原因来解释这个现象。

我们从其中缓缓通过，而旋涡数量越来越多，简直不可胜数。我们来到了一个过去先行者往来于恒星之间的物理定律似乎都已不再能适用的区域。

“我们将不得不冒险尝试危机跃迁。”新星宣教士说。“这个区域的时空正在突变，被操纵成适合先驱的航行技术——将洪魔送往方舟的所在。这里的滑流真空带跃迁很快就会变得与我们的驱动器不兼容。”

“居然可以操纵到这么大的规模！”她惊呼。“就算滑流真空带已经突变。难道银河之中就没有其他纯净的东西了吗？”她的问题无法得以回答。“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的胜算有多大？”

“如果不进行危机跃迁的话，我们几乎没有希望可言。”新星宣教士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机会。我们可以非常谨慎地运用在交战过程中。”

“磁场情况危急。”霸气号证实。

“我们有一个极端仿射的解决方案，可以将我们送到会合点。”新星宣教士说，“足够将我们这个质量移送过去……但只是勉强可以办到。我们要不要碰碰运气？”

智库长几乎没有犹豫。“当然。”她说，同时抓住他的手臂。“连同衣钵临世？”

新星宣教士一边开始准备进行此次危机跃迁的指令序列。“解决方案已确立了。我们将只能做一个跃迁，只不过这一次是曲线的。衣钵临世很可能会跟随在我们后面，摊分我们的部分曲度。”

“这么一来是否会让我们冒更大的风险？”

“当然。我不认为他在乎。要有心理准备，我们将会比平常更加的不适。我们的时空负债将会连本带利地加重累积。”

霸气号启动指令序列。我们开始跃迁。这不算是我所经历最糟糕的一次跃迁，但也相去不远了，编目者需要整整一个钟头才能恢复过来。其他同行的船员也元气大伤，甚至有一段相当惊人的时间，霸气号迟迟不对我的询问作出反应。

但最终，这艘船总算回复完全警觉的状态，我们这才知道，我们已经挨过了这场煎熬，成功地抵达我们想要到的地方。我们已经终于远离银河系，现在正逐步接近大方舟严密保护的防线外围，远远可以看到设在这里银河系外的黑暗中，就像一朵带着尖刺的巨大花朵的大方舟。

本尊宣教士的船紧跟在后，尽管有些犹豫不决。

从十万公里外望去，方舟中央的铸造厂陷入一片漆黑。有一座光环——根据我们的智仆告我们的，是叫做欧米茄光环——依然停泊在轨道上，但目标瞄准卡梭那之路。这是大架构师宏伟的光环大军中硕果仅存者，果然是一个相当合适的名字。

小方舟鲜少为外人知晓，一直潜踪隐迹于银河系外围三分之一处，目前维持着它自己的六座光环，打算更广泛、更经济地分配在银河系内各个星系——那些拥有大型气态巨行星的星系。这六座，连同第七座——第〇七号设施——将作为万不得已的最终武器，如果大方舟的防守线功亏一篑的话。

一对比霸气号大上许多倍的拖船，拽住我们的船体和衣钵临世，护送我们通过一层层的检测和偏转护盾，而这一大个分布在方舟周围的环形曲面，占据了我们的指挥中心一整面的显示荧幕。新星宣教士与智库长各怀着截然不同的表情在检视最后一座巨轮。然后，智库长看到一大群相形之下更显得微小的造物者飞船，停泊在一个原本是空无一物的花瓣上方几公里处，以稳定照明的容器川流不息地将她的样本往下送到方舟上的造物者研究站。

“太好了！”她大叫。“他们还活着！”

但是，当我们设法移动过去，看到了该设施巨大的侧面时，我们看到比我们预期还要多的先行者的飞船，大多数隐藏在方舟背后。许多似乎或多或少受到损害，有些则是毁损得相当严重。

霸气号在与该设施的超统级智仆偏见进逼进行通信后，转而对我们解释这些飞船在此的缘由。“所有幸存的先行者都被带到这里。”它说。“最后一个帝国行政区已遭彻底击溃。这些就是我们仅剩的船舰了。”

居境的最后一个据点！先行者文明的吉光片羽全都集中在这里。一想到这代表的意义，我们全都心头为之一惊。

“同时。”霸气号说，“造物者所有的样本均已移置光环上，以腾出一些空间来。”

第一则消息已经够让智库长震惊，几乎无法接受，而现在，她要再面对这样一个坏消息。她再也止不住愤怒。“是谁做的决定？”

一个图像被投射在指挥中心我们后方的位置——又一个意想不到的安排，也是接连这三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中最让人不愿见到的一个。正是大架构师自己，就像是一个幢幢鬼影呈现在投射的图像中，他的眼神以及没有武器的盔甲的颜色均变成是惩罚性的黑白方格。难道他被判缓刑，却仍获准出现他的宿敌面前吗？我不知道是否该要深表同情——不论我们曾经多么强大，都不免有坠落的一天！——抑或是该幸灾乐祸。

结果是，两者皆非。

“欢迎来到我们的方舟，创世者。”大架构师说。“宣教士——阁下是哪一位？啊，年轻的这一位。真是我的荣幸，能将你的本尊送回去给陪伴你的妻子——还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说，转向另一个显示屏幕，“看起来他好像也已经抵达了。你们两位应该知道，我被征召来帮助我们的方舟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这场暴风雨。并且移转指挥权。”

“移转给谁？”新星宣教士问道。

“给我呀。架构者的护卫队将从这里开始接手。”

显然，这项交易已成定案——各方在孤注一掷下所达成的一个交易。

指挥中心里顿时陷入沉默，久久没有任何声响。

智库长最后开口了，“我会尽快到光环去照顾我的标本。独自完成我的工作。”

“当然。”大架构师说。“我已经作好安排了。”

这倒是可能会对我收集证词构成一大挫败。但是，我心理随即平衡些——因为值得高兴的是，我意识到方舟上已经成立了一个地方性、高度安全的审判官网络，而且有许多伙伴也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分享证据，继续调查样本和囚犯的处置方式……调查大架构师的归来、以及遭到拔擢。

继续做审判官擅长做的事！只是，在现在这个节骨眼，我们是要追查到什么地步呢？我暂且将所有的疑虑抛到脑后。这个网络采用了新的测试系统来验证我的身份和忠诚度。然后，我开始往法律与智慧的深井一探究竟，我挨了许久的能耐的饥渴终于得以稍稍舒解。

记录串二十八

编目者

就在首都星系陷落后不久，主审判官就来到了大方舟，连同新议会最后幸存的那一批成员。

所有审判官群聚在令人敬畏的主审判官面前。主审判官首先表达了对集体智慧持续遭封锁的关注。“不论是哪个等级的执法官或是智仆，都已经有一年多无法与集体智慧连上线了。我们最深奥、也最神圣的记录已不再可用。”

司法程序依然陷入停顿，而这不只是因为网络中断的缘故。

“占卜师不再出现在网路上，即使当网络开放的时候，可能已经身故了。”他说。“现在没有别的占卜师在看守集体智慧。我方仍然有回报音讯的书官数量已大大减少。那些聚集在这里的占卜师可能是唯一幸存的。但是，我们的工作须臾不可中断，只能希望局势会日渐好转。”

“编目者已接获主审判官的指示，要它出席新指挥官的会议。最后幸存的那一批新议会的成员将所有的权力都移交给大架构师。”

“从今以后，所有的先行者指挥官会议都要有编目者出席。”主审判官说。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凑得了多少个编目者！
“无一例外。”



记录串二十九

架构者重掌兵权

此刻有五位指挥官坐镇在制图室宽敞的会议室里，除了新星宣教士外，清一色都是架构者护卫军。

本尊宣教士的那艘船仍然停泊在欧米茄光环附近的港湾，而他自己则回绝出席这场会议。而且审判官接获通知，他至今没有回应任何外界的沟通。

新星宣教士

在这浩瀚的一片星际黑暗的边缘，我们显得异常地形单影支，明晃晃地将弱点暴露出来，无所遁形。我毫不怀疑，大方舟很快就会遭到围攻。

新任的指挥官们在方舟内围成一个大圆圈站着，或者说，站在一个详尽而全面的投射影像中。不论我将关注的焦点移向哪个地方，我的智仆都会供应我事先准备好的记忆，让我了解在该设施上过往曾经有过的一切活动——幸存者的到来、

标本被移送到光环上、重新安置光环以便横扫卡梭那之路。这些资料以如此迅速而密集的数据包倾注到我的记忆体中，害得我头痛得不胜其扰，因为我的大脑得不断适应这些川流不息的记忆的洪流。

但是，在战争接近最终局时，就是不得不忍受这样急就章的方式。而我们的确已经来到了临敌决战、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已经一筹莫展——任何明眼的人都知道我们一直节节败退——但我们的最后一战可以让我们幡然易位，让洪魔的胜利变成是非常难堪的苦果。

所以只要一声令下，根本没有争执的空间。权力的更迭已成定局；不可能再逆转了。按照新议会的命令，如今大方舟的控制权再次落入架构者护卫队之手。

然而，五位出席者当中有三位曾经是武侍者，并曾经服事于我的本尊的统率之下；这倒是让我找回了一点信心。我倒想知道他将如何处理他先前的指挥官们——以及为什么他要选择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背弃我们。我的记忆和能力就算没有更好、起劲也旗鼓相当——与他目前的状态相比的话。但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他是多年的旧交，而且是他们所熟悉的。而我则是陌生的新面孔。

其他几位指挥官正体验到数据朝自己源源不绝地输入。个别显示器的火花在他们的盔甲周围猛烈地舞动着，因为他们问及该设施上超统级智仆偏见进逼的问题。

当制图室完成它的更新后，我要他们专心听我说。

“我们都看到了沉睡中的先驱结构再度苏醒过来后的威力。”我开始说。“一旦它们兵临城下，我们根本无从防御。除了束手投降外，也只能眼睁睁地走向毁灭。”

“它们是我们的造物主！”考官感叹地说。他是前普罗米修斯战团的成员，块头比我自己还要大，年纪也比我的本尊要年长数千岁，考官不久前选择支持命令，因为这样他更能发挥长才。说到他非凡的战略才华，只要看看他是如何有

如插了翅一般地率领七十五艘堡垒级以及十一艘无畏级战舰杀出先驱的层层包围，脱困抵达方舟，而这一批幸存的军队如今反成了我们的防御主力。

“我深表怀疑！”策士吼道。一圈的指挥官此起彼落地发出赞同声。策士相对来说个头较小，年纪也比较轻。他在进化到成熟期后才过了不到两千年，他一直是担任架构者的护卫队，但他在超统级智仆叛乱期间一遍又一遍地证明了他横溢的才华。随着大架构师的失势，政权旁落之际，他也选择暂时引退。而他一心效忠的明主如今再度崛起。他有可能被选上来替代我，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毫不怀疑，它们是不一样的。”我说。“至少不再一样了。洪魔感染造成的畸变是反映其起源的丑陋内在表现于外的表征。到头来，根本无关乎它们来自何方。只是我们现在发现自己其实已经走向先行者存亡的尽头了。”

所有的指挥官鸦雀无声地站着，个个表情庄严肃穆。

败战之苦跨步穿过铸造厂的投影，四周环绕着有如幽灵般的图像，是一艘艘先行者残破不堪的运输器。在银河系中心的一系列克莱朵战争期间，武者部队就是由败战之苦所统率。我，应该说我的本尊，也是她一手调教出来的。她是我们当中最资深的一位，可不能等闲视之。

“在你的指挥之下。”她说，“先行者将一个接着一个帝国行政区拱手让给洪魔。我已倾我毕生所学教导宣教士，而你不是他。告诉我们为什么还有任何一个先行者应继续追随你，在你酿成如此灾难性的损失之后……现在宣教士既已平安归来，我看我们也就不再需要他的分身了。”

尽管早已料到会有这个说法——毕竟我带有我本尊经年锤炼出的政治本能——我还是感觉到被一计怨恨之拳给重重击了一下。在我心中，我所有的念头，都认为我就是宣教士。新生之星就像是在一个几世纪前故事中的人物，这样平平泛泛……这样事不干己。

但我必须尊重她的意见。不过，她强迫我透露最好还是不要说破的事情。

“我会同意，并且甘心地鞠躬下台，然而宣教士已经自请回避了。”

“那是因为他遭尸脑兽审讯过！”败战之苦说。

“看来似乎是如此。”我回应。“但也是由于他遭到大架构师俘虏，并且被丢弃到火线区去等死，才会导致这样的后果。”

指挥官们不约而同都举起他们的左手臂，并扭动他们的左手。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论述，开始各执一词，内江了起来。他们不相信任何一个版本的故事，以及大架构师为何会有哪些怪异行径，毕竟这些问题的真相至今仍不为人知。

“你们在这里密谋着怎么将武者打入冷宫，贬低到一文不值！”考官气急败坏地咆哮着。

“你自己现在已经是架构者了。”败战之苦说。

“你也是！”

“我们应该勇敢地对抗新议会，逼他们听我们的。宣教士——宣教士本尊——是我们在这场冲突中唯一的希望，我们应该投入他这一边！”考官坚持。

这一说法让最近才加入架构者护卫队的那些指挥官如坐针毡。双重效忠可能会害他们在面对大架构师这个目前掌权者时立场尴尬。

“如今才谈这个已经太晚了。”败战之苦说。“冲突抗争以及优柔寡断的时间已经过了！让我们保持冷静些，坦然接受这些仍然存在着争议的事实。”她面对着我，尽管已经失去视力的双眼却显地异常的锐利。她已经失明了好几个世纪。一直是靠着她的盔甲在帮她看东西。“然而，现在你推动一个宣教士曾激烈反对了超过一千年的策略。多么奇怪的逆转！这叫我们怎么能信赖你，或是大架构师？”

她话一说完，便退回圈子里。

现场陷入一段更长、更意味深长的沉默当中。显然败战之苦已引起了共鸣，她点出了多数人自从首都星球沦陷以来心中的质疑……而且随着我们接连收到战败与撤退的不幸消息，众人心中的疑虑更是有增无减。

说实在的，在我的脑海里我到底是不是宣教士？难道我真的不如他？我怎么会没能预见到这个问题会如此迅速发展，甚至衍生成执掌兵权时的一大危机？

但我有。不论是平辈之间的抗争、或是与资深老将之间的争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对方把力量摊开在你想要他摊开的地方。有一个人物也许还有可能让我们都团结起来……如果他扮演好他的新角色的话。但这么一来，就得冒上一个相当巨大的风险。

圈子外传来一个新的声音，打破了现场的沉默。我们当中最有实力的一位已经降临。

“你们不能指责这个位新来的宣教士。你们知道，我有两次智取过他的本尊。”大架构师较为瘦弱的身影进入制图室，从那个光环投影的背后钻了出来，一时之间他全身还笼罩在阴影当中。“我逼他流亡海外，几乎将他禁锢在冥冢中，而且当他从流放归回时，我吸引他，将他像一尾愚蠢的鱼一样一步步引他上钩——并送他走上一个更黑暗的下场。我问你们，谁才是最伟大的战略家？”

大架构师加入圈子里，然后移动到中央，他带着善意兴致盎然地走来，炯炯有神的黑色眼眸在场中搜寻。他的目光只在我的脸上徘徊了一会儿，只是斜着眼瞥了一下。“真有什么要说的。”他说，“就是这位新来的宣教士是个更敏锐、更有能力的人物，现在肯定是了。至于另一位……过去的那位宣教士和我刚才有过一次短暂的访问。无论他所为何来，他都不会在此久留。他已经准备好离开了。”

“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统辖指挥！”败战之苦宣布。“而且我们即刻就需要！”

“我相信我们都很清楚指挥官必须由谁来担任。”大架构师再度恢复他一贯的虚张声势的说法——但似乎缺了点什么。想必有什么事情击中了他的要害——重创之深，连他的言行举止都连带受到影响。他甩甩手、耸耸肩，仿佛准备好体力劳动。“告诉他们，新生之星·亘古永恒。告诉他们早在一千年前我是怎么知道我们都会在这里，做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毕竟当时你就在那里。”

我毫不犹豫地說出他想要听到的。“大架构师在查伦·哈克星上测试癫狂光环。”我说。“却有了惊人的成果。”

宏图匠尽管年迈、却依然神采奕奕，在现场绕着打转，逐一审视这一圈指挥官，也只用去他部分、而非全部的精力。

“很久以前，在现场监督光环的设计时，我已经起了疑心——凭着直觉，我领悟到——光环的能量也可以用来抵消神经物理的运作。事实证明这个见解太高明、太正确了。我们发射光环，并将它调整成我选定的能量时，成功地将该星系中所有先驱的文物尽数摧毁，你要说这是好运，也许吧。要说是高明的一招，也未尝不可。你决定。”

“但这很公平。在我进行测试，并发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后，我犯了个大错，竟拘捕了永生者，原基——它后来声称自己是最后一位先驱。我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科学样本。但我还是不敢大意，该有的谨慎措施也都做到了。我将原基囚禁在滞留磁场里。然而，不知何故，它还是再度脱逃了——高明的家伙——还挑起与偏见之僧的一段不幸的对话。我们第一个智仆遭到感染的例子，也是首开相当可怕的一个恶例。”

“对此，全然都要归咎于我。我所有的胜利都因偏见之僧的叛变而付诸流水……它是我与宣教士合力设计与创作的成果。我们可不要忘了这三点！我们的仆人转而与我们为敌。我反而遭到放逐，成了个失败者。”他先发制人地举起手臂、

摊开指头，来表达他无声的反对。“可是……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啊！而我们打赢这场可怕战争的最后希望就藏在这其中。我们仍然拥有一项能够阻止洪魔蔓延的武器——就是这个光环。”

他继续不安地绕着这一圈统帅们踱步，仿佛希望能引出一些鼓励的话语，一些让他师出有名的借口。我默默地告诉自己，我有多么痛恨这个先行者。

“本尊宣教士错了，我才是对的。但非得要等到他的分身出现，才终于愿意把道理听进去。”他朝我的方向再次瞄了一眼。他的无力几乎是显而易见。“这些光环已经特别调整过，能发射出线性爆炸的能量，足以破坏、最终彻底摧毁神经物理结构的运作，一举消灭洪魔及其唤醒的先驱武器。”

他的眼神又回到诸位指挥官身上。“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失败了，至少知道我们已经有了另一座方舟。”他说，“从中可以打造出更多更有效率、更为小型的光环。这些光环进而布阵出一整队的武器，甚至比这个光环威力更大。”他指着这座形单影只的光环投影。“当这些更新的光环散布到整个银河系，它们将会形成一个足以扫荡一切知觉生命的网络。这些光环将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没有它们，银河系迟早会被洪魔所主宰。但我们绝不能容许这种事发生。”

他的眼神冷冽得足以划破空气。“你们当中有些一直是武侍者。勇敢而可敬，然而你们传承的先人却是曾经犯下难言罪行，而开启了这场疯狂的行径，他们犯下的是对我们造物者大逆不道的罪行。请将此记忆在你们漫长的梦境当中，当你们要面对集体智慧的那一天。”

突然间，宏图匠的盔甲重重掉落下来；他的精力似乎完全散尽。“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一点。本尊宣教士已经被尸脑兽洗脑过，而自甘信使的工作。尸脑兽意识到我还在活跃，忙着净化遭感染的先行者船舰，并将它们还原到可以继续服

役。它于是将宣教士送到我这边……当然是心怀不轨，借此传递一则信息给我。”

“什么信息？”败战之苦问道。

“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选择自我放逐。他们到库拉尔之路的一个星系重新安顿下来，但那里如今已沦为火线区的一部分。一个个遭到洪魔蚕食鲸吞。而他们也已成为尸脑兽的一部分。”他的脸部扭曲，对着那一圈的指挥官们呐喊，“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从尸脑兽的体内叫我，嘲笑我，指控我！而且还是透过我的敌人！如果我们执行我们的计划，他们说所有的一切都将一同死去，不会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给我。转告我这则信息时，宣教士居然还乐在其中。‘这。’他幸灾乐祸地说，‘就是你用你的光环干下那些勾当的后果。’”

败战之苦在大架构师面前弯下腰来，不是卑躬屈膝地表示服从，只是表达对他的哀戚感同身受。“我们对你的遭遇，深表遗憾。”她低声说。

“大伙儿都同感悲伤。”考官表示。

我坚持我的立场，但这是宏图匠希望寻求得到的支持，他所需要得到的鼓励。他抬头。“还有谁更了解我们的任务呢？我愿意付出一切来证明自己一直是错的，即使要牺牲一切，我也宁愿自己在那些时候不是身为一个先行者。在我活着、还能呼吸的此时此刻，我实在受够了所谓的真相——打从心底感到厌恶。然而，由于议会不幸大幅缩减，幸存的议会成员下令要我重新执掌兵符。我们绝不能再失去银河系了。”

“让我们结束我们曾经犯下的可怕的错误。但是，当我们活了下来，当我们完成我们由于千万年前武者犯下的罪孽而强塞给我们的可怕任务时——我们当中有谁还能坦然面对集体智慧？”

没有谁敢看着他忧心忡忡的眼睛。我也故意将我的目光避开。

“谁，先行者？”他咆哮着，然后气冲冲地穿了过去，离开制图室。

所有的指挥官还恭敬地肃立着，以示尊重，然后不约而同地转身，面对着我。

“大架构师的命运就在这里。我们也是如此。”考官说。“必须有人去另一座方舟，为不堪设想的事预作准备。”

现在我已对我的任务了然于心了。

“尸脑兽知道它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败战之苦说。“它们知道有大方舟的存在。甚至现在它们可能已经知道它在哪里了。但它们可能还不知道小方舟的下落。你必须去那里，接手指挥。不能让洪魔就这么宣告胜利。得有人阻止它们继续蔓延，即使不是为了我们的同类，至少也是为了在我们之后可能出现的非我族类。”

指挥官们远眺着光环和方舟后方更远处的投影，那浩瀚一片朦胧的恒星也就是我们的银河系。

而星路正朝着我们步步逼近。

我们都感觉得到它们的存在。

记录串三十

智库长以及本尊宣教士

我的丈夫……再度变成一个孩子。

但不是我会感到自豪的那种孩子。更不是我会信任的那种孩子。

他已经脱去了盔甲，流连在我们的住房附近，看着他的分身收集的东西，看着那些用来钻研的对象与文物，看着那些用来追忆他走了之后，包括流亡或是迷航中，而我暂时有了另一个丈夫——另一个与他非常相像的丈夫——的那段期间的纪念品。

但不再是如此了。我敢肯定的是他不可能尝试作出任何和解。他变得如此陌生，我几乎快认不出他了。

尽管如此，他要求安排此次会面，并暗示这将是我們最后一次见面。

我坐在一个会随着我而改变其颜色与形状的悬吊式座位上，而他就坐在我旁边，他那颗大脑袋就低垂在他壮硕的膝盖间。“你知道我待在冥冢里，将我们的情况全权留给你处理，眼看着一切都失控却无能为力，我心中是什么样的感受？”他问道。

我拉起他的大手，将掌心摊开来，用我自己的小手指沿着他每一根肌肉发达的手指头抚摸过去。他本能地将手阖上。我们的身体里仍然负载着早在有记忆很久以前就已经内置的指令。

“不，”我低声说。“我希望这是一次和平的会面。”

“安静，但也不能排除意识或感觉。集体智慧只能告诉生者他们早已知道的。”他说。“或是他们储存在集体智慧辽阔的网络中的信息。我信步走过所有的走廊……总之就是看起来像是走廊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走过这些门厅和凹处，甚至往更深、更暗的地方徘徊，这些地方林立着、断断续续散发着祖先的记录与回忆，涌现出过去造访过的点点滴滴，很少是我的，有时是我们的祖先的……偶而，是来自我们的后代。”

“后代？”我问。

“要集体智慧守住它的秘密有其困难。它想要，它需要，说出来才能传播知识。当我们犯蠢时，它想告诉我们，但它只能回放曾经来过者的情绪与记忆。尽管如此，在很少见的情况下，它也会违背它自己的规矩。”

“那怎么会出现我们的后代呢？”我坚持回到原先的问题。

“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作风、他们的爱情。然而，他们正逐渐凋零。集体智慧充满了悲伤。一个很浓密的阴影已经笼罩住所有的先行者。当我从所有这一切抽身出来，从冥冢苏醒过来……我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但现在我想起来了——其中的一部分。不愉快的经历将这些回忆给带回来了。尸脑兽把这部分的回忆还给了我。它强迫我要听进去。”

我丈夫迅速将他的手从我手中抽走，并起身召唤他的盔甲，伸展肢体，让盔甲包覆上来。“我要对抗它告诉我的，它对我做的，对我们所有先行者所犯下的一切。我需要用我所有的力量与意志来抗争它，用上一切我可以网罗到的……武

器与资源。但是吾妻，我从一开始就一直遭那个见习者所事事掣肘。我做过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把我的基因印记给了他。所以，请先原谅我即将做一件我必须做的事。而且请你体谅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才要问他究竟要做什么，需要任何人宽恕，更别说要求我的原谅——但我还没开口前警报声已响起。宣教士已起身，有那么一刻，仿佛可以看到昔日那个豪气干云、锐不可当、骁勇善战的宣教士。智仆凑上前来，送上偏见进逼的图像。

“方舟遭到攻击。”它说。“千丝万缕的星路出现在附近的太空中。”

“还有多少时间？”宣教士问。

“几个小时，顶多。”超统级智仆回应。

新星宣教士无疑已采取行动，伴随着架构者麾下的那群指挥官们让整座方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我必须赶到光环上！我的那些样本，最后一批幸存的人类都还在光环上……

但我放眼大方舟周围深渊似的夜空，就足以彻头彻尾地打消我原先的念头。不知怎的，那些古老的文物已被运送至此，其规模之惊人、密度之大，使得在更远处的银河系几乎都被遮住了，仿佛隔了一层朦胧幽暗、阡陌纵横的栏杆。

总之，方舟被团团包围住了，每一秒钟那些交错的星路拼命往内挤。才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我们的行动半径已下降到只剩几百万公里。

我不能忍受我所有的样本即将毁于一旦，就这么失去我们一生努力成果的浓缩，我们所有的工作就这么付诸流水！

“如果失去这里的一切，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重新繁育这个星系里的物种？”我气急败坏地大叫。

宣教士的神色出奇地诡异。甚至可以说得上是狡猾，仿佛他有个美妙的玩笑，迫不及待想要说出来，但又碍于时候未到。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表情。真是恐怖加上恐怖。

“等我完成我的任务，我自会乘着衣钵临世离开。”他说。

我的心跳越来越快。我可以预期到不会从宣教士那儿得到任何的协助，这是显而易见的。方舟过于庞大，不可能移动他处。但这座光环或许逃得了。问题是几乎没有足够多功能正常的船舰能迅速地将我们的先行者移转到那里。如果我们提早在两周前就开始往返运送的话，或许现在已尽数移送过去了！或者，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把他们安置在光环上的话；只是现在说这些都已经太迟了。

我们一再犯下的错误终于要我们加倍偿还了。

重重的陷阱越收越紧。

“我们要怎样才能拯救他们？要如何才能逃脱得了？”我问。“而且就算逃得掉，我们要逃到哪里去呢？”

“没有出路，只有硬闯。”他说，眼睛都眯了起来。

“如果想活下去，你就必须马上离开。等洪魔结束后，这个地方就寸草不留了。”

宣教士将他的长臂指向卡梭那之路的方向。“星路会避开光环的发射路径。这无异是为我们开启了一条退路。”他说。“只是不会一直保持这样。你必须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搭乘霸气号逃走。”他倒吸了一口气，目光紧盯着方舟的表面。“一群叛徒。然而……即使身处我们最惨烈的失败当中，我会找出别条出路。”

宣教士锁定他的头盔，几乎头也不回地走了。甚至没有提议要送我上霸气号。

我迷失在痛苦与困惑中。如果方舟遭到摧毁，我将失去所有的样本，那么我又有何存在的意义呢？

然后，我领悟了。我们必须把一切撤离——到尽可能安全的地方去。这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传送一则简短的信息给歌绿颂青，她此刻正隐藏在火线区另一头的一艘圣钥舰

上，只要她的那艘战舰能胜任的话，她一定会照办。她不能失败。

然后，我联系方舟上唯一可以让我信赖的帮手。

记录串三十一

引导者查卡斯

圣堂卫兵以及海鹈级攻击舰攀升到方舟周围缭绕的云雾当中，就像是成群结队翱翔在我故乡平原上方的飞鸟。我试着询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方舟所有的频道都在忙着要大家做好撤离以及作战的准备。然而，这么多不同的物种怎么可能撤离得了？要撤离到哪里去？现有运输工具的数量根本远远不够。

个中的细节我不是完全知情。我只知道，方舟已被移交给大架构师，而且当然，考虑到他的运气和本领，方舟目前正遭到迫切的威胁。

我的新任务是保护创世者和她的成果。过去我曾经是个人，但却遭到如此重创，以至于新星宣教士只好将我存储在一台机器里面。创世者准许我在他们聚集在方舟后帮她看管她的那些人类。她认为这当中有一部分是帮助我复原，一部分也是作为我为他们如此尽忠职守的奖励。而我当然是已经非常努力地做到最好了。

创世者的计划是让人类留在方舟上，隔绝在光环的破坏范围外，直到其他行星上的洪魔均已彻底扫荡，做好重新育种的准备为止。但他们现在都已经被移到光环上，我相信这

是出自大架构师的命令，好腾出空间给先行者。世事永远是如此峰回路转，伟大的计划往往会得出可怕的结论。

现在，她要我帮她最后一个忙：竭尽所能地保存一切。我询问方舟上分配给造物者的引导者。只有少数几台回应。它们并没有接到关于光环的指令，其他几台则都被转派给偏见进逼。难道我必须背叛我的机器同僚，来履行创世者给我的任务？我现在只能静候她的指示，因为除非有创世者的命令和许可，否则我是不得擅自行动。

编者，你为什么要看管着微不足道的一台引导者，却又不告知我该做些什么？我又没有什么证词好说。我不再是人类了。你应该去那个找叫奋起者的小家伙，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他好了。他会天南地北地对您畅述一切。

他仍然是老样子。叫醒他，他会给你滔滔不绝的一顿大牢骚。



我终于收到我的命令。创世者指示我把一艘卡冈级运输船从方舟送到欧米茄光环上。船上装载着原本被造物者保存在方舟上已标记索引的生物。其中有许多是活的样本，其他则只是源自智库长养护计划一部分的基因合成产物。我不知道这个相对来说算是少的数量是否足以重建光环发射后这么多的物种？

光环面对着的一大片弧形的星路，仿佛一堵浩瀚的墙挡在光环面前。最近被安置在光环上的人类几乎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和接收粮食。数以万计的人类攀爬过蛮荒的山丘、浅水湖泊以及河流，通过茂密的森林以及低矮的山丘之间。明亮的人造太阳以熟悉的节奏升起降落，规律地照耀大地，而被送到那里的人类可能希望他们最近在造物者船上漆黑一片的货舱以及没有梦的睡眠，都只是他们有机会找回失去一切的

前奏曲。他们可能希望他们终于来到了一个他们可以平静地生活就算没有几千年、也有好几个世纪的家園。



当我们正准备要运送人类时，本尊宣教士的巨大战艦轰隆隆地到来，占据在人类保留区的上方。随后跟来数千艘与偏见进逼失联的圣堂卫兵，显然意图隔离并控制光环的这个区域。由于我所能取得的先行者知识如此有限，我实在无法解释为何要展现如此壮观的战力。

创世者的座船与我们的运输船同行，藏匿在庞大船身的背光处。我们终于连上线了。她像发疯似的；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害怕。但为什么本尊宣教士也出现在这里？

星路越来越稠密，也越来越粗，甚至超越了天空中的那道桥。可能没多久就会压垮方舟与光环，连同所有的人类以及所有的先行者一起葬身其中。届时，先行者的历史可能就要走入终点。我不知道是该感到快乐还是悲伤。

“把我们往上带！”创世者下令霸气号，她的脸色恐惧得僵住了。我们飞到光环的大气层上方，将一切看得更清楚。衣钵临世正以低空扫过光环保留区。这艘船的轮廓发生了变化。它的正面突出了一样东西。

是“重组机”。

一颗巨大的星星出现在保留区上方——正是“重组机”瞄准目标的光束。我根本无法阻止它！

在创世者的一声令下，霸气号往上疾驰。她希望将自己送进“重组机”的发射路径里，阻止她的丈夫伤害她的生物样本。但衣钵临世巧妙地稍微一个摆动，抛出了一个挠场，霸气号顿时像一只蚊子般被拨到一边去。

宣教士的那艘船静止在保留区的上方，不偏不倚地对准其中心位置。而在下方的人类想必已经看到发生了什么事，

即使隔着云雾缥缈的大气层。他们纷纷放下手边的工作，用手遮着眼睛抬头看那对准他们的耀眼光束。一层血色的阴霾笼罩住一切，像是沾满鲜血的枢衣一样罩住保留区，罩住一张张人类的脸。这当然是犯罪！编目者会看到这一切，记录下这一切。疯狂的罪行又再度开始了吗？难道我放弃了一切，却又要面对另一次的背叛？

“叫圣堂卫兵杀了他！”创世者呼喊。

但我不能。宣教士已夺下它们全体的控制权。衣钵临世太强大，太难对付。而造物者的军队太弱、也太少，根本无法阻止它。

“重组机”已锁定它的受害者。半透明的油性能量波遍及整个保留区，从光环的壁面反射回来，然后向下滑动，像摺叠起来的纸张，密不透风地将下面的人群整个包裹住。

突然间，跨越数百平方公里，随处可见人类扭动着身躯，然后倒地不起。成千上万的人类心灵与灵魂的精华瞬间被抽摄到重组机里面，我的感应器根本还来不及准确地计算出总数来。

这些汇集到的信息以反向波回流给“重组机”。男男女女、大人小孩……瞬间都被抽摄到这台合成机器里。

创世者从她的喉咙深处呻吟着。然后呻吟声加剧，直到她尖叫出来，“他就只会干这种事——**杀光我的孩子！**为什么呢？为什么？”

霸气号告诉我们，要不就往保留区靠拢些、要不就要飞到巨轮外。

宣教士的那艘船正在收回“重组机”，紧闭船身，准备好抽身离去，驶离这个保留区，撤离这座光环。自行决定移往一个安全位置，就在外围附近。但安全只是暂时的。

下一起暴行紧接着就要开始——光环即将发射——霸气号准备立即进行跃迁。

记录串三十二

引导者查卡斯·光环的邻近区域

这一幕我以前见过。我记得这可怕的感觉。我无法关掉我的感应器。我是一台机器。这种感觉不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我不会感觉到在“重组机”面前生物会有的感受。不过对于这一切，我记得太清楚了。

智库长将这一切看进眼底，她的身体似乎与她的盔甲扞格不入，仿佛她随时就会伸出手来，撕裂她那张扭曲的脸孔——因为她的表情早已超越任何可以言喻的哀伤。这种愤怒夹杂着那么刻骨铭心的痛苦，真是既古老又新鲜……

我们的路径已经清除了，尽管只是暂时的。我希望我能感觉到绝望。我希望我自己能感到悲伤。我的人类同胞们都不存在了！智库长库藏中唯一剩下的成果就在这艘船上。也是我这个物种的最后一线希望。

智库长收起她扭曲的面孔，设法让自己恢复冷静，强作镇定地告诉我，她要和我分道扬镳了。我将返回运输船上，带着那批样本——包括我的人类朋友在内——离开这里。

“你必须找到新生之星，他会带你到小方舟去。我们必须将样本藏到那个地方。”那她的安危呢？她怎么打算？

我必须服从。尽管如此，

有个异样的感觉正油然而生！

萌生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个隐藏已久的东西就要现身了。
我感觉到它有诸多的可能性。它不会完全服从。难道我感染了逻辑瘟疫吗？才不是。

我还是查卡斯。

我依然为人！

记录串三十三

新星宣教士·大方舟，欧米茄光环

洪魔盘据的战力惊人。

超过一百万艘遭洪魔感染的船舰已经占据攻击大方舟的位置。我对它们的布阵了若指掌——以间断螺旋状快速横扫的特殊队形，一望而知是我的本尊最偏好的一种兵法，每个分队能够随心所欲地在三度空间中旋转，回应来自任何方向的攻击。而此一战略已经被洪魔的新指挥官偏见之僧稍微调整过。

在首都星系遭到大肆破坏后，偏见之僧已被关闭、并且拆卸下来，让这样一个达到奋战级人工智慧的超统级智仆从它曾一度控制的系统中完全消除的程度。而拆卸下来的零件被送到居境不同地方，作为后来的研究。但储存零件的这些地区有许多均已沦陷洪魔之手，而这个超统级智仆的零件显然已经被一一找回、整修复原、重新组装——并被尸脑兽重新启动了。如今洪魔的部队就是由一个心智扭曲的机器，逻辑瘟疫的第一个受害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本尊宣教士创造出来的成品。

所以这就像是一场**父亲与儿子的对决**，我这么告诉自己。

为了突破不断收紧的星路牢笼，昔日的先行者船舰整队为与一群蚊子相差无几的队形，从树缝之间钻了进来。

败战之苦与考官就漂浮在我的身边，紧盯着我们的运输船队将我们从大方舟移到欧米茄光环的停泊轨道上。

“在这么近的范围内，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败战之苦说出她心里的考察。准备采取行动的这座光环恐怕无法在星路面前大幅扫荡（扫射的距离过于狭窄），更别设在星路的护航下，那些遭感染的船只已步步逼近，准备好一击摧毁方舟。

“把我们送到环内，随便找个地方降落。”我说。“保持与偏见进逼即时连线。我们得想办法从目前的角度射击。发送确认信号给霸气号，就说计划正在进行中，敬请做好准备。”

“创世者没有回应，指挥官。霸气号说，本尊宣教士的那艘船已经进行了一次未经授权的入侵……并使用了‘重组机’！”败战之苦的惊讶不下于我。“人类……全都没了。他们全都被重组了。”

我的本尊想必对人类有所求，问题是他想要做什么？加以收集，取出人类的心智精华……不畏创世者最强烈的心愿。简直是令人费解。我的第一直觉就是找出衣钵临世的下落，并迫使它回到方舟……回到本尊宣教士的葬身之所，伴随着我们其他人，只要让创世者得以逃脱就好。她才是我们当中最值得好好活下去的。

但说到要对抗衣钵临世，我们的运输船根本是无能为力。

“我的妻子安全吗？”我问。

“霸气号报告一切安好，但遭遇到一些险阻。它正准备逃跑。”

“那就好。”我说，虽然我揣测不透我妻子所面临的恐惧——她一辈子的心血在她的眼前付之一炬。

我们降落在光环的内层表面，控制中心的基地附近。我们迅速起身，败战之苦和考官紧跟着来。在控制室遥远的一间侧厅里，一个完整的光环系统的立体透视投影读出装置已组装好了。

我按下几个符号，分别代表着将形成轮辐与轮毂辐射器的节点。这些节点以绿色和蓝色的线条呈现出来——而且功能齐全，随时可以发射。

“就在那里。”败战之苦说。“你的怪物，偏见之僧。难道你感觉不到吗？”

我的怪物，确实如此。没必要纠正。它知道我的打算？尸脑兽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知道、或记得在查伦·哈克星上发生的事？小方舟的秘密是否已经被泄露了？前往小方舟，我只需要它精确的坐标，但只有大架构师才知道。他已经批准了一位观众作为我离去之前的见证。

“宏图匠在这里。”考官说，并指向正要走进室内的一个修长的身影。

“他终于来了！”败战之苦说。

大架构师穿过显示投影，他一如往常地选择了一个足够戏剧性的登场方式，但表演起来却不带一丝的热情。他冷冷地从他的头盔下扫视我们，然后指示他的智仆将小方舟的坐标转递给我。没有前奏，也没有任何仪式。

做完这些，他面对着我。“我握有的一切信息你都有了，宣教士。从现在起我有武侍者与我一同分担责任。我不再独自背负这个包袱了。”

说罢，他做好发射光环的准备——摆明了他为什么要我来这里。他要我亲眼目睹欧米茄光环的发射。

能量消耗急骤上升；光环周围一千公里内的局部真空能量被吸进去，目前下降到几乎是最低点。我仔细地观察所有的数据；另一个极度不确定的时刻……星路可能对于我们可以从当地时空拉进来的能量造成相当程度的影响。

但它们还不够近。欧米茄光环的储备能量上升到最高，准备好瞬间释放。

“序列输入成功。”偏见进逼宣布。“欧米茄光环已充电完全。”

“你会跟新星宣教士一起逃走吗，大架构师？”考官问道。

“不。这是我的方舟。”他停顿了一下，并移动一下他戴着手套的指头，仿佛勾勒出这座庞大设施的身形。“而这是我的光环。”我们期待着另一个大动作，另一番慷慨傲慢的言辞，但宏图匠已经没有心情再夸夸其谈了，他的目光沉稳而低垂。“综观我一生，我汲汲于追求权力与利益，但都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阶级。现在，我想我终于明白什么叫违反衣钵的罪行。在此之后，我也没必要寻求平衡了。我会在这里等待我的赎罪。”

我们相对无言地站在这位一反常态地展现出勇气与谦卑的先行者面前。

考官依然流露出质疑的表情。“我们当中很可能没有谁敢说自已已经花了足够的时间在钻研集体智慧上。”他说。

控制室移除了所有的设备，只剩下我们控制显示图像所必要的零件，然后慢慢旋转到位，成为透明的可见光。

大架构师召唤出偏见进逼的复合面貌。该位超统级智仆赫然耸立在我们面前，一个比它的主人更巨大、更能干的仆人，而且我希望它没有遭到玷污。我们很快就知道了。一切就取决于我们在这里能做到哪个地步，就是现在。

架构者与武侍者。

终于携手合作。

“我们寻求集体智慧给我们安全依靠，奉行衣钵作为我们的规范。”大架构师吟诵着。“即将要大开杀戒的我们寻求得到宽恕。我们珍惜我们错误的真相，希望今后错误将离我们远去，也让后代子孙的生命中不再出现同样的错误。”

考官欣喜地看着我们，却不掩一丝的愧疚感。武者确实是热爱战争，让他们痛恨的是战争带来的一切。那种矛盾对立……

我将脸别了过去，多年来我首度意识到自己的骨子里并没有那么古老的思惟，并未如此深植着武者的传统。曾经，我出身自架构者家族。比起宣教士，我其实与宏图匠更为相似。

不久之后，这世上将只剩下一个宣教士。

“先驱文物已突破防线外围。”偏见进逼说。“一百万公里。”

“他妈的太接近了。”考官说。

星路周围的时空具有异常而且不断变化的特质，极其微妙，但却明显让我们的神经和大脑里一阵发痒，痒得让人不禁寒毛直竖。

辐条正在形成，宏图匠慢慢调整光环的角度，挪动其发射路径。

洪魔的部队重新部署，以回应为不断改变的光环角度。星路和舰艇试图避开光束的发射路径。而我们正在试图做的一切修正只会延迟此次的攻击；并不能保护我们免于受到洪魔压倒性战力的攻击。

轮毂已经成形。

貌似可怕而令人痛苦的炽热光辉沿着轮辐与皱褶处升起，沿着轮毂的外围散布开来。从另一头，巨轮未完成的内层表面，这个可怕的亮光经反射后又回到我们的这边。

现场所有的指挥官均将目光移开，除了已失明的败战之苦似乎不为所动……即便如此，没多久后她也开始喘不过气，想必是她的智仆已充分转告她我们即将释放的能量性质——在先行者历史上这也只不过是第三次而已。

突然释放的光环辐射让我们一阵晕头转向。没有哪个神经系统、没有任何生物系统，可以承受得住长时间身处在如

此强烈的能量释放附近。多维辐射场不断延伸出去，一如当初所设计的，一路延伸到卡梭那之路。无质量、精细而巧妙、更重要的是具有致命的杀伤力，这个辐射场在刹那的瞬间就穿越到很远的距离外。光环能量眼中根本不晓得什么叫空间与时间。

卡梭那之路转瞬间已经是死了的。

距离最近的星路在遭逢到那道光束后就扭曲、融化，然后支离破碎，而那些碎片……变成什么也没有了。

正好处于光束路径上的那些遭感染的船只凭着自动控制徘徊在太空中，仅搭载着它们的死者——先行者，以及我希望还有几具尸脑兽。

“我的妻子成功逃离了吗？”我问。

虽然其控制的船舰正忙着对洪魔开战，偏见进逼的声音依然保持平静。“两艘船已离开方舟。其中一艘船自己回报——是霸气号。另一艘船采取隐形模式，身份不明。”

我只能假设那一艘就是衣钵临世。我的妻子显然已成功逃离此地，为此，我感到无比的喜悦，但我的本尊依然活着的消息并没有为我带来喜悦，只有让我感到更强烈、更疑惑的愤怒。他再度犯下忤逆衣钵的滔天大罪，然后呢——一走了之！在面对如此生死存亡的时刻，他居然背弃了我们。

他不再是普罗米修斯战团的一员。

再也不够格当个武侍者。

而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

我们的终点已经近在眼前。我必须离开，以免为时过晚。

“超统级智仆，要我的船舰准备好启程。我将利用光环射击的遗迹来逃脱。”

“你的船正在接近，宣教士。”偏见进逼说。

光环磁场外的星路突然开始往内移动，取代那些受损或被摧毁的。它们已经穿越到我们的巨轮里面。全都进到我们身边、我们的下方，欧米茄光环的实体激烈地抖动着，因为

它被这些星路拦腰斩过、切成碎片。当我的座船试图接近时，也被抛开，撞上光环另一头的那面墙，登时粉身碎骨。

我现在哪里都走不了了，我的命运已成定局。

轮辐和轮毂闪烁了几下，然后就此熄灭。横跨在光环上，曾经被查卡斯称为天桥的那道又宽又高的拱桥，如今也开始弯曲，不断掉落巨型的方块，就像从树上被风吹落的叶子。

偏见进逼的船舰对接踵而来的攻击舰进行最后一次出击，但也无法阻止对方大举进攻，有如摧枯拉朽的庞大战力，光环的毁灭已无可挽回，而光环被压抑的动能可说是帮自己掘开坟墓的最后一击。我们已经能感受到来自我们脚底不断上升的热能。

我们已经尽力了。我再也不会感到迷惑了。古往今来就只能有一位宣教士，即使他真的是一个叛徒，即使他真的是疯了。

我感觉到厚厚的一层层基因印记正在剥离，让位于最底层洋溢着青春与纯真的新生之星·亘古永恒重见天日。我悼念我的父母亲，缅怀可以追溯到数百万年前我所有的架构者祖先，他们的名字我从牙牙学语的阶段就已经耳熟能详，至今依然可以倒背如流……我还来不及念完整段的祈祷文。我的盔甲试图帮我挡住高热、晃动、以及这个房间解体带来的撞击。

我听到我们的智仆纷纷在念它们自己的祈祷文，让人不禁纳闷或许在集体智慧里机器与生物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区别。他们这一世都尽其才、司其职、竭尽所能地有所贡献。

编目者一直待在我身边，与我们一同走向相同的命运，聆听我的自白……

控制室的底部开始崩塌，我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几位指挥官往下掉落，直到再也听不到、也看不到他们——至于他们是否还活着就不得而知了。我抓住了一条狭窄的栏杆，想办法让自己蹬稳——但一无所获。

然而，在我还没开始之前，我看到了远处有个强烈的辐射火光——有艘船越飞越近，在天翻地覆的混乱当中开凿出一道明亮的伤口，势如破竹地朝控制中心裂开且正在融化的墙面冲了进来。当我从一块遭受重创的光环的缝隙钻出来时，我听到一个声音，并立即认出他来。

是查卡斯。

我曾经从光环的废墟中救了他一次。

现在他来救我了。



记录串三十四

智库长

霸气号现在已经远离大方舟好几光年外。穿着几乎没有功能的盔甲，我只能瑟瑟发抖地坐着。在我身边的编目者默不作声；至于它是否还是录音，我并不清楚。

我全身刺痛，周遭的空气闻起来怪怪的。我只能依稀看出那些用智仆基本代码的符号描述些什么事情……我上一次被迫要读这样的符号已经是不知道多久以前的事了。

然后，那些符号的形状变了，转化为我能理解的数据。尽管有星路的干扰，我们的跃迁还算顺利。我只能假设宣教士也成功地逃了出来。

在我们进行跃迁前，我吩咐引导者查卡斯前往小方舟，将我们设法抢救出来的这些生物样本送到那里去。我们排除了重重的困难，总算保全了许多人类，包括那个矮小的弗洛里安人奋起者，以及从癫狂光环上找回来的年轻女性维妮瓦。引导者似乎因此而变得更加地投入、也更为精力旺盛。毕竟还有这么多需要它保护的朋友。

尽管这给了查卡斯莫大的慰藉，我却并未感到一丝欣慰。我们拯救出来的人类数量远远不足。以前从未意识到物种的存亡居然如此脆弱，直到此刻才更加突显这问题的紧迫性。

只是其他相关计划已相继展开，我必须全神贯注在接下来的任务上。

就算孤军奋战，我也必须做我该做的。我相信这世上只能有一个宣教士，但绝不是本尊的那一个。奇怪——怎么这么冷，只觉得头部和胸部、喉咙里，一阵凉意，仿佛我咽下了一堆的冰——就在我下定心意的这一刻！

我早已知道洪魔对银河系打着什么样的主意。从他被洗脑了的眼神、以及孤注一掷的残暴行径，我就已经了然于心了。绝不能让他得逞，不论他的计划为何。然而——我能怎么对付他？要怎样才能阻止他的疯狂行径？看着窗外缓缓转动的星星，耳边传来嗡嗡的声响，看来霸气号已经准备好了，计算好我们下一个跃迁的航行计划，于是我很快做出一个铤而走险的决定。我只剩下最后几张牌可打。我要利用本尊宣教士过去对我的厚爱，我们几千年来激情而亲密的伙伴关系，作为对抗他的武器。

霸气号有我个人的应答码。只要我们使用这些应答码，衣钵临世可能仍然将我们视为一艘安全的船，甚至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同伴。安魂星护盾世界的自动化系统也会接受我，让我得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而不会引发任何警报——或是将我的行踪通报给宣教士知道。虽然这似乎侥幸得让人难以相信。

有两种可能性，而不论是哪一种，我认为成功的机率都极其渺茫。一是我可以混进宣教士的船里——那是一艘相当大的船，霸气号相形见绌。或者，我可以跟随，躲在暗处，一路跟进安魂星——这个他心爱的护盾世界，不但耗费许多时日才打造出来，而他更为了坚持此一防御策略而历尽了万苦。

航线确立了。

我们决定跟下去。



当我们越来越接近安魂星时，我的感受已非所有礼貌的言语所能形容。我鲜少有过如此愤怒、失望或悲伤的感受。

我已决定一路跟踪。而躲在背光处的我们显然没有引起衣钵临世号内部的任何注意。

一艘圣钥舰拦截我们的轨道，识别系统接受了霸气号以及宣教士的战舰，引导两艘船进入一个呈现铁灰色调、曲线造型的庞大结构体，比许多石质行星都还要宏伟，望之令人生畏。这个结构体是在九千年前被运往这里，远在所有帝国行政区之外——架构者任由此地闲置，等待议会决定未来要如何处置先行者的防御系统——我丈夫选择撤退的这个地点曾经是过去用来击败洪魔的一项秘密武器。有了这些据点，他大可以建立比光环速度更快、也更灵活，兼具进攻与防御功能的超膜结构。

宣教士的战略计划兼具规模与巧思，但如今看来更像是葬送所有希望的坟墓——至少葬送了我所有的希望。我们两曾共筑的梦想就是将此打造为普罗米修斯战团的军事行动中心，只不过迫于人类与先行者这两大敌对的力量，以及洪魔的可怕影响，普罗米修斯战团早已失势散落，遭到历史的唾弃。

然而，这个巨大的结构体几乎就是一个完全人造的世界，这个堡垒专为无休止的战争而设计，以其能为光环所不能，至今仍然令人印象深刻。飞过星光照耀的曲线造型，我看到明亮的信标直挺挺地立着，照亮了七颗冰雪包覆的小行星，它们被俘虏至此，等待着被分解，提供它们的重要组成——氢，氦，氧，氮，碳，硅，铝，镍铁，稀土——足以撑起数百万年的供应量。

当这个反射球体旋转到我的船身底下，我也看到了向外延伸出羽状一缕缕的真空能量塔，引进有无限个交错实境

（平行宇宙）的电位……让不计其数个新生宇宙提早夭折，转而供应安魂星世界的能量。奇怪的是，我过去从没察觉到这些宇宙的死亡是多么地残酷与徒劳。所有的先行者技术皆因吸取了真空能量才有可能运作。我自己一生的经历，所有我知道的一切，皆是向宇宙掠夺而来的。

安魂星的功能大部分都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属于不对造物者公开的秘密。当初在设计护盾世界时，就特别将其组成零件分送各处装配，让即使是架构者也无法全盘掌握这些武器装备与功能。只有在这些堡垒服役的武侍者——宣教士心爱的普罗米修斯战团的伙伴们——才得如知最后的结构与配置。

我不知道是否普罗米修斯战团所有剩下的战士们已齐聚在安魂星。当初在试图平息洪魔的骚乱时，有不少战士因而捐躯。少数归附在架构者护卫队的门下。但据我所知，他们大致来说依然相当忠于宣教士。莫非他们最后还是选择回到这里，加入我丈夫的行列？

霸气号被困在一个缓冲能量场里，所有的智仆以及其他内部流程均一并停摆。宣教士不可能冒险让任何一艘有可能遭感染的舰船进入他最后的避难所，不论可能因此要耽搁多久，才能让他实现他残酷的愿景。

一个未来陷入无止尽战争的愿景。

他究竟打算怎么处理他让重组机合成的人类心智精华？难不成他要拿他们来勒索，威胁要折磨他们？

他以为他在耍什么把戏？

我已经开始努力修复他造成的伤害。先是针对在大方舟上的人类，然后是在欧米茄光环上的人类——这两个是在银河系中差异最为悬殊的同类族群——最后除了查卡斯设法抢救出来的那几个人类外，还有被遗留在艾德-特瑞尼星上的那几个族群。唯一值得忧虑的是不晓得艾德-特瑞尼星目前是否已沦陷为火线区。那里可能早已惨遭洪魔蹂躏。

但我们需要我们所能发的一切样本。否则，人类这个物种是否能拯救回来，我实在不抱多大的希望。我传了一则信息给歌绿颂青，内容既简短又明确：把你的圣钥舰飞到艾德-特瑞尼星上，确保那里仅存的任何人类安全无虞，然后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我的选择也在缩小当中。当初我将宣教士送进冥冢，然后将那个冥冢隐藏在艾德-特瑞尼星上时，我计划中的可能性有如千丝万缕的一大球，但如今我的故事似乎萎缩到只剩下一个黑点。我自以为足智多谋。用尽心机，唬过了议会，迷惑了宣教士，与大架构师达成协议……只为了拯救我的样本。只为了保留住多样化的生物，准备好不论面对什么样的银河系，都能永续生存下去。

我们被引到安魂星这个人造世界的外壳。圣堂卫兵以及绝望级反潜猎杀战机像黄蜂一样蜂拥在我们身边。

接下来又是一件让……宣教士……大失所望的事。飞来此地支持他的武者人数竟然如此之少！原本应该已经接待了数十万艘船舰通过外壳结构的入口却依然是敞开着，一望而知只有少数几艘无畏级战舰以及一艘堡垒级战舰，再加上几十艘较小型、较老旧的运输船——有可能是架构者剩余的库存品，原本要报废的破铜烂铁。关于他遭逢危难——可耻地沦为尸脑兽的俘虏、并且遭到虐待——的传言，有可能辱没了宣教士最后的一点声望，甚至让那些曾经崇敬他的支持者为之却步。我为他感到难堪、甚至感到耻辱。但是，绝不怜悯他。对普罗米修斯战团不该有怜悯。只是这么一来，谁将要投效在我丈夫麾下，充当他的属下与副手，谁可以来帮忙维护并筹备安魂星世界？

到底现在这里除了我之外，有谁跟随他吗？

自从我们出发后，我一直没有收到大方舟的音讯——而且多年以来，我也一直没有听到关于被严密保护的小方舟的

任何动静。大方舟音讯全无可能意味着两种可能性——通信再次遭到封锁，或是它已经不再存在了。

根据我所看到的，我怀疑是后者。

编目者现在已几乎完全苏醒过来了，据它表示，它与审判官网络沟通无碍，在这里如果有更大的需求，可以利用保留频道，但至今几乎无人使用。事实上，编目者一直愉快地忙着更新它所有的案件。它离我离得远远的，与一直在指挥中心费神盘算的我没什么交集。

我们紧跟着衣钵临世穿过外壳，然后通过五十公里冷冰冰、没有任何活动的层层结构，通过在圣堂卫兵的零星光束照射下才看得见的巨大圆柱以及拱道，原本应该安装了数千门武器的炮台，如今却只剩下被拆卸得光秃秃的阴影……

通过高速喷流的气体云……

进到活动更为频繁的结构层，冰冷的蓝色和绿色灯火将此处照得通明。

我们继续往更深处前进数百公里。

我一直找不到机会登上衣钵临世。

直到现在我才看清，安魂星真的开始从它长期冰冻的沉睡当中苏醒过来。从这里，不论往哪个方向望去，足足绵延了数千公里远，直到尽头隐没在银绿色的阴霾中，当中展开一片宽广辽阔、天幕高挂的人造景观，几颗小太阳就像是一朵朵绚烂的绿色花朵，其闪跃的强光将此处照得通明。线条分明的山脉上是一块块坚如矿石、闪闪发光的冰晶，造物者若要在此为其样本另创一个庇护所，恐怕还需要相当的热能。看着这个无菌的未完成的风光，不由得感到一阵心痛。不过盘算归盘算，是不会有生物样品被带到这里的。

我只能将这一切塞回我心灵与记忆的深处。此刻我只有一项任务，那就是看着我的丈夫被锁进他的冥冢，连同他所有的罪行一并与世隔绝。

一旦任务达成，我将返回艾德-特瑞尼星。



霸气号连同衣眯临世停靠在一个宽广的圆柱体的一侧，从船坞两个环抱的支架往下骤降一千公里。这个圆柱体可能是一个输送管，用于输送甚至比我们大部分的船舶都还要大的大型武器，不是已经输送到位、就是很快即将送达，在这之后将会封闭这整条输送管，连同所有的入口，而安魂星世界的外壳也将被密封起来。

只是不晓得这些武器是从哪里送来的、或者是否会被安装起来……

走到这一步，我想贸然试图登上宣教士的战舰恐怕是不智之举，实际一点的作法还是先对安魂星的形势好好认识一番。更何况，比起宣教士那艘最近才刚重新设定的战舰，我在这个古老的护盾世界里说不定还能侥幸些。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的如意算盘都还蛮称心如意的。安魂星允许我过关，还有毕恭毕敬的听命型圣堂卫兵——一群挺老旧的非武装自动机器——为我提供没有恶意的护送。

我花了整整三个钟头在一些未完工的楼层里四下走动，这里可能曾经是武侍者驻扎的营区，但现在我只看到由智仆主导的工厂全速生产着——什么？武者外形的机器吗？最后，我终于对他残忍的计划勉强窥出一个梗概。我在冥冢储藏库的前厅中，撞见一个足足有数千年不曾再见到的武侍者——一个普罗米修斯战士！着实让我有些震惊。我从未料到会撞见这样一个我听说早已退役了的人物。这个普罗米修斯战士，换成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如果我没有介入的话。

她的名字是恒久意志。她是在与人类的战争中担任败战之苦的副官，也是居境最顶尖的战略家之一，几乎就跟宣教士同样战功显赫。

她在看到我和圣堂卫兵时的表情相当地自控，但我还是注意到她略微绷紧她睿智而精明的眼睛。

我们相距几十公尺远。“创世者，我们对你的大驾光临深感荣幸、也很惊讶。”她说。

尽管个头小于她相同阶级和官阶的大多数同僚，但她展现出一种极具特色、像猫一样的优雅。她穿着一套简约风格的战斗盔甲：无装饰，无刺钉，柔和的曲线散发出一股安静的力量。

“为什么我丈夫没有人接应？”我问。

这样一个直接的问题不足为奇。但她想必也在自问，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他有人接，创世者。我就是他在安魂星世界里的副官。应他的要求。”

“他显然还有这些机器助阵！”我说着，指向那些工厂。

恒久意志侧身点了个头，无异是承认了。她依然维持礼貌，但仔细地打量着我。

就在这时，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些飞船都是空的，并惊恐地意识到，他最忠诚的普罗米修斯们发生了什么事。“植入机器身的奴仆并不是我预期的。也不是任何一位武者想要的。你支持宣教士的这些计划吗？”

“宣教士是我们的指挥官。”她以略带谨慎的口吻说。她在试探我的口风，试图发掘不仅是我在这里的原因，还有我的长期目标。“我只是个听命的。我不作指挥决策。”

“你什么时候会加入你的同袍……成为一台机器？”我问。

“迟早的事。”她回答，然后不耐烦地吐出一口气，“很快。相信宣教士已经把他认为你该知道的部分都告诉你了。”

“比我知道的还要多。”我说。

“宣教士可以回答得比我更好。”

“是你要求合成人类的心智精华？”我问。

“他们还算可以凑合。”

“他们是重组机径行从我的一个保留区取走——未经我的许可。他将他以前的敌人武器化，安装在这个结构体的核心。这还算得上是一个理性的先行者的行为吗？是一个尊重衣钵的武者做得出来的事吗？”

“没有什么是颠扑不破的。”恒久意志说。“衣钵也包括在内。”直到现在我终于开始意识到她的疑虑有多强烈，甚至可以说是她的不幸。我记得她是一个敏感而可敬的武者；或许可以说服她帮忙。

但是，我必须想出一个强而有力的战略，让她抗拒不了的论证。我很快就想到了。

“自他从火线区归来，所带回的对付洪魔的所谓新策略。就是这个？就是要将自己转变为……机器？”

“宣教士没有料到你会现身。他不知道你在这里吧？”

由于她对作战策略的规划有自己的强势看法，恒久意志过去经常与宣教士发生冲突。我就是要利用这一次她与她的指挥官意见不同的机会，让她至少愿意听一听我的恳求。毕竟要与我的丈夫一起葬身在此的是她，而不是我！

恒久意志开始沿着一个宽阔的走廊走下去，两侧林立着华丽图案的硬光圆柱——这倒是我进入安魂星世界以来见到的第一个，截至目前为止，我看到的都是用先行者的基础材料，毫无雕琢的原始材料打造的。“我最好现在就带你去见宣教士，创世者。我相信他会欢迎这样的一个惊喜。”

“他对他的新武者，普罗米修斯战团有何打算？”大声问她，我的声音回荡在长廊里。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听到我的声音。如果他得知我在这里，他会怎样处置？他大概会做最坏的打算。但他有这么绝望，这么疯狂，要将这个恼人、而且可能具有危险性的我从他的这个圣殿铲除？

“争取战胜，一如既往。”恒久意志背对着我说。

“跟谁而战？”

“你有话要告诉我吗，创世者？我应该知道——需要知道些什么吗？”她的盔甲一抖动，表面有如波浪般起伏。

“也许不必。”我说。“也许你已经明白了。”

“你来这里是为了保护你的丈夫。我所期望的就这么多。告诉我，你会怎么保护他，创世者。”

“宣教士累了。”

“宣教士精力充沛，专心投入。”

“宣教士濒临崩溃的边缘。”

“我没注意到。”她说话的语气已经没那么坚定了。

“宣教士脑子不清楚了。”我说。

“你有什么证据？”恒久意志问，缓缓转头，再次面对着我。她已经违背宣誓，居然愿意放下尊严来听我批评她的指挥官。她想必已经有相当深的疑虑。我一定要一个个点出来，让她的这些疑虑暴露无遗。

“他遭到尸脑兽的审问。”我说。

“我都知道。”

“换成你是尸脑兽，这样一个远古记忆的合体，蕴藏了先行者的记忆与经验——你将如何打造一个能击破先行者防御中心的武器？”

她的眼睛眯得严重。我已经强烈触动她的心弦——而且是让她会勃然大怒的那一个。她的鼻孔一缩，仿佛不想要呼吸和我一样的空气。但她交叉着胳膊，耐着性子听下去。

“一个可敬而勇敢的领导者出乎意外地被送到你的手上。”我说。“一旦被放回去后，将可能为先行者居境带来希望与复兴力量的这样一个领导者。”

“然后呢？”

“尸脑兽狡猾而疯狂，但即便如此，它们还拥有超出先行者知识范围的卓越智力。它无疑已意识到宣教士的价值，提供他妥善的保护，让他当下免于遭到直接同化——然后想办法扭转它们在一万年前面临的情况。”

“原基。”恒久意志说。

“原基。那个经验让他痛苦难忘，甚至将那些事实对我隐瞒了九千年。这样一个生物，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黑暗势力，当然会好好玩弄他最古老的恐惧，以及因为经历一辈子战争、苦难和政治洗礼，而变得脆弱而扭曲的情感。稍微捻一捻，放大——然后再扭曲。”

“普罗米修斯战团数十万年以来向来禁得起那样的压力。”恒久意志说。“酷刑从没能击溃我们这个阶级的成员。”

“他们接受的训练中并没有包括这一个对手。任凭再多的盔甲或训练都提防不了我们造物主的传人。宣教士遭逢到的是一个非常接近神的家伙的讯问……告诉宣教士我们一直相信先驱将衣钵传承给我们，但其实根本没有的一个与先驱有血缘关系的家伙的蛊惑。”

“够了，创世者！我不要听褻渎的言辞，即使是出自你的口中。”

“他有没有带你进入他的计划？把这些来龙去脉跟你讲明白？”

“够明白了。我听令行事，我不作评断。他相信，他将能用这些新成军的普罗米修斯战团来击败洪魔，那些飘零各地的先行者遗族将能生存下去，而这些先行者最终将能团聚在一起。他会召唤他们，然后统率并整顿这些先行者。让安魂星世界成为先行者再度崛起的中心，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这里是传承衣钵的基地。”

“还有呢？”

“宣教士认为，人类一直是一个威胁，早该从一开始就处理掉。”现在，她显得最为困扰、最不愿意继续说下去。

“他将着手一项计划，消灭所有可疑的物种。清除所有危险的星球。将银河系里的各种威胁彻底消灭。再也不让银河系里有任何物种可以起而反抗先行者。”

这样一个说法——仿佛将整个银河系本身当成是一大威胁——听起来相当熟悉，有如挥之不去的梦魇。措辞清晰；颠倒是非，以及恶魔般的纯洁。

“那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宣教士——放眼整个居境里最高贵的武者。”我说。“相信你当然听得出这其中的黑暗本质。你支持他的这个作法吗——全心全意地站在他那边？”

“他是宣教士。是我的指挥官。”

“他被蛊惑之词所击溃了。”

“居境被击溃，创世者。居境遗弃了武侍者——”

“难道这样就意味着所有的生命都活该受折磨，被消灭——只留下先行者？难道衣钵的教诲已经毫无意义了吗？”

她努力维持的最后一层保护壳已经被敲开了。“还是有意义——同时我还肩负着职责，创世者。”

“哪一个责任最重要？”

“衣钵。我始终奉行不渝。”

“那么，我们能为宣教士做的最好的事……就是阻止他，迫使他恢复理智。送他进冥冢。”

“再一次流亡，创世者？来谈谈你对他的责任呢？”

“他不是我的宣教士，恒久意志。他已不再是我的丈夫了。你认为他还是你熟知的那个宣教士吗？还是若非选择了我，原本会是你丈夫的那位武者？”

这刺痛了她。她的保护壳已彻底粉碎，而她这个痛苦的伤口早已结痂，但从来没有愈合过，势必会让她心碎不已。只是武者不会轻易透露自己的情绪。

这么做并不公平。也不光明正大。

但却是不得不然的手段。

“你知道？”她问。

“我提议让他自由，回复他原有的阶级。他拒绝了。”

“他如此深爱着你……”她伤心地说。

“携手合作的话，我们还能救他。”我说。“我们是唯一能拯救他的。而且我们必须救他。依照他目前的情况，或是换成任何人处于他现在的状态下，绝不能让他来控制安魂星世界、或是发动这些普罗米修斯战士。”

我现在已经亮出我所有的牌了。我的甲板上空无一物。我得依靠着来自另一个阶级的一位女性的荣誉感与诚实，以及武者的智慧，而这个女性曾经是我的手下败将，而她不喜欢我，甚至深深憎恶我——长达一万两千年之久。



我现在找上衣钵临世。宣教士还在舰上做最后的准备，将他的指挥中心、他所有的智仆转移到安魂星世界。究竟有多少是我的丈夫未能预见到，准备不周到的？有没有可能他根本想像不到，即使是现在，即使在他已陷入疯狂，也许就是趁着他陷入疯狂，我居然还能够背叛他？

护送我前去的是恒久意志提供、任我全权处置的一具引导者。

“我需要监看宣教士的健康状态，并准备他的安全措施。”当我们往前飘动，来到这艘船的中央通道时，我告诉他们。

“明白了，创世者。”他们一边挥手解开这艘船的检查磁场，我们得以顺利地进入临世。通往安魂星世界得舱口在我们走进后随即关上。我不知道这道门是否会再次打开，是否我还能获准返回。因为连我都还不是完全相信恒久意志会支持我。宣教士生命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骗局。也许这一点也影响了她。

“他坚持要我武装，这是他的保护环节的一部分。”

“可分配到一样武器，创世者。”带头的引导者说。

“要我通报宣教士你的到来？”

“他知道我在此。”

“那就这样吧，创世者。”

安管措施如此松懈，居然只草率检查到几样细节！宣教士如此缺乏对细部的要求，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但我随即领悟了。这里是我丈夫最后的避难所。要叫他相信他在这里根本是漏洞百出、不堪一击，可能已远超出他所可能承受。要叫他相信恒久意志会转而背叛他的计划，与我站在同一阵线上……简直是他所无法想像的。

在安魂星世界，没有什么能、也没有什么会背叛宣教士。

配备给我的武器送来了，微波导向的一把小巧而纤细的等离子束杆——威力非常强大。控制面板嵌入我的盔甲手套，迅速调整为我较小的指距。我检视它的运作方式，要求提供指导；引导者马上指示我的智仆。在我几乎没有注意到的瞬间，我的盔甲很快就上手了。

“宣教士正在他的住房做最后的准备。”它说。“再几个小时，他将会完成衣钵临世的检查程序，并关闭其功能。”

“我相信他仍然在他的船上保留了一间武者冥冢。”

“是的，创世者。”

“准备移转到安魂星世界。”

“遵命，创世者。”引导者停顿片刻。“创世者，宣教士告诉我们，他实际上并不知道你的到来。”

“也许正是他健康状况恶化的征兆。”

引导者根本不知该如何解决这类问题。“他立刻提议召开会议，并传唤他的副官参加。”

我表现出乐见其成的样子，竭力掩饰住我的担心。“请求当然照准。”

一道门在我面前打开，只见里面一片漆黑。我相信这台引导者接下来就是要摧毁我；毕竟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够惊人了，我从没想到会这么顺利，更没指望能再走下去。

没想到，它带我更深入来到宣教士的住宿区。在这里，我只觉得寒冷，空荡荡一片，找不到宣教士企图恢复他流亡前摆设的任何迹象。他只是只身站在安魂星保全系统的部分读数数据前。他的盔甲折叠着摆放，等待他的召唤。

我走进去时，他甚至没有转头。

“吾妻。”他说。“我没想到你居然会来，在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我从他身上感觉到，从他的声音里听得出，那淡淡的怨气其实由来已久，随时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我对我丈夫的义务一定是我最重要的考察。”我说。

“忠诚……是连系住我们的最大羁绊。但显然我做的事让你十分痛心。也有可能你是来这里监看我计划如何处置你的那些人类。”

“没错。”我说。“我只想讨个说法，让我的心灵得到抚慰。”

“请原谅我大胆直言，但在这之前，你一直是将优势的战略地位让给我。”

“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向来都会经过讨论。”我提醒他。

“收取人类的心智精华势在必行。”他坚持。

“你打算如何处置他们呢？”

“人类的心智本质会随着我的普罗米修斯战团去所有地方。现在他们的忠诚度已经没有问题了。他们是我们对抗那些寄生虫唯一的希望。”

“怎么会？”

他直到现在才转身面对我。他的眼眶凹陷，目光空洞。

“他们已经被合成了，你知道。”他说。脸上的皮肤满是皱纹，就像风干的水果皮，看不出倦容，也看不出任何的情绪。如果别的还说服不了恒久意志，也许看到他现在这个模样……？难不成他现在正蓄势待发，沉潜一段时间，享受恢复的过程，然后再来面对他最终极的挑战？

等待风云再起的时机，以健康，强壮——理智之面貌示人？

“你的那些人类将藉由成为一种新型武器而永恒不朽。”他解释说，声音十分低沉。“他们现在是普罗米修斯战团的一份子了——算是我赐予他们的荣耀，虽然他们根本配不上。”

“可是为什么要找上我的人类？”

“即使只是弱不禁风的原始人类，他们保留了惊人的作战本能。很适合改造为令人闻风丧胆的战士。他们的心智精华已被安插到数以千计的普罗米修斯战士体内——而成为一支与洪魔曾交手过的任何武装部队截然不同的军队。”

“所以人类，也就是你的宿敌，将与你昔日的同袍一同分享这一份荣耀。让那些杀死我们小孩的刽子手的心智本质死灰复燃。那就是……正义？”

提起我们的孩子只让他脸色为之一变，但他随即瞥向旁边，仿佛只是被一只无害的小虫子的嗡嗡声害得暂时分心。但他却不屑承认武器。显然他并不认为我构成任何的威胁。

我形同不存在。

“他们将寄生虫带到我们的岸边，现在就拿他们来烧掉那些寄生虫吧。”他说。

我拿起武器。我的手套与面板融合为一体。我们已合而为一：盔甲、我、武器。除了让他长息于集体智慧，重新认识祖先、我们的荣誉、以及我们的历史外，我想像不出能为他安排什么更好的下场。

尽管可能如此，**至少能远离这个宇宙**。现在，他往我这边望过来。现在，他意识到了。

我开火了。螺旋状的正电子闪电将他套住。等离子光束所及之处，不是瘫痪，就是麻痹；最后缠绕住他的脑袋，他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盯着我，丝毫没有有任何惊讶——一个完全无言的表情。

经过一阵无言的抗议后，他终于崩倒在甲板上。即使是现在，我依然纳闷他是否预见这一幕，也做了打算；毕竟他曾经是战略大师，曾经是最佳战术的军事天才。



恒久意志在冥冢里绕着托架周围走动，托架上支撑着陷入昏迷的宣教士以及他折叠起来的盔甲。她的脸色黯淡失措。“宣教士应该休息多久？”她用颤抖着的声音问道。

“你会建议多久呢？”我反问她。我需要让她稳定下来——并且愿意接手下去。

“从这里，我能得知大架构师的那几座设施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否洪魔已经被摧毁了。以及是否你完成了你的复育工作。我们的资源足够让我们等上数千年，如果需要的话。”

让我的那些物种有时间可以逐渐茁壮——直至他们可以开始捍卫自己为止着，生命中总是不时充满了挑战与竞争。

我必须还她一些武者的尊严。“你，在这里，保护他，而不是我。”我低声说。

“你并不是武者。”她说，挺直了腰杆。“从来都不是。”

突然间，面对这奇怪的羞辱——虽然只是陈述事实的一个声明——我迷失了，所有的阴谋诡计无以为继。我觉得几乎抑制不住想要狠狠揍她一顿的冲动。造物者总是得小心翼翼地迂回在与武者的重担之间。我压抑已久的怒气眼看着将整付盔甲紧绷起来。

最后我还是忍住了。

看来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不可能说出什么荒唐话、也不可能得到善了，我对宣教士的爱早已注定成为一种诅咒，即使我们做再多也挽回不了。但我是创世者。我

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做最后的努力，确保衣钵落入合法传承者的手里。而那是宣教士在他的黄金时期同样坚信的事。

如果有谁愿意事奉一个活死人丈夫的鬼魂的话……那就交给恒久意志吧。

“我希望在这里留下我自己的一样东西。”我告诉她。
“宣教士在他最体面的时候也不会反对的。”

恒久意志用更怀疑的眼神看着我。“你要留下什么？”

“如果造物者成功地恢复物种，在银河系中再度繁衍生息，而洪魔消失……如果你遇上上门挑衅宣教士的不速之客，你可以传达给他们一则信息。算是一个保障。”

“什么样的信息呢？”

“是给造访者看的，如果有的话。不用多久我就能将我的基因印记传送到你的智仆系统里。”

“为什么安魂星要接受你的基因印记？”

“你知道宣教士已变成什么样了。”我告诉她。“他随时可能对自己和他人构成危险，即使对方毫无恶意。”

她的目光冷静而锐利——太精明了。

“我留下我自己的印记不只是为了保护安魂星，也是为了保护任何不慎踏入的造访者。”

她彻底盘算了一回。对于目前情况的不确定更让她担心。
“你对你丈夫的忠诚从来就没有受到质疑。”

“从来都没有。这么做对大家都有好处。”我说。“只是绝不能让宣教士控制普罗米修斯战团。”

这又让恒久意志更加为难了。“太复杂了，创世者。你这是要我违抗他的命令？”

我们都已经走到这一步！她居然这时才开始临阵却步。

“他下了什么命令？”

“要我誓死守护安魂星。”恒久意志说。

“那就没有矛盾。”我说。“你必须捍卫爱护你——也必须守护他。我已经看守我丈夫看了一万两千年了。而现在

我的基因印记会帮你看守他，即使在我走了很久之后。”我希望我够了解武者的心态以及战术规划，同时也掌握到他们的指挥架构及职责，才有可能促成这件事。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最后结论。

等待的时刻既漫长又危险。恒久意志一方面将会让自己置于持续竞争的地步。她的对手将会出现在这里，随时随地伴随着她。然而，她终于能独自拥有宣教士，显然这又让她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你相信他可能危及先行者。”她平静地说。

“为了夺取衣钵的传承，他势必会违反衣钵也在所不惜。除非有谁阻止他。他才能再次找到自己。”

我首先注意到她戴着手套的双手松开了。她选择让步了。“有了你的帮助，我们会守住安魂星，创世者。”

她心里确实是以她的指挥官的最佳利益为最大考察。但她的决心也不是毫无瑕疵。

“伟大的武者需要伟大的敌人，创世者。”她说。“请问未来有为我们安排可敬的对手？”

“生命中无时不充满了危险。”我说。

这似乎给了她想要的答案。“那就这样吧。”

“从我的盔甲转移到你的盔甲上，再从你转移至安魂星的智仆上，前后不会超过几秒钟。”

“那就传给我吧。”她说。

我们互触手套。

移转完成。

她会完成所有的程序啰？还是她打了一手比我更好的牌，只是为了让我离开安魂星？

我没有办法知道。

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最后，在我的指挥下武者冥冢组装起来。随着一根光束往上冒，宣教士的下方开始形成一个容器，将他直立抬起，强行将托架挤开。冥冢的许多部分逐渐扩大，塑造出一座由许多碎片组成的巨大球体，而宣教士就立在中央。然后那些碎片再衔接起来。最后的一道裂缝闪现出硬光，然后关闭，彻底封锁起来。

最后，我再也看不到他的脸。他那张狰狞的脸！

我不仅全身上下都感到这么疼痛，而且痛彻心扉！我多么伤心失去我的丈夫！

冥冢随着光柱而不断往上升，并且隐藏在上层舱房其他类似形状当中，来迷惑任何可能会来扰乱这个地方的不速之客，无论是多么难以想像的访客。舱房里充满了深沉的轰隆声，然后是痛苦的嘶嘶气声。

“完成了。”我说。“不久，这个世界就会陷入沉睡。”

圣堂卫兵催我走出舱房，回到交错着走廊与坡道的曲折迷宫，穿过一个个真空室，里头弥漫着从翻滚的岩浆不断冒出来的蒸汽，蒸汽一阵旋转，然后被吸进回收的通风口。

走在最后一个井状通道上方的一道窄桥上，在我还没够到门锁前，我感觉到身后有东西，转头一看，孤零零一座移动迅速的机器，完全不同于任何我曾见过的机器——用它纤细的腿抬头挺胸地跟在我们后面。那台机器的背上搭载了另一台机器，短促地嘶叫了一声，像是昆虫即将要展开它的翅膀……然后其他机器突然现身，许许多多——全都沿着旁边的一条长廊聚集过来，而就在我观看的同时，那条长廊重新塑形，然后封闭起来。我伸手去摸离我最近的一个。

我不晓得这是否就是恒久意志的化身——这台机器冷冰冰的，沉默不语。何其悲惨的命运，但却是相当适得其所。

从安魂星深处，传来空洞、回荡的刺耳磨擦声，我的靴子也感觉到重击的震动，紧接着，从四面八方，流畅而快速

的移动声在骚动着。我赶紧离开，穿越对接我的船的船坞，拒绝观看我弃下不顾的这一切。

霸气号将其舱口密封。编目者和我就指挥中心的位置。我的座船沿一着这个很长的圆柱体往上升，各个楼层在我们通过后立即封闭起来。

圣堂卫兵护送我们通过外部的入口，同样也在我们离去后随即关闭。安魂星已经准备好展开它漫长的等待。我已经做了一切我能做了——只差没毁了我的丈夫，那是我永远无法强迫自己做到的。我希望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

我们终于能获准离开，霸气号如释重负。“真是一个令人提心吊胆的结构体。”它忍不住向我吐露。“我们要按计划进行下一个时空跃迁？滑流真空带跃迁的预算似乎一来到这里后就丰沛得不得了。真是妙了，现在居然有这么多能量可以用。”

“一点也不奇怪。”编目者说。“滑流真空带跃迁跨越数年后便会调整，不论是前进还是后退。所以比方说关于商业用途的法律判决。而大方舟不再存在，几乎所有的先行者跃迁以及通讯均已停止。还有，当地也已经没有使问题复杂化的星路了。”

对于先行者来说，时空显得安静。但如此辽阔也意味着小方舟尚未安置好新的光环。我们可能还没输掉这场与洪魔的竞争。新星宣教士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还活着，在最后的一座方舟上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有指挥部队。

我也还不知道艾德-特瑞尼星的情况。歌绿颂青是否已寻获足够数量的人类，来履行造物者的计划？如果霸气号绕道到小方舟，人类可能就要走入历史的尽头了。不啻是背弃了我数千年来的规划。

一时之间，我陷入优柔寡断的煎熬当中。满脑子竞相出现各种借口。然后我豁然开朗，明白下一步该怎么走了。仿

佛无须经由冥冢、或占卜师、或任何其他中介，我可以感觉到集体智慧……在呼唤我、引导我。

宣教士并非唯一能预见未来的。

“我想传送一则信息。”我告诉霸气号。

“给小方舟，要他们为您的到来做好准备？”

“不。是给所有的先行者船舰。”

“所有——包括那些遭洪魔感染了的船舰？”

“尤其是那些。”我说。“告诉他们，我正在前往艾德-特瑞尼星的路上。告诉我们所有的船舰，我们有终于找到解决洪魔的对策，但必须在艾德-特瑞尼星上装配最后一个要件。”

“我不明白您这么说的目的，创世者。”

几个世纪以来，先行者抛出一个接着一个孤注一掷的策略。但是由于对如何解决洪魔一直抱着错误的观念，驱使先行者——包括我自己在内——一窝蜂地做出反道败德的行为。也许现在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构思出这些念头的极恶本身。

“我们需要给小方舟一点时间。”我说。“多个几天可能就够了。声东击西，想办法分散注意力……让洪魔自投罗网。”

洪魔的组成究竟有多么一致？尸脑兽又有多么一致、多么奇特？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直捣在生物学上一些重大问题的核心。一个在我们进行跃迁时可以帮我分散注意力的问题。而且也许当我们抵达时就已经有了答案。

“但首先。”我说，“我们需要联系小方舟。”

“现在正在尝试，创世者。目的是什么？”

“如果新生之星还活着的话，我们需要他的帮助，帮我们弄到一艘非常重要的太空船。”

“很好。我会立刻发送这则信息。你相信他已幸存下来？”

我答不出来。

少了他，众生的最后一线希望就此破灭。



记录串三十五

引导者查卡斯

我一直在照顾新星宣教士。他的盔甲严重受创，留下伤痕累累，而他至今还没能从在大方舟与欧米茄光环毁灭过程中遭受到的钝力撞击创伤中恢复过来。

我用来救出新星宣教士的这艘卡冈级运输船，在欧米茄光环进行发射后就一直死气沉沉地漂移至今。

我希望能残骸区中找到其他幸存者，将他们救上这艘船，但一直感应不到有任何生还者。而且也没有时间去进一步搜索。看来总计就只有创世者与我在本尊宣教士突袭光环前设法挽救出来的那些样本，我们也只能勉强接受这样的结果了。我们抢救了几百个不同的物种，其中大多都是已经索引标记过的基因合成产物。

我轻轻碰了一下，将这艘顽固、还在复原中、但非常强大的运输船驶离残骸现场，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能量识别信号随时都有可能将我们的敌人吸引过来。

最后，我总算杀出一条路来，远离所有的残骸、舰队，以及一团团断掉损坏、正逐渐松脱的星路。我还为我们的第一次跃迁设计出一套航行计划。

我算是证明了我的价值了吧？



大方舟的残骸在我们后方几十光年外。但是即使以我们这种规模的船舰来说，要赶到任何一个到得了的避风港，依然是十万八千里外的事。而且更令我厌恶的是，驱动器核心已近乎枯竭。光环发射显然耗损掉这艘船最后的储备。

要抵达一个未受感染星系的安全怀抱，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时空门。我们能信赖的时空门已经所剩不多了——很少能幸免于星路的影响。因此我的选择极其有限，不是随便选一个不怎么可靠的时空门、就是根本没得选了。

自始至终，鉴于我眼见的一切，我感受到身为机器的沉重。我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尽管如此，我还是一样主动，还有更奇怪的是，我依然保持忠诚。新星宣教士曾经是我的朋友——这里所谓的朋友有一层特殊的意义，查卡斯喜欢能让他戏弄的家伙。查卡斯戏弄了新生之星，正因为他把这个年轻的先行者骗得团团转，我们现在才会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或者，也许这只是机器内部设定的制约反应，也就是引导者理当要服事先行者。不管是什么原因，我都无所谓了。

趁着我还有空档可以四下留意时，我发现编目者有些损伤，所幸正在复原中。

新星宣教士的皮肤突然呈现出一种有希望复原的颜色。他的智仆与我连线，我们进行了一次诊断，诊断结果相当乐观，他的盔甲同意让他恢复意识。

他的目光在偌大的指挥心里搜寻，先找到我，然后是编目者无法移动的甲冑。

“我们在哪里？”他问。

“已经远离了。”我说。“很快就要开始我们的下一个跃迁。”

“跃迁到哪里？”

“一个随机选中的地点。反正先远离这里，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环顾指挥心里。“我们在一艘运输船上吗？”

“我们搭乘的是卡冈级运输船。”

“你怎么办到的？”

“我足智多谋，正如你所观察到的。只不过，这艘船是由你的妻子以及造物者所提供的。”

“真了不起。改变目的地。”他说。“我有另一个坐标。”

他的盔甲提供我一个新的坐标。一个不存在于我任何一个档案中的坐标。

“我的妻子顺利逃脱了吗？”他问。

“我相信是。”

“逃到安魂星世界。”他说。

“是的。”

“跟随我的本尊。”

“他们是各自单独行动。”我说。

他的表情软化下来。“老朋友。”他说。“我欠你一条命。”

“再提醒你一次。”我说。“当初在艾德-特瑞尼星上时，查卡斯就可以趁你睡觉的时候杀了你，但他没有。”

不知怎的，他居然被我逗笑了。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

“保留区有多少人类存活下来？”

“只有极少数。”

“不够复育失去的那些？”

“不，我认为是不够。”

新星宣教士的脸色一沉，变得十分严峻。他的沮丧与愤怒倒是令人振奋。查卡斯认为，先行者是应该感到内疚，特别是针对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

“我知道创世者会去哪里了。”他说。“一旦她尽了她对我的本尊的职责后。”

“她会回到我的故乡。”我断定。“那里可能还有一些人类。”

“几乎可以肯定是如此。我真希望能跟在她身边……但我们必须找到小方舟，而且要尽快。”

他一声令下。这一次的跃迁不算是特别颠簸，但也不至于像是在草地上散步那样惬意。我们利用所剩不多的核心备料，从距离我们出发位置约一千光年外的一个固定的小型时空门出来。

尽管我不愿承认，但新星宣教士真的是让我刮目相待。他比他的本尊好、也比新生之星，那个有点像是游手好闲的蠢蛋好多了。现在我更开心了，如果一台机器能感觉到开心的话。我也希望，新星宣教士会指派我回艾德-特瑞尼星——如果那里还没有被洪魔占领的话——去寻找创世者，保护她。

故乡啊，我多么想要再一次旧地重游呀。

时空门工作站冷冷清清的。平台以及圆柱状的缓冲区里空荡荡的，有个智仆似乎又老又古怪——但功能完备，运作正常。

它拒绝让我查询信息。因为我未获授权。“它问我们的身份。”我告诉新星宣教士。“为什么这个时空门在大老远的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功能，却不曾使用过？”

“以防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好有个退路。”他说。“大架构师在一万年前偷偷摸摸打造出来的。他非常富裕，但担心我可能会赢——本尊宣教士可能会赢——届时他就必须迅速离开，到一个他不会被追踪到的地方。他给了我到这个秘密方舟的坐标，那里藏了有最后一组光环。显然，他再也不要逃了。

“而现在，这里是属于我们的，不是吗？”

新星宣教士透过我，送上大架构师的坐标。那个上了年纪的时空门智仆表现出松了一口气的样子，并询问是否有更多架构者即将到达。“我们享受服务。”它说。

我不想泼它冷水，只好用机械式的含糊语句回它。我很欣赏它的耐心与忠诚。有一天；我可能也要面对类似的失望场景。

这一趟时空门的旅程更长、也更流畅。果然财富与权力就是有这样的好处。当我们抵达时看到显示屏幕上的画面岂止是惊人、岂止是可怕！

光环到处都是。浩浩荡荡的六座！

至于另一座方舟，同样位于银河系的边缘，却比刚被摧毁的那一座要小，但也够大了。至于这方圆几千光年内，完全没有任何一个遭策反的舰队、星路——或是洪魔的蛛丝马迹。

说不定我们及时赶到了！

我们的运输船无法被识别出来，但由于确认了新星宣教士的身份，我们的待遇马上获得改善，并且获准进入方舟的防卫圈。

我们总算在这里得到庇护，至少眼前可以不必担心了。

我们更新了所有的通信。新星宣教士收到创世者捎来的信息与请求。当我们从船上转移阵地，到方舟上的制图室去检阅光环的准备进度时，他告诉我：“她在艾德-特瑞尼星上。但是，并非只是去拯救人类。她要求了一艘船！事实上，就是这一艘，如果你舍得跟它分开的话。”

“它这一趟航程飞得还算顺利。但是，我们需要先补充滑流真空带跃迁的水晶岩芯，然后才能送去给她。”

“能不能让我飞去艾德-特瑞尼星协助创世者？”我不知道艾德-特瑞尼星上还剩下些什么。我认识的每个人类大概都死了……要不也遭到感染。这一趟返乡之旅恐怕免不了要心情相当沉重。

“不。”新星宣教士说。“她说她想一举歼灭洪魔。”他垂头丧气地说。“我相信她，但我觉得她另有其他动机。除此之外，你这一去就没有希望再回来了。而我需要你。我们必须尽快疏散这些光环。我需要你在现场帮忙，确保疏散顺利。你会帮我这个忙吧，朋友？”

我说我会的。然后新星宣教士便和我分开行事。但在将我们这艘船重新整顿、并且送上前往艾德-特瑞尼星的自动航行轨道前——我联络了附近的一位造物者。

“快点。”我说。“甲板下货舱里有样本，必须尽快转移到方舟上。”

奋起者、维妮瓦、以及其他好几个我不认识的人类都还在船上。

他们可能是银河系里硕果仅存的人类。

编目者与他们同行，它还分不清左右方向。我的机器本能再度让我感到沉重，但我可以肯定我已经感到孤独了。六座大铁锚在蓝色天空中一字铺开。

这种武器列阵不同以往；其目的就在于摧毁一切。这种让宣教士向来戒慎恐惧的真正具有毁灭性力量的武器，终于要释放了。一旦先行者发射了他们的光环，未来就只有机器智能在银河系内幸存下来了。

只有像我一样的存在体才能活着，要不就是寸草不留地屠杀殆尽。

确实是寂寞啊。

记录串三十六

新星宣教士

风雨前的宁静是不可能长久的。

小方舟附近的时空门感应器告诉我们，我们附近的时空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不可避免的。时间很快就会严重陷入混乱，我们也就无法计算剩余的时间。

我最担心的莫过于我的妻子了。

这座方舟拥有我见过规模最大的指挥设施。我不得不承认（也许内心深处也有一点与有荣焉），这座设施可说是架构者空前的成就，不但在完成的时间上创下纪录，他们也针对上一座方舟做出了明显的修正与改善。然而，这座新的方舟还未经实际检测。为了控制这几座较小型的光环，而将这座方舟设计得更易于进行迅速而灵活的调度，而这一切就需要大量的协调工作，导致这些距离的通信可能很快会受到影响。

这些较为新型的光环被设计为可以同时、并且朝各个方向开火；比起旧型的光环，功能更加强大。一旦分散开来，它们的能量将可涵盖整个银河系，彼此的范围重叠，还会相互触发，直到太空中找不到任何一个角落还有未被消灭的洪魔。

唯一不确定的是，透过滑流真空带跃迁的星路是否也将会被歼灭。众说纷纭，有的说会，有的说不会。因此，我们正试图透过当最大数量的星路以及其他先驱结构出现，并占据空间时的一些非常可疑的数据来估算。

这些光环必须尽快疏散各地。我不相信我妻子的虚晃一招会对尸脑兽或偏见之僧产生任何影响。在她离开大方舟前，她要造物者提供我所有的援助，并听从我的命令——也就是议会，或者说议会仅存的那些成员所批准了的命令。她动用她的权威，意有所指地告诉他们，对洪魔的胜利是对衣钵教义的忤逆。显然这是她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才做出来的决定，我怀疑最后扭转局势的重要因素就是我的本尊所立下的那个恶例。



在一艘造物者的船上，我与查卡斯最后一次碰面，同行的还有受托管理其余几座光环的六台引导者。在造物者培育中心已证明它们都足够胜任所担负的职务，而且能立即述职。它们正在准备七座光环的索引器。“我是来为你送行的，朋友。”我告诉查卡斯。“你的新家将会在○四号设施上。我也会给你一个名称。从此，你将不再只是一个向导和助理。你将会是一整座设施的监护人与保护者。你将会被称为三四三罪恶星火。”

查卡斯飘浮在我面前，还在接收供它新任务所需的程序。其他几位引导者也都收到了类似的命名，并且被划分到越来越大的数字。它们的新名字既是预兆，也是为我们的人民——以及我的妻子——写下的墓志铭。如果还能有别条路子，我们会很愿意走。

“就这样。”他说。“结束了吗？”

“你已经陪我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我的老朋友。”我说。
“当初相遇时，我们年轻而无知。这一路走来，我们两个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我们已非吴下阿蒙了，不是吗？”

“我会想起那些美好的日子。”他说。“我希望能从记忆中寻得慰藉。”

慰藉？对一台机器来说，这会多么奇特的一个说法！但我同样也是一种奇怪的方式来对一台机器说话。显然在我的心中——说实话——这台引导者绝不只是一台机器。

“现在，老朋友，我们有历史上——也许是古往今来——最重要的工作要做。说不定你会比我们这里所有现场人士都活得更久。你可能会看到新的银河系诞生。”我停下来，将头别了过去，从方舟的要塞往外看，远眺庞大的海洋以及更远处的铸造厂。“告诉我，查卡斯，如果换成你来选择，在我们看过、经历过这一切……你还会选择发射光环吗？”

他没有回应。我不知道我期待他有任何的回应。这只不过是藉由告别的方式而顺口一问。他的许多记忆都将在抵达新的驻扎地点时以分割协议的缘故而被删除掉，以防万一逻辑瘟疫又重新出现的话。一时之间，连我都开始怀疑他是否会记住这一切。

光环已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六座巨大而致命的环状结构，以及〇七号设施，昔日的那座癫狂光环，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被安置在此。

除了七座引导者外，只有极少数的几位造物者聚集在这艘船的指挥中心。尽管原因不明，但看起来好像其他阶级大部分的先行者都葬身在大方舟上。在这里为数不多的造物者很可能是我们同类中最后的幸存者。

当然还有我的本尊以及我的妻子。

我只能希望……

不过，除了手头的任务外，我已不再去担心我的妻子或是别的事情。这一个钟头以来，调整的预算大幅缩减，只能说是勉强足够。即使远在这里，星路显然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偏见之僧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很惊讶它居然活了下来。它现身在小方舟上，而且毫发未损，不只是让士气大振，更是对我们提供必不可少的一股力量。不知怎的，它排除了一切困难，连同一群相对来说较为小型的船队赶来这里保卫我们。想必是造物者在大方舟毁灭之后召唤它来的。“时空门开口。”这个超统级智仆宣布。“宣教士……我收到偏见之僧的一则加密讯号。它表示毫不宽恕，只说有充分的信心能成功摧毁这座方舟——并要求我加入它的行列。只要我成为它的合作伙伴，它就愿意饶我一条生路。”

“为什么要告诉我？”我问。

“只是以免你还在怀疑我是否已感染上逻辑瘟疫。我还在这里，还跟你站在同一阵线，宣教士。我听候你的差遣。”

这位超统级智仆的投影映现在我眼前，其复杂真的是超出了我所能理解的范围。

“谢谢你。我毫不怀疑。接下来帮忙疏散光环吧。”我下令。

只见在暗无星光的黑夜中逐渐形成极大的一圈紫色，时空门出现了。那些光环开始一个接着一个以庄严雄伟的行列朝那个圈子移动。

最后消失了，一个接着一个在展示惊人的辐射残留后——即将被安置在银河系不同角落。

记录串三十七

创世者·艾德-特瑞尼星

我站在裂谷的边缘，那里曾经是我的造物者观看我们重新演化人类的地方。不远处，歌绿颂青的圣钥舰耸立在干枯的地面上，等待我下最后的指示。

歌绿颂青站在我旁边。歌绿颂青是我仅剩的几位助手之一。大部分不是丧命于大方舟，就是遭洪魔蚕食殆尽。

当我开始意识到我丈夫的意图时，我要她回艾德-特瑞尼星执行一项非常危险的特殊任务，就是确定该星系遭洪魔占领的范围，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设法找出并拯救任何还留在当地的人类。她欣然接下此一任务。现在她的工作终于逐渐有了成效。艾德-特瑞尼星自我上次造访以来一直保持不变，而且也挽回了一些人类。

这里的气氛宁静；整块大陆懒洋洋地徜徉在一波入夏的热浪底下。往东面，我可以一览无遗数公里远的风光。往西部，一大片沙尘暴在天际描绘出一条棕色的地平线。

“时间实在太有限了，创世者。”歌绿颂青说。其实不需要她来提醒我。她在这里的这段期间，只找到了几百个人类，而这四五个族群零星散布在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大多不是垂垂老矣、就是非常年幼。全程只凭借着几

台引导者的帮忙，这几台她特别小心挑选来的引导者现在都禁锢在她停靠在距离圣钥舰几百公尺外的研究船上。

其他一小撮的人类可能是自行找到小方舟。总计这些就是我们所有的自然实体的人类样本。这么多不同种的人类曾经是多么的生气蓬勃，现在却凋零到只剩下最多三或四种。如果没有那么多健康而自然的样板，光凭借我储藏的那些基因样本来进行复育的话，就算不是全然不可能，至少也会让这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在实验过程中，不论到哪个存在着生命的星系里，我一再面临一种顽强的倾向，仿佛超出或在这些生命的肉体范围内，存在着一个能量场或是过剩的精力，为一个活生生的族群提供惊人的韧性，但是只要过了某一个临界点，在遭受极其巨大的损伤与压力后，也可能会因为深受其苦、变得脆弱，最后甚至会走上无可挽回的地步，就像即便曾经熊熊燃烧着的蜡烛火焰，在强风呼啸下，也会不敌而熄灭。

人类可能已经走到这一个临界点了。

造物者肩上的负担何其沉重。没有我们，银河系将是一个残缺不全的荒芜废土，无论从这狼藉的残迹中崛起的势力为何——端视光环是否能有效地发挥其杀伤力——都可能需要数十万年，才能复兴我们过去在探索历程中所见到的荣耀。

“创世者，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我的智仆表示同意。无论是圣钥舰、或是造物者的研究船，都侦测到星路在这个星系的周围成形，可以肯定的是已经出现了一小块，但这无异是预告了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惊喜。可见得洪魔已经上当了。

“我留下来。”我说。“你要离开，带着我们的人类回到方舟上。你宏扬衣体教义，奉行不悖，迄今成就斐然。我在此赋予你我的头衔。”

她十分震惊。“创世者……我不能接受。你依然是——”

“再也不是了。我们的智仆会确认移转。你就是创世者了。没得争论。拯救我们的人类的时候到了。”

“我很困惑，创世者——那你呢？”她在我身边踱步，十分犹豫、而且焦虑不安。她太了解我了，知道我已有计划，但她怎么样也想不出我可能在计划些什么。

“在我们说话的同时，有一艘船正往这里驶来。”我告诉她。“大到足以部署装配工兵，以及创造一个时空门。如果我成功了，那么在这里进行复育的那些物种将会有一线希望，而那是他们早在很久以前就应该被授予的。他们将有机会进入我们的历史、窥见我们的传统、使用我们的方舟。”

歌绿颂青——这位新任的创世者——一动也不动地站着。悠远而低沉的风声，有如叹息似地，在我们身边响起，惆怅而优美；我一直深爱这个世界，爱上它的变幻莫测，爱上它的粗野与残酷。这里自有其绝伦的美感。

“我们言尽于此。这艘圣钥舰将是最后一艘被允许通过的船舰，不久之后会变得有多危险谁也说不定。快点。带我们的人类到新方舟去。照顾好他们；照顾好他。如果我还能再加入你们，我会尽心尽力地服事你，希望能如同你服事我那样地尽心尽力。”

她不愿接受我的安排。“创世者，你已经失去理智！”

“快去。时候到了你自然会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不愿离去。她像是长了根一样牢牢立在这片泥土上。

“快走！”我喝令她。“救救我们的样本！没什么好说了！”

歌绿颂青往后退，先是慢条斯理的，然后跑了起来。

她的研究船腾空，疾驰越过天空，朝圣钥舰的指挥站飞去。

“一路顺风。”我低声说。“祝你们都能永恒不朽。”



在查卡斯的大型运输船毫无预警地来了之后，我有一天一夜都是待在地面上。为了拆卸与重新配置这偌大一艘运输船，我需要亲自在场监督——至少在刚开始的阶段。这段期间我收获良多，颇感不虚此行，但也徒增感伤。动物们纷纷靠了上来。羚羊和角马，水牛和野山羊，都前来查看我。它们几乎不晓得什么叫害怕；人类已经不存在了。一只两公尺高的雷兽用它类似犀牛角的鼻骨蹭了蹭我的手，温柔而有力地告诉我，别在这儿碍事，也许我该移步到别的地方去，别来打扰这片祥和的净土。

“奋起者的那些人类同胞多么以猎杀你为乐。”我低声说。

起风了，夜幕低垂时我蜷缩在我的盔甲里。穿上了盔甲，我看到的是布满了巨型战舰与星路的天空。



旭日初升时，他出现在我面前，陪同在一旁的还有他的三位武者。他们站在我与黄橙橙的太阳之间。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货真价实有形体的真人，但我的盔甲向我保证他们不是我想像出来的。

他就是弗斯科恩仇，海军大臣。而这一切只有一个可能性。是尸脑兽玩的另一个残酷把戏。

“智库长。”他说。才看了他一眼，他已经大步向前，来到我身边。在充足的光线下，证实了我的怀疑。他的脸部因不堪剧痛而扭曲着，严重毁损，斑斑点点的缘故让脸色显得暗沉；但其实他的肌肉已经从内部腐烂到外。

重组机收集到的心智精华已经烙印成为活着的人类的基因印记；而因为遭到洪魔的感染，那些心智精华现在正从躯体内部腐烂出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震惊他居然还能沟通无碍。

“我们获准到这里来等死。那个尸脑兽……”他连连咳嗽，几乎无法恢复他的嗓音。“尸脑兽正在前往秘密方舟的途中，准备吞噬掉任何你们以为已经安置在那里的希望。但它要我们送最后一则信息给你，伟大的母亲。”

他们聚集在我周围。我当下深受感动、同时也震惊不已。他们确实将不久于人世。这就是重组机的残酷暴行；这就是洪魔的蛮横霸道。

“告知我们的尸脑兽是整个洪魔共同意识的集大成，它吞噬了一万颗行星，让整个银河系走向终点。它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他同行的武者们跪在我的脚边，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因为我意识到，透过他们被烙上基因印记的躯体仰望着我，当成是最后一次救赎的异象，把我的脸看成是他们自己的母亲，这张脸是即使他们的子子孙孙在一出生时都会看、并且终其一生都会出现在他们所有最深沉的梦境当中……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低声说，他们以各种方言回应。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知道他们不会骗我。他们会将他们被告知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我会知道是不是真相。“我听着，弗斯科恩仇。”

他挣扎着为这么多陌生的想法发声——用他知道的语言，用他熟悉的字汇。“先驱是可以选择各种不同外形的生命形态，肉体的或精神的，原始的或先进的，进行宇宙探索或是足步不出地局限在他们的世界里……它们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重新进化、死去、重生，探索并繁衍在几百万个星系里……我听到的就是这样，但我听得似懂非懂。”

“我们是你的孩子，智库长。但是，我们也是它们的孩子。而它们数十亿年以来学到的智慧都存放在这个银河系中，只是我们并不知道在哪里。尸脑兽告诉我们一些不可能理解的内容——大部分来自这些星星月亮太阳都还没有以前。

我们不相信会有这样一个时代，但尸脑兽坚持……说它们是有数千亿年历史的生命型态以及活生生的智慧。”

“他们告诉我，由这个智慧储存库所投射的这个巨大的智慧领域，早已为先行者所得知，并且曾经频繁地进出存取其中的信息。真的是这样吗，智库长？”

是集体智慧！我告诉自己。他描述的是集体智慧。这有可能是真的吗？集体智慧竟然是由先驱所创造的？

弗斯科恩仇同行的武者不时发出嘶哑的叫嚣声。他们伸出腐烂的双手，抚摸我的监甲，直接碰触我，碰触我的肉体。我没有退缩，反而伸手去触摸海军大臣百孔千疮的脸颊。

“继续说。”我告诉他。

“尸脑兽并没有比我们更了解全部的真相。这大大小小的这一切早已超出我们的理解。这些被保留下来的知识就隐藏在先驱的建筑当中，数十亿年以来，保留在宇宙的某个角落。”他举起他的手臂，指向明亮的蓝色天空。“也许，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可以找到它。但是，光环一旦发射，不仅整个银河系里有知觉的生命都将毁于一旦，所有这些知识也将会消失。最伟大的知识宝藏就此烟消云散。”

是欧加农！集体智慧就是欧加农！

这个美妙的真相即将被先行者变成一个可怕的事实。而就在不远处，编目者仿佛置身事外地在一旁聆听，聆听此一指控，聆听关于这起可能是滔天罪行的证词。

如果光环开火了，我们无异是扼杀了我们自己的灵魂！

“我会将信息传送出去。”我告诉弗斯科恩仇。

他想要大笑，嘴唇却不听话地裂开了。“你不理解我，智库长。光环的辐射效果已经可以感受到。”

我盯着这一圈形状悲惨的人类，怎么样也不愿接受这残酷的事实。

海军大臣举起他的双手，抱了我一下，然后就松开了，垂落在他的膝盖上。他试图挤出一抹微笑。鲜血从他裂开的嘴角淌下来。这不是一个慈祥的笑容。倒像是狼一样的笑容。

“光环即将发射。”他说。“此刻正在发射中。**已经发射了！**”

在勉强挤出一个痛苦的鬼脸后，他松垮不成形的脸孔往前倒在泥巴和草堆中。他的鲜血又回到土壤中。其他人想要唱颂，却只发出像临终前的低沉嚎叫——听起来像是一首古老的战歌，或者只是尸脑兽在传送最后一则信息。

它的笑声越过数千光年的距离来纠缠我。

不到几分钟内，他们就都死了，但不是因为受到光环的影响，光环的效应还没波及我，还没波及这个星系。所以他们不是死于光环的辐射效应，而是死于尸脑兽的残酷之手，利用他们来体现它要传递的信息。给我一个血淋淋的警告：胜利的果实并不是甜蜜的，我们的罪将永远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我们不是、也永远不会是衣钵的传承者。

而且我们即将要毁灭宇宙中最伟大的一样东西。

我召唤编目者过来。“审判官网络畅通吗？你可以上线吗？”

编目者确认可以进行通信。

“我需要传送最后一则信息给方舟上的新星宣教士。你来见证。”

“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智库长。”

“告诉他们我们所听到的。告诉他们，我相信那是真的。”

我想到了宣教士，他还深锁在他的冥冢内。如果集体智慧被破坏，那么我就是将我丈夫逼进永恒的黑暗与无声当中，只有他自己的愤怒与疯狂与他为伴。

信息成功地传送出去。

眼看着我们那艘威风凛凛的大型运输船裂成碎片，并且一头钻进深处，我周遭的地面为之天摇地动，而我伴着那几个可怜的人类的遗骸，顶着午后阳光的暑气，毫无遮掩地在枯干的草地上等候着。这艘船的残骸将深入地底成为矿藏，并以这片庞大的热带草原为原料，打造出数公里绵延不绝的时空门。可能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整个过程持续到我走了以后很久，甚至在这个世界的演化出现另一番气象之后许久都还在进行着。但这是值得的。

届时是谁来使用这道时空门？

谁还能活着回到这里？他们会怎么看我埋葬在此的这台机器？我知道是谁，是我一生都在为之奋斗，抗争了如此之久，是我现在就能明白看出最终将会、而且必须继承衣钵的人类。我只能希望，他们终将幸存下来，等到他们打算回到故乡的那一天，他们会找到这个时空门，并经由这里前往方舟——以便他们在这个银河系中找到他们应有的地位，以及最后终于由他们承袭的重大责任。

他们是我仅剩的孩子。他们必须重新讨回自己与生俱来的名分。

太阳西行。空气涡旋由地面挟带灰尘向空中飞舞，温度也跟着降低。食肉动物和食腐动物前来，却对我视而不见，也避开了武者的尸体。长日将尽，天边留下最后一抹灰色与橙色的光芒，很快就要让位给墨黑的夜晚。空气十分寒冷，天空稳定而晴朗。似乎从没见过繁星数量这么多，照得这么亮

也从不曾如此深刻地烙印在我的眼底。

记录串三十八

新星宣教士

是时候了。每一座设施都已分送到银河系内的战略位置。

方舟上若隐若现地耸立着一座要塞，现在充当作一个实际的指挥中心，分享偏见进逼所有的资源。号令一出，就再也不能撤消。通信路径里异常地安静。

几乎没有任何的动静。

许多问题仍然没有答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洪魔的威力以及先驱重新被唤醒的强大力量即将被毁灭。这几座光环的光束能量不可能比光速慢，因此最后势必将以接近无限的速度传播开来。目前，我们的两座光环已回报有预回声，表示已启动不只一座光环进行能量释放了。

我还有什么选择呢？

在某处，某时，我已经下了这个命令……

偏见进逼送来各地更多残破的、零散的、绝望的信息——有来自个别战舰，有来自遭消灭大半的舰队幸存者，前哨阵地终于可以送出数据，现在滑流真空带跃迁已恢复神秘的解放状态。

其中一则信息声称来自创世者，但有很高的概率是假的。毕竟，信息里署名是智库长。她不会愿意用这个名字来签署在信息里，至少在给我的信息里不会如此。

没什么可说的了，没办法回应他们要求协助、迫切需要紧急关注、希望能有一个与居境剩余区域连络的最后机会；或是让他们有时间进行维修、移往他处避难的求救声。

我只能扛起全部的责任。这是我下的决定。

“要不要暂缓？”偏见进逼问。

“不能再耽搁了。”我说。

“最后一次检查，计数十秒钟。○四号设施——以下称为阿尔法光环——将开始释放能量，其次依序是其余几座设施。一旦它们的辐射场相交后，光环将进行发射。”

接下来还有许多的细节琐事，全都由偏见进逼巧妙地处理完毕。这位超统级智仆已经指挥最后一支舰队回到防线，迎头痛击偏见之僧与尸脑兽——以及一支洪魔舰队，不但船坚炮利，而且每一艘的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场战斗将能适时地耽搁我们的敌人，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已经启动的程序。讽刺的是，在这场致命的行动中，执行的过程却是如此的优雅、如此的尽善尽美。这将是武者史上、也是先行者史上最为气势磅礴的一场联合军事行动。进行到目前为止毫无瑕疵可言。

我们一定会感觉到连带的效应，只是究竟有多激烈，没有人能断定。从未有过这样大的能量一次同时释放出来。我按下启动板，然后闭上双眼。

“请原谅我们。”我说。

尽管说过了。

会一直说下去。



记录串三十九

三四三罪恶星火·O四号设施上

在尽完我的责任后，我有连续几个小时都在设法听取所有的通信，聆听最后的声音。频道上空荡荡的，完全没有动静。

如果是由我来做决定，我会不会发射光环？

反正又不是我来做决定，想那么多干么。曾经有人做过，但效果荒腔走板，最后只留下模糊的痕迹——如同幽灵一般。

我倒是注意到最后一段通信内容，远在下方一大片浓密的云雾当中——也许是一个孕育天体的地方。一个早熟的新文明直到现在才找到它的发声管道，幸运地躲过先行者和洪魔……传送出它的第一个怀着哀思、但同时也充满希望的信号。

呐喊着迫切需要关注。注意我们！

我不明白他们想说什么。不知道他们可能长什么样子，无法想像他们可能会做什么，如果他们出生在更为幸运的时代。

然后……即使是这个年轻的声音也消失了。

他们做了这件事。我们已经做了这件事。究竟接下来还有什么？

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已经启动了的内部流程开始抹去我部分的记忆，隐瞒住一些秘密，不让我知道我的过去。

我努力想要抗拒，但已经是在所难免了。我试图守住历史，但那部分的记忆硬是慢慢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现在派驻的新岗位——我的新用途。

至于我的银河系已经死了。

我是机器。

我叫查卡斯。

我是人类。

我叫三四三罪恶星火。

我永远无法理解先行者。

而他们也永还不会理解我。

但是现在……但现在——

只有静默。

谢辞

特别感谢《光环》的创作者，以及了不起的343团队——
恭喜成功完美打造一个世界！

——葛瑞格

343 Industries希望能在此感谢葛瑞格·贝尔、斯科特·戴奥索、詹姆斯·弗伦凯尔、斯泰西·海格-希尔、乔什·科尔文、布赖恩·考斯基、马特·麦克洛斯基、惠特尼·罗斯、邦尼·罗斯-齐格勒、克里斯托弗·施勒夫、罗布·塞姆西、马特·斯凯尔顿、菲尔·斯宾塞、卡拉·吴以及詹妮弗·易。

若非343 Industries员工惊人的努力，这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此要特别感谢：尼古拉斯·“斯巴达”·布维尔、克利斯汀·芬奇、凯文·格雷斯、格伦·以色列、泰勒·杰弗斯、卡洛斯·纳兰乔、蒂凡尼·奥布莱恩、弗兰克·奥康纳、杰里公尺·派顿诺德、布莱恩·里德、克瑞尼·罗宾逊、肯尼斯·斯科特，以及琪琪·渥夫基尔。

关于作者

撰有包括《船体零三》、《时间尽头的城市》、《永世》、《移动火星》等超过三十本科幻与奇幻小说的作者。曾两度荣获雨果奖，五度荣获星云奖，他是唯二在星云奖每一个类别均曾经获奖的作者之一，被《终极科幻百科全书》誉为“硬科幻小说最佳制造机”。

托尔出版公司将他的故事搜罗为完整的合集。贝尔曾任职于政治与科学行动委员会，并担任政府机构与企业的顾问，协助解决从国家安全到私人航空企业的问题，以及新媒体与视听游戏的发展。他最近一项任务是与尼尔·史蒂文森以及速伯泰公司的一项叫“The Mongoliad”的长期合作案，发展出一个可以在包括 iPhone、iPad和Kindle等多个平台上发展的互动连载小说。



